

夷  
堅  
志  
一



夷 堅 志

洪 邁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 重刻宋本夷堅志甲乙丙丁四集序

夷堅志甲至癸二百卷。支甲至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四甲四乙各十卷。總四百二十卷。見陳振孫書錄解題。明以後流傳甚罕。胡應麟博極羣書。祇據王景文夷堅別志序。知其義例而已。四庫所收支甲至支戊五十卷。民間頗不易得。所通行者。有明仿宋刊分類夷堅志五十卷。蓋宋人摘錄之本。坊刻二十卷本。雖從原書摘出。又出分類本下。是不但全書不存。卽正集二百卷。若存若亡者。亦數百年。阮文達得宋刻甲至丁八十卷。影寫進呈。阮氏得之吾郡。嚴久能。後歸吳門黃蕘圃。蕘圃歸于汪閔原。閔原歸于胡心菴。余從胡氏得之。中有玉蘭堂印。衡山文氏舊藏也。列子曰。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夷堅之名。蓋取諸此。自來志怪之書。莫古于山海經。按之理勢。率多荒唐。沿其流者。王嘉之拾遺。干寶之搜神。敬叔之異苑。徐鉉之稽神。成式之雜俎。最行于時。然多者不過數百事。少者或僅十餘事。未有卷帙浩汗。如此書之多者也。雖其所載。頗與傳記相似。飾說剽竊。借爲談助。支甲序已自言之。至于文思雋永。層出不窮。實非後人所及。自甲志至四甲。凡三十一序。各出新意。不相複重。趙與峕賓退錄。節錄其文。推挹甚至。信乎文人之能事。小說之淵海也。琴希洪君。搜刻先世遺書。不遺餘力。聞余得是書。寓書德惠梓行。因付手民。以塞洪君之意云。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陽月。歸安陸心源撰。



夷堅甲志目錄

第一卷十九事

孫九鼎

寶樓閣呪

鐵塔神

劉廂使妻

冰龜

冷山龍

酒甕香龜

犬異

王天常

韓郡王薦士

第二卷十四事

張夫人

柳將軍

三河村人

觀音偈

天台取經

阿保機射龍

熙州龍

僞齊咎證

石氏女

黑風大王

宗立本小兒

齊宜哥救母

鼈報

陸氏負約

謝與權醫

神告方

武承規

第三卷九事

萬歲丹

陳氏負前夫

段宰妾

祝大伯

邵南神術

第四卷十六事

鄭鄰再生

鼠報

陳苗二守

玉津三道士

張彥澤遁甲

趙表之子報

詩謎

崔祖武

李辛償冤

李尙仁

竇道人

鄭氏得子

吳小員外

李乙再生

宋叔海夢缺

愈一公

水府判官

侯元功詞

孫巨源官職

項宋英

第五卷十九事

宗回長老

陳國佐

許叔微

人生鼈

閩丞廳柱

蔣通判女

劉氏冤報

蛇報犬

蔣保亡母

方客遇盜

陳五鯁報

驛舍怪

胡克已夢

江心寺震

義鶻

巾山菌

陳良器

黃平國

皮場大王

葉若谷

江陰民

蔣寧祖



李氏乳母缺

林縣尉

第六卷十三事

史丞相夢賜器

李似之

宗演去猴妖

絳縣老人

張謙中篆

倡能詩

周史卿

第七卷二十事

蔣員外

法道變餓鬼

張屠父

龍翔行者缺

趙善文

俞一郎放生

胡子文

福州兩院燈

黃子方

鳳池山

猾吏爲姦

李少愚

張佛兒

陳承信母

蔡真人詞缺

劉粲民官缺

不葬父落第

島上婦人

仁和縣吏

金釵辟鬼

熾盛光呪

第八卷十七事

吳公誠

佛救宿冤

永福村院犬

南陽驛婦人詩

劉氏子

黃山人

閉糴震死

梅三犬

羅鞏陰譴

禍福不可避

查市道人

周世亨寫經

搜山大王

海大魚

金四執鬼

京師異婦人

金剛靈驗

王彥楚夢中詩

潘璟醫

饒州官廨

不孝震死

安昌期

海馬

第九卷十四事

鄒益夢

花果異

絢紡三夢

俞翁相人

惠吉異術

張琦使臣夢

蔡振悟死生

第十卷十九事

桐城何翁

紅象卦影

草藥不可服

賀氏釋證

盤谷碑厄

王李二醫

黃履中禱子

黃司業夢

宗本遇異人

卓筆峯

周濱受易

許氏詩識

龐安常鍼

譚氏節操

南山寺

昌國商人

孟溫舒

盜敬東坡

惠兵啫聲

觀音醫臂

佛還釵

歐十一

第十一卷十八事

梅先遇人

瓦隴夢

陳大錄

李邦直夢

張太守女

張端慤亡友

五郎鬼

何丞相

橫山火頭

鬼呼學士

廖用中詩戲

李八得藥

佛救翻胃

食懈報

促織怪

蔡衡食鱸

趙敦臨夢

大庾震吏

六鯉乞命

東坡書金剛經

潘君龍異

松江鯉

第二十卷十五事

林積陰德

雷震石保義

縉雲鬼仙

京師道流

汪彥章跋啓

高俊入冥

誦天尊止怖

向氏家廟

第十三卷十八事

秋僞卦影

傅世修夢

楊大同

婺源蛇卵

鄭升之入冥

林氏富證

食鱸戒

亘和宮人

倉卒有智

六合縣學

鼠壤經報

僧爲人女

死卒致書

樊氏生子夢

董白額

鄭氏女震

黃十一娘

謝希旦

范友妻

馬簡冤報

了達活鼠

第十四卷十八事

開源宮主

王刊試卷

吳仲弓

董氏禱羅漢

舒民殺四虎

張十三公缺

鶴坑虎

許客還債

潮部鬼

第十五卷十七事

盧熊母夢

婦人三重齒

陳昇得官

魚顧子

漳民娶山鬼

楊暉入陰府

芭蕉上鬼

王夫人

妙靖鍊師

蕪湖儲尉

蔡主簿治寸白

黃主簿畫眉

建德妖鬼

薛檢法妻

馬仙姑

賈思誠馬夢

伊陽古餅

犬齧張三首

應聲蟲

豬精

羅浮仙人

方典薄命

第十六卷十五事

衛達可再生

車四道人

李知命

碧瀾堂

二兔索命

雷震二蠻

陳尊者

淨居巖蛟

晁安宅妻

她王三

辛中丞

沃焦山寺

毛氏父祖

郁老侵地

女子穿溺珠

光州墓怪

戴氏宅

蒲大韶墨

升平坊官舍

鄭峻妻

吳公路

第十七卷十五事

土偶胎

人死爲牛

解三娘

孟蜀宮人

徐國華

巴蕉精

陳茂林夢

峽山松

第十八卷十六事

楊靖憤冤

赤土洞

晏氏媼

化成寺

永康娼女

倪輝方技

夢藥方

魚腹佛頭

清輝亭

姚仲四鬼

張德昭

楊公全夢父

席帽覆首



林孝雍夢

資州鶴

邵昱水厄

余待制

趙良臣

東庭道士

第十九卷十四事

僧寺畫像

玉帶夢

邢氏補頤

穢跡金剛

晦日月光

楊道人

郝氏魅

宋應辰

乘氏疑獄

李舒長僕

天津丐者

貢院小胥

黃氏少子

恩穉所穉院

毛烈陰獄

誤入陰府

飛天夜叉

沈持要登科

陳王猷子婦

王權射鵲

木先生

王壁魁薦

鄧安民獄缺

曹氏入冥

義夫節婦

融州異蛇

靈芝寺

太山府君

鹽官孝婦

斷妬龍獄

葵山大蛇

一足婦人

# 夷堅甲志卷第一十九事

宋 洪邁撰

## 孫九鼎

孫九鼎字國鎮。忻州人。政和癸巳居太學。七夕日出訪鄉人段浚儀於竹柵巷。浚汴北岸而行。忽有金紫人騎從甚都。呼之於稠人中。遽下馬曰。國鎮久別安樂。細視之。乃姊夫張煒也。指街北一酒肆曰。可見邈於此少從容。孫曰。公富人也。豈可令窮措大買酒。曰。我錢不中使。遂坐肆中飲。啗自如。少頃。孫方悟其死。問之曰。公死已久矣。何爲在此。我見之。得無不利乎。曰。不然。君福甚壯。乃說死時及孫送葬之事。無不知者。且曰。去年中秋我過家。令姊輩飲酒自若。並不相顧。我憤恨傾酒壺擊小女以出。孫曰。公今在何地。曰。見爲皇城司注祿判官。孫喜卽詢前程。曰。未也。此事每十年一下。尙未見姓名。多在三十歲以後。官職亦不卑下。孫曰。公平生酒色甚多。犯婦人者無月無之。焉得至此。曰。此吾之迹也。凡事當察其心。苟心不昧。亦何所不可。語未畢。有從者入報曰。交直矣。張乃起偕行。指行人曰。此我輩也。第世人不識之耳。至麗春門下與孫別。曰。公自此歸。切不得回顧。顧卽死矣。公今已爲陰氣所侵。來日當暴下。宜毋喫他藥。服平胃散足矣。旣別。孫始懼甚。到竹柵巷見段君。段訝其面色不佳。沃之以酒。至暮歸學。明日大瀉三十餘行。服平胃散而愈。孫後連蹇無成。在金國十餘年。始狀元及第。爲祕書少監。舊與家君同爲通類齋生。至北方屢相見。自說茲事。

柳將軍

蔣靜叔明宜興人爲饒州安仁令邑多淫祠悉命毀撤投諸江且禁民庶祭享凡屏三百區唯柳將軍廟最靈未欲輒廢故隱然得存廟庭有杉一株柯幹極大蔽陰甚廣蔣意將伐之日晝臥琴堂中夢異人被甲乘馬叩塔而下長揖言曰吾姓木卯氏居此方久矣幸司成賜庇不敢忘德後十五年當復來臨覺而知其爲神但不曉司成爲何官頗加歎訝因置木不伐仍繕修其堂宇逮秩滿詣廟告別留詩壁間曰夢事雖非實將軍默有靈舊祠從此煥古檜蔚然青甲馬霄中見琴堂臥正冥留詩非志怪三五扣神扃今刻石尙存後十五年乃自中書舍人出鎮壽春江寧鈐轄江東安仁實隸封部入爲大司成至顯謨閣直學士而卒

寶樓閣呪

袁可久嘗教其弟昶以寶樓閣呪昶不甚深信然旦起必誦三五十遍初未知其功效也紹興三年夏肄業府學方大軍之後城邑荒殘直齋卒汪成每番宿室中必夢魘達旦方已無一夕安寢成殊以爲苦或詢其所見云被人掉髮欲加箠故呼叫拒之昶令徙于己房猶不止同舍生惡其妨睡共議遣逐昶試書呪語貼于柱此夜晏然由是一齋妖祟絕跡其呪語卽所謂唵摩尼達哩吽撥吒八字但世俗所傳訛謬寫皆從口而亦不得其音要當取大藏中善本元初譯師言爲證自有大功昶因悔昔慢始篤奉之祕其

事三事皆孫九鼎言孫亦有書紀此事甚多皆近年事

### 三河村人

張維字正倫。燕山三河人。家君初出使至太原。維以陽曲主簿館伴。嘗言宣和乙巳歲。同邑有村民。頗知書。以耕桑爲業。年六十餘。一夕驚魘而覺。戰栗不自持。謂其妻曰。吾命止此矣。妻驚詰其故。曰。適夢行田間。見道上有七胡騎。內一白衣人乘白馬。怒色謂我曰。汝前身。在唐爲蔡州卒。吳元濟叛。我以王民治。豈爲汝所殺。我銜恨久矣。今方得見。雖累世猶當以命償我。乃引弓射中吾心。因顛仆而寤。吾必不免。明日當遠竄以避此患。妻云。夜夢何足信。汝妄思所致耳。老父益恐。未旦而起。其家甚貧。止令小孫攜被。欲往六十里外一親知家避之。行草徑三十餘里。方出官道。又二里許。遇數人與同行。忽有騎馳至。連叱衆令住。行者皆止。老父回視。正見七騎。內一白衣人騎白馬。宛如夢中所覩。因大駭。絕道亟走。騎厲聲呵止之。不聽。白衣大怒曰。此口交加人。遂鞭馬逐之。至其前。引弓射中心。應弦而斃。七人者。皆女真也。

### 鐵塔神

蔚州城內浮圖中有鐵塔神。素著靈驗。郡人事之甚謹。契丹將亡。州民或見其神奔走于城外。亟詣寺視之。神像流汗被體。雖頗驚異。然莫測其故。至夜神見夢于寺主講師曰。吾奉天符。令拘刷城中合死人。連日奔馳。始克就緒。來日午時。女真兵至破城。城中當死者一千三百有畸。而本寺僧四十餘。和尚亦在籍中。吾久處茲地。平日仰師戒德。輒爲以它名易之。詰旦從此而逝。庶萬一可脫。講師旣寤。以語寺衆。皆笑其妄。遂獨挈囊登寺後山顛避之。行約五里。忽憶所遺白金盂。復下至寺。適有修供者。衆競挽留之。曰。和

尙聰明如此。願乃信夢。今檀越在此。正欲和尙升堂演法。無故捨去。則此寺不可爲矣。況邊上不聞有警。勉徇衆意。齋罷而行。亦何晚耶。僧不得已。遂升堂講畢。各就食。方半。有報女真自草地至。卽圍城。城素無備。不可守。頃刻而陷。僧蒼皇失措。不暇走。兵已大掠城中。人與寺僧死者。如神告之數。講師亦不免。

觀音偈

張孝純有孫五歲不能行。或告之曰。頃淮甸間一農夫。病腿足甚久。但日持觀世音名號不輟。遂感觀音示現。因留四句偈曰。大智發於心。於心無所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農夫誦偈滿百日。故病頓愈。於是孝純遂教其孫及乳母齋絜持誦。不兩月。孫步武如常兒。後患腿足者誦之皆驗。又汀州白衣定光行化偈亦云。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凡人來問者。輒書與之。皆於後書贈以之中四字。無有不如意。了不可曉。

劉廂使妻

金國興中府有劉廂使者。漢兒也。與妻年俱四十餘。男女二人。奴婢數輩。一日盡散其奴婢從良。竭家貲建孤老院。緣事未就。其妻施左目。以鐵杓剜出。去面二三寸許。方舉刀斷其筋脉。若有物翕然收睛入。其目儼然。如是者三。流血被體。衆人力勸而止。明日舉杓。目已失所在。不克剜。又明日復如故。精明異常。衆皆駭而憐之。爭施金帛。院宇遂成。時金國皇統元年。卽紹興十年庚申也。

紹興丁巳歲。僞齊濟州通判黃睦。死三日復蘇。言有數人追之。往一公庭。見服緋綠人坐云。差汝押僧五百人至五臺。吾辭以家貧多幼累。不可行。左右吏前曰。可差李主簿代之。兼它非晚自有差使。復遣元追人送歸。故得活。後兩日。本州山口縣報帥司差李主簿赴州點視錢糧。舍縣驛中。一夕落枕暴亡。睦心知其代已死。爲盡送終之禮。居一歲。忽沐浴易衣。告妻子曰。今當別汝。緣官中差我往天台取經。我平生得力者。緣看了華嚴經一遍。語迄。瞑目而逝。

### 冰龜

戊午夏五月。汴都太康縣。一夕大雷雨。下冰龜亘數十里。龜大小不等。首足卦文皆具。

### 阿保機射龍

阿保機嘗居西樓。夜宿氈帳中。晨起見黑龍長千餘丈。蜿蜒其上。引弓射之。卽騰空夭矯而逝。墜于黃龍府之西。相去已千五百里。才長數尺。其骸今見真金國內庫。蕃相陳王悟室長子源嘗見之。尾鬣支體。皆具雙角。已爲人截去。云與吾家所藏董羽畫出水龍絕相似。謂其背上鬣不作魚鬣也。

### 冷山龍

冷山去燕山幾三千里。去金國所都五百里。皆不毛之地。紹興乙卯歲。有二龍不辨名色。身高丈餘。相去數步而死。冷氣腥焰襲人。不可近。一已無角。如被截去。一額有竅。大如當三錢。類斧鑿痕。陳王悟室欲遣人截其角。或以爲不祥。乃止。先君所居。亦曰冷山。又去此四百里。

熙州龍

戊午夏熙州野外灤水有龍見三日初於水面見蒼龍一條良久卽沒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兒雖爲龍所戲弄略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熙州嘗以圖示劉齊劉不悅趙伯璘曾見之

酒甌香龜

徽廟有飲酒玉駱甌大四寸計貯酒可容數升香龜小如拳類紫石而瑩每焚香以龜口承之煙盡入其中二器固以黃蠟遇游幸必懷以往去窆蠟卽甌出酒龜吐香禁中舊無之或傳林靈素所獻也

僞齊咎證

僞齊受冊之初告天祝版吏誤書年號爲靖康又純用趙野家廟器識者以爲不祥卒爲金人所廢又作紙交子自一貫至百貫右語云過八年不在行用至其年被廢其數已兆矣

犬異

金國天會十四年四月中京小雨大雷震羣犬數十爭赴土河而死所可救者才一二耳

石氏女

京師民石氏開茶肆令幼女行茶嘗有丐者病癩垢汙藍縷直詣肆索飲女敬而與之不取錢如是月餘每旦擇佳茗以待其父見之怒不遂去笞女女略不介意供伺益謹又數日丐者復來謂女曰汝能啜我



殘茶否。女頗嫌不潔。少覆于地。卽聞異香。亟飲之。便覺神清體健。丐者曰。我呂翁也。汝雖無緣。盡食吾茶。亦可隨汝所願。或富貴或壽皆可。女小家子。不識貴。止求長壽。財物不乏。旣去。具白父母。驚而尋之。已無見矣。女旣笄。嫁一管營指揮使。後爲吳燕王孫女乳母。受邑號。所乳女嫁高遵約。封康國太夫人。石氏壽百二十歲。

### 王天常

元豐中。京師有富人王天常。高魯王家壻也。一夕夢二急足追至一處。令閉目露坐。無得竊窺人物。吾檢會文字畢。當復來。旣行。天常回顧。見門闕甚偉。榜曰三坤城。庭下桎梏者頗衆。皆僧道尼。亦有獄吏衛守。復坐移時。急足至。令同行。趨入公府。主者朝服坐。衆吏侍立。問何處來。答曰。京師一吏稟曰。誤矣。所追王天常。非京師人。當速令此人歸。天常見他吏乃故友。死已年餘。賫抱一大冊。降堦相揖道舊。曰。公可亟去。此非世人所處之地。問冊中何事。曰。記世間生死者。天常再三欲視已事。吏辭不獲。遂開一葉。但見某年月日。以一刀死。急掩卷。令人送出。旣寤。爲親戚言之。恐懼非命。積憂成勞疾而終。後人思之。一刀蓋勞字也。右二事趙伯璘言

### 黑風大王

汾陰后土祠。在汾水之南四十里。前臨洪河。連山爲廟。蓋漢唐以來故址。宮闕壯麗。紹興間陷虜。女真統軍黑風大王者。領兵數萬。將窺梁益。館于祠下。腥羶汗穢。盈積如阜。不加掃除。一夕乘醉欲入寢閣。觀后

眞容且有蝶瀆之意。左右固諫弗聽。率十餘奴僕徑往。未及舉目。火光勃鬱。雜煙霧而興。冷逼於人。立不能定。統軍懼急趨出。殿門自閉。有數輩在後。足蹙爲關闔。翦斷。統軍百拜禱謝。乞以翼旦移屯。至期天宇清廓。杲日正中。片雲忽從祠上起。震電注雨。頃刻水深數尺。向之糞汙。蕩滌無纖埃。統軍齋潔致祭。捐錢五萬緡以贖過。士卒死者什二三。

韓郡王薦士

紹興中。韓郡王旣解樞柄。逍遙家居。常頂一字巾。跨駿驟。周游湖山之間。纔以私童史四五人自隨。時李如晦。晦叔。自楚州幕官來改秩。而失一舉將。憂撓無計。當春日。同邸諸人相率往天竺。李辭以意緒無聊。賴皆曰。正宜適野散悶可也。強挽之行。各假僦鞍馬。過九里松。值暴雨。衆悉迸避。李奔至冷泉亭。衣袂沾濕。愁坐良歎。遇韓王亦來。相顧揖。矜其憔悴可憐之狀。作秦音發問曰。官人有何事縈心。而悒快若此。李雖不識韓。但見姿貌魁異。頗起敬。乃告以實。韓曰。所欠文字。不是職司否。答曰。常員也。韓世忠却有得一紙。明日當相贈。命小史詳問姓名階位。仍詢居止處。李巽謝感泣。明日一吏持舉牘授之曰。郡王送來。仍助以錢三百千。李遂陞京秩。修牋詣韓府。欲展門生之禮。不復見。

# 夷堅甲志卷第二十四事

## 張夫人

張子能夫人鄭氏。美而豔。張爲太常博士。鄭以疾歿。臨終與張訣曰。君必別娶。不復念我矣。張泣曰。何忍爲此。鄭曰。人言那可憑。盍指天爲誓。曰。吾苟負約。當化爲闍。仍不得善終。鄭曰。我死當有變相。可怖畏。宜置尸空室中。勿令一人守視。經日然後斂也。言之至再三。少焉氣絕。張不忍從。猶遣一老嫗設榻其旁。至夜半。尸忽長歎。自揭面帛。蹶然而坐。俄起立。嫗懼以被蒙頭。覺其尸行步蹠蹠。密窺之。呀然一夜。又也。嫗旣不可出。震栗喪膽。大聲叫號。家人穴壁觀之。盡呼直宿數卒。持杖環坐於戶外。夜叉行百匝乃止。復至寢所。舉被自覆而臥。久之。家人乃敢發戶入視。則依然故形矣。後三年。張爲大司成。鄧洵仁右丞欲嫁以女。張力辭。鄧公方有寵。取中旨令合昏。成禮之夕。賜真珠複帳。其直五十萬緡。然自是多鬱鬱不樂。嘗晝寢。見鄭氏自窗而下。罵曰。舊約如何。而忍負之。我幸有二女。縱無子。胡不買妾。必欲娶何也。禍將作矣。遽登榻以手拊其陰。張覺痛。疾呼家人至。無所覩。自是若闍然。卒蹈奇變。

## 宗立本小兒

宗立本。登州黃縣人。世世爲行商。年長未有子。紹興戊寅盛夏。與妻販縑帛。抵濰州。將往昌樂。遇夜駕車於外。就宿一古廟。數僕擊柝。持仗守衛。明旦。蓐食訖。登塗。值小兒可六七歲。遮拜于前。語言猥利。可喜。問

其誰家人。自那處來。對曰。我昌邑縣公吏之子也。亡父姓名是王忠彥。與母氏俱化去。鞠養於他人。將帶到此。潛舍我而去。茲無所歸。必死於狼虎魍魎矣。立本拊之曰。肯從我乎。又再拜感泣。遂收而育之。命名曰神授。兒性質警敏。每覽讀文書。一過輒憶。又能把巨筆。作一丈闊字。篆隸草不學而成。見名賢古帖墨蹟。稍加摹臨。必曲盡其妙。立本蓋市井小民耳。邊棄舊業。而攜此兒行游。使習路岐賤態。藉以自給。後二年之春。至濟南章丘。逢一胡僧。神貌瓌傑。指兒謂立本曰。爾在何處拾得來。立本瞠曰。吾妻實生之。奚乃輕妄發問。僧笑曰。是吾五臺山五百小龍之一也。失之三歲矣。方尋訪見之爾。久留定掇大禍。吾已密施法禁。彼亦無所復肆其虐。於是索水噴喚。立化爲小朱虵。盤旋于地。僧執淨餅呼神授名。虵卽躍入其中。僧頂笠不告而去。立本夫婦思念。久而不忘。淮東鈐轄王易之。親覩厥異。

齊宜哥救母

江陰齊三妻歐氏。產乳多艱。幾於死。乃得免。一子宜哥。年六歲。警悟解事。不忍母困苦。咨於老人。問何術可脫此厄。老人云。唯道家九天生神章。釋教佛頂心陀羅尼爲上。卽求二經。從一史道者學。持誦三日。悉能暗憶。於是每以清旦。各誦十過。焚香仰天。輸寫誠懇。凡越兩歲。紹熙元年。歐有孕。更無疾惱。至十月。將就蓐。宜哥焚誦之次。見神人十輩。立侍于旁。異光照室。少焉生。以下原空一葉。凡十八行。行十八字。臥游到處。總傷神。今集中亦無。

陳珣字中玉。鄭州人。文惠公諸孫也。政和中爲蔡州守。始視事。謁裴晉公廟。讀平淮西碑。乃段文昌所製者。怪而問邦人曰。自韓文公碑刻石。後爲李愬卒所訴。以爲不述愬功。而專美晉公。憲宗詔文昌別撰。事已久矣。珣忿然不平。卽日磨去舊碑。別諉能書者。寫韓文刻之。苗仲先者。字子野。通州人。爲徐州守。徐舊有東坡黃樓碑。方崇寧黨禁時。當毀。徐人惜之。寘諸泗淺水中。政和末。禁稍弛。乃鉤出。復立之。舊處打碑者紛然。敲杵之聲不絕。樓與郡治相連。仲先惡其煩聒。令拽之深淵。遂不可復出。二事相反如此。朱新仲說

### 鼈報

承節郎懷景元。錢塘人。宣和初。於秀州多寶寺。爲蔡攸置局應奉。性嗜鼈。一卒善庖。將烹時。先以刀斷頸。瀝血。云味全而美。後患瘰癧。首大不可舉。行必引首。旣久。蔓延不已。膚肉腐爛。首墜而死。宛若受刃之狀。景元自是不敢食鼈。

### 玉津三道士

大觀中。宿州士人錢君。兄弟游上庠。方春月待試。因休暇出游玉津園。遇道士三輩來揖談。眉宇脩聳。語論清婉。可聽。頃之辭去。曰。某有少名醞。欲飲二公。日云莫矣。明日正午。復會于茲。尙可款。稍緩恐相失。錢許諾。獨小道士笑曰。公若愆期。可掘地覓我。皆以爲戲。大笑而別。翌日。錢以他故滯留。至晚方抵所會處。則肴核狼藉。不復見人。悵然久之。弟曰。得非仙乎。試假畚鍤鑿地。纔尺許。得石函。啓之。乃三道士象。冠巾儼然。如昨所見者。外有方書。言鍛水銀爲白金事。弟曰。兄取其書。弟願得道象。歸奉香火。兄欣然許之。旣

試弟中選。兄復歸宿。驗其方。無一不酬。不數年。買田數萬畝。爲富人居。一日坐廡下。外報三道士來謁。旣見。一人起致詞曰。昔年玉津之會。君憶之否。君得吾仙方。不以賑卹貧乏。而貪冒無厭。祿過其分。天命折君算。今日卽自改。尙延三歲。如其不然。旦暮死矣。吾以泄天機。譎爲人。當來主之矣。旣去。錢君始大悔。卽焚方毀竈。闔質戶不復啓。明日。小道士復至。未及坐。聞侍妾免乳。亟入視之。生一男。出陪客。無所見。問諸僕隸。皆莫知。錢不三年而殂。

陸氏負約

衢州人鄭某。幼曠達能文。娶會稽陸氏女。亦姿媚明爽。伉儷綢繆。鄭嘗於枕席間語陸氏曰。吾二人相歡至矣。如我不幸死。汝無復嫁。汝死我亦如之。對曰。要當百年偕老。何不祥如是。凡十年。生二男女。而鄭生疾病。對父母復申言之。陸氏但俛首悲泣。鄭竟死。未數月而媒妁來。陸氏與相周旋。舅姑責之。不聽。纔釋服。盡携其資。適蘇州。曾工曹成婚。才七日。曾生奉漕檄。考試它郡。行信宿。陸氏晚步廳屏間。有急足拜於庭。稱鄭官人有書。命婢取之。外題示陸氏三字。筆札宛然。前夫手澤也。急足已不見。啓緘讀之。其辭云。十年結髮夫妻。一生祭祀之主。朝連暮以同歡。俸有餘而共聚。忽大幻以長往。慕何人而輟許。遺棄我之田疇。移資財而別戶。不恤我之有子。不念我之有父。義不足以爲人之婦。慈不足以爲人之母。吾已訴諸上蒼。行理對乎幽府。陸氏歎恨。不意三日而亡。其書爲鄭從弟甸所得。嘗出示胡愴然。

紹興四年。李參政少愚。同爲江西帥。遣總管楊惟忠討賊。以四月壬申日寅時出師鄱陽。胡脩然送之渡江。回謁道友陳生。有道士張彥澤者。洛陽人。頃事徐神翁。多居西山好道之家。偶來會語。問何人選日時。脩然曰。穆茂才也。彥澤曰。何其繆邪。幸而非寅時則可。若然。賊雖自擒。主將將不利。以正午卜之。苟無大雨則善。時天色清霽。已有微暑。三人食已。散步僧舍。俄陰雲四合。雨下如注。溝壑皆盈。彥澤拊掌曰。必寅時也。楊公其危哉。時賊衆萬二千。官軍纔三之二。先鋒將傅選悉五軍旗幟。行以壯軍聲。賊諜知之。曰。先鋒尙如此。若全師而來。何可當也。遂遣使迎降。次日。楊公所乘青驄馬忽斃。楊亦得疾。卽反豫章。翌日而卒。

### 謝與權醫

楊惟忠病時面發赤如火。羣醫不能療。子壻陳樞憂之。以問胡脩然。有斬人謝與權。世爲儒醫。脩然引之視疾。旣入。不診脈。曰。證候已可見。楊公夫人滕氏。令與衆議藥餌。朱張二醫曰。已下正陽丹。白澤圓。加鍾乳附子矣。謝曰。此伏暑證也。宜用大黃黃蘗等物。因疏一方。議不合。時楊公年六十餘。新納妾嬖甚。夫人意其以是得疾。不用謝言。謝退謂脩然曰。公往聽諸人所議。纔及門。衆極口詆謝曰。此乃千金中一治暑方。用藥七品。渠只記其五。乃欲療貴人疾邪。脩然以告謝。謝曰。五藥本以治暑。慮其太過。故加二物制之。今楊公病深矣。當專聽五物之爲。不容復制。若果服前兩藥。明日午當躁渴。未時必死。吾來助諸公哭弔也。脩然語陳樞。樞不敢泄。明日楊卒。皆如謝言。四事皆胡脩然說。

趙表之子報

趙令衿字表之。宣和五年。赴南康司錄。過蘄州。遊五祖山。冒風雨。獨履絕頂。至白蓮池亭。憩磐石上。若夢寐間。見一老僧倚杖而言曰。公此去。慮阜無苦。但至晉州。當有哭子之戚。以昔守晉州。因事繫民母。遂失所生子。今報也。言訖不見。表之審非夢所。又思慮未嘗及。而晉在河東。意他時當官于彼。歸爲家人說。嗟異之。自祖山至黃梅縣。翌日。以雨不行。幼子善郎。忽感疾。縣令吳宇至。偶言邑之因革。曰。唐時嘗爲南晉州。鮮有知者。表之驚歎。知僧言有證。疑其子必不久。乃許祝髮爲浮屠。越四日。竟死於白湖驛。去邑纔三十餘里。表之親記其事。

神告方

建昌人黃襲云。有鄉人爲賈。泊舟潯陽。月下髣髴見二人對語。曰。昨夕金山修供甚盛。吾往赴之。飲食皆血腥。不可近。吾怒。庖者不謹。漬其手鼎中。今已潰爛矣。其一曰。彼固有罪。責之亦太過。曰。吾比悔之。願無所及。其一曰。何難之有。吾有藥可治。但搗生大黃。調以美醋。傅瘡上。非唯愈痛。亦且滅癩。茲方甚良。第無由使聞之耳。賈人適欲之。金山聞其語。意冥冥之中。假手以告。後詣寺詢之。乃是夜設水陸。庖人揮刀誤傷指。血落食中。恍惚之際。手若爲人所掣入鑊內。痛楚徹骨。號呼欲死。賈人依神言療之。兩日而愈。

詩謎

元祐間。士大夫好事者。取達官姓名爲詩謎。如雪天晴色見虹蜺。千里江山遇帝畿。天子手中朝白玉。秀



才不肯著麻衣。謂韓公絳。馮公京。王公珪。曾公布也。又取古人名而傳以今事。如人人皆戴子瞻帽。君實新來轉一官。門狀送還王介甫。潞公身上不曾寒。謂仲長統。司馬遷。謝安石。溫彥博也。

### 武承規

武承規字子正。長安人。政和七年。監台州寧海縣。縣渚鎮酒稅。好延道流。日食于門者常數輩。家君時爲主簿。戒之曰。吾官卑俸薄。而冗食若此。何以給邪。曰。吾無美酒大肉與之。但隨緣而已。遇有酒則醉。有海魚則一飽。他無所費。其無能者旬日自去。安知吾不遇至人哉。他日復勸之不聽。一日氣貌洋洋。若有得色。曰。公笑有接道人。近有授我內交法者。每日子午時。運虎龍氣相摩。移時美暢。不減房室之樂。而無所損。雖未可度世。亦安樂奇術也。家君曰。公妻甚少。又未有子。奈何。曰。亦得一術。做此者授之。渠亦自得其樂。舍弟多男。兄弟之子猶子也。夫人有後足矣。家君欲聞其略。曰。公方効官。又有父母妻子。與承規異。六十歲以後。儻再相遇。是時方可。旬日復來。曰。承規欲往閩中訪先生。旦夕遣妻孥歸侍下。纔有可配。卽嫁之。其父揆時爲越州將領。家君曰。旣託身於公。何忍如此。已絕欲事。異室而居可也。何必遣。曰。畢竟爲累。無此人則吾身輕。要行則行矣。曰。胡不一歸與親別。曰。骨肉之情。見面必留。卒未可脫。及再見。曰。妻已行矣。承規替期已及。官課皆不虧。而代者未至。願爲白州郡。遣牙校交界。如其言。郡吏方至。其室虛矣。

### 崔祖武

崔祖武。河東威勝軍人。政和癸巳。與家君同處太學通類齋。自言少好色。無日不狎遊。年二十六歲。成瘵。

疾將死。有牛道人來曰。苟能絕慾。吾救汝。父母曰。是兒將死。儻能生之。有何不可。遂授以藥。及教以練氣術。令與妻異處。其病良已。三年方同房。而欲心不復萌。在學時年三十五六。肌幹豐碩。儀狀秀偉。亦與人和。率之游狹邪。不固拒。但不作色想耳。飲食不肯醉飽。曰。大醉大飽。最爲傷氣。須六十日修持。始復初。後歸鄉里。不知其所終。

# 夷堅甲志卷第二九事

## 萬歲丹

徽州婺源縣懷金鄉民程彬。邀險牟利。偏藥害人。多殺蛇埋地中。覆之以苦。以水沃灌。久則蒸出菌蕈。采而曝乾。復入它藥。始生者以食人即死。恐爲累不敢用。多取其次者。先以飼蛙。視其躍多寡以爲度。美其名爲萬歲丹。愚民有欲死其仇者。以數千金密市之。嘗有客至欲寘毒。誤中婦翁。翁歸而悟。已不可救。彬有弟曰正道。雅以爲非。不敢諫。至徙家避諸數十里外。彬既老。始悔不復作。稍用僞物代之。藥既不驗。遂無售者。既死貧甚。唯一子。丐食道亡。其後遂絕。嘗有里胥督租。以語侵彬。彬怒毒而飲之。胥行未幾。腦痛嘔血。亟反臥其門。大呼乞命。彬汲水飲之。即愈。蓋有物以解其毒也。縣人董猷說。

## 李辛償冤

宣和末。饒州庾人李辛。爲吏凶橫。郡人仄目。因大雪入府治。一人遇諸塗。辛被酒恃力。奮拳擊死之。觀者如堵。恐累已絕。不言。辛捨去。街卒以爲暴亡。呼其家人葬之。辛益自肆。所居在城外。夜多踰垣歸。經三歲。忽遇死者曰。吾尋汝久。乃在此邪。辛歸語其妻甚懼。明日死。辛家養數鹿。每以竹擊柱。則應聲而至。戶曹白生。以七月勒令市鹿。不可得。爲之呼所養者。纔擊竹。一最大鹿至。乃殺之。取肉以應命。召所知洪端。共食其餘。經日辛死。咸以爲中毒。不知爲冤鬼所殺也。洪端說。

陳氏負前夫

陳德應藥侍郎之女。爲會稽石氏婦。生一男而石生病。將終。執妻手與訣。曰。我與若相歡。非尋常夫婦比。汝善視吾子。必不嫁以報我。陳氏遲疑未應。石怒曰。好事新夫。無思故主。遂卒。陳氏哭泣悲哀。思慕瘠甚。未幾。其父帥廣東。挈以俱往。憐其盛年爲擇壻。得莆田吳璉。陳氏辭不免。遂受幣。旣嫁歲餘。忽見其前夫。至。罵曰。汝待我若是。豈可以事它人。先取我子。次及汝。至暮而子夭。踰旬。陳氏病亡。陳權世明說。陳與吳璉善。

李尙仁

王承可。隸紹興辛酉歲。提舉浙東茶鹽。公廨在會稽子城東。蓋古龍興寺。承可第三子。洧嘗夢一丈夫衣紫袍來。言曰。我朽骨埋桃樹下。幽魂無所歸。君幸哀我。使得徙葬。洧覺。白其父。視舍旁有巨桃一本。因下穿求。骨弗獲。明年八月晦。又夢有通謁右曰。朝請大夫李尙仁。旣進。乃向所夢者。頰首慘蹙。以舊懇申言。袖詩一紙以贈。洧曰。桃林隱伏。厭清芬。去歲幽魂得見君。八十壽齡人未有一堂風采。世無聞濟時革弊。忠爲主。救物哀亡德作恩。白骨可憐埋近地。願公舉手報無垠。洧覺。急燭火筆于簡。會承可將代還。以李君精爽不可負。亟集吏卒。盡西廡之。桃下大索。數日無所見。承可躬督畚鍤。復穿尺許。乃得之。有小象梳。二已朽。烏巾才餘方寸。骨旁存大釘四。乃遷葬于禹廟後三喬松下。具酒食祭之。吳興莫壽朋。儻洛陽朱希真。敦儒皆記其事。意以夢中詩爲吉祥。後十四年。洧以事謫廣東。而廣東自有寓客曰李尙仁云。

段宰妾

段宰者居婺州浦江縣僧舍其妻嘗觀于門有婦人行丐年甚壯詢其姓氏始末自云無夫亦無姻戚段妻云既如是胡不爲人妾而乞食肯從我乎曰非不欲也但人以其貧賤不肯納耳若得供執爨之役實爲大幸遂呼入令沐浴與更衣遣庖者教以飲膳旬日而能繼以樂府訓之不踰月皆盡善調習既久容色殊可觀段名之曰鶯鶯以爲側室凡五六年唯恐其去一夕已夜分段氏皆就寢有自門外呼闈者曰我鶯鶯夫也僕曰鶯鶯不聞有夫縱如爾言俟天明來未晚何必中夜爲其人頗怒曰若不啓門我當從隙中入僕大恐卽叩堂門以其事語段鶯鶯聞之若有喜色曰他來也亟走出段疑其竄自篝火追至廳廡但聞有聲極響燈卽滅妻遣婢出視段已死七竅皆血流外戶扃鑰如故竟不知何怪浦江人何叔達說予得之程資忠

### 竇道人

桂縝字彥栗信州貴溪人所居至龍虎山纔三十里道流日過門桂氏必與錢縝素病疝每作皆濱死醫者教以從方士受服氣訣故尤屬意紹興庚申六月二十有三日晚浴畢散步小徑有老道人來年八九十矣鬢鬢皤然曲僂豐下縝揖與語曰請至弊廬取湯茗之資曰日已暮不可至君家君苟有意能延我旬日否縝不應遂行復回首呼縝使前入林間坐古松根上自云姓竇氏聲音如山東人劇談良久語頗侵縝縝見其老雖貌敬而心不平細視其目清聳入鬢着青幅巾暑行不汗未忍遽去復詢以氣術道人曰吾行氣二百年治病差易耳爲誦所習書千餘言天文地理兵法道要錯綜其間略不可曉縝曰先生

幸教我。此非我所能。蓋言其粗者。道人曰。汝似可教。吾有一編書。藏衡山中。今往取之。又三十三年。當以授汝。縝曰。得非般運導引訣邪。曰。未也。姑以方書濟衆。稍儲陰功。縝曰。萬一及期。尋先生何所。曰。非汝所知。吾當來訪汝。遂邀縝欲偕逝。縝以親年高及孥累爲解。道人不憚。間忽不見。縝且駭且懼。急歸不敢語人。後數日。一道者及門。問曰。八十三承事何在。縝之父家人辭以出。呼者怒曰。吾非有所求。先生使來授公書耳。胡爲不出。擲卷於堦而去。取視之。乃呂洞賓傳也。縝始悔之。至壬戌年。擢第調鄱陽尉。歸至嚴衢間。疾大作。不可有輿行數里。必下。投逆旅中。傍外戶而臥。有商人過。倚擔問曰。官人有疾邪。曰。然。曰。始發行。坐立臥皆不可。某處最痛。祈死不能。證候若是否。曰。然。爾何以知之。客曰。某豫章人也。少亦病。此今日負百斤而不害。蓋有藥以療之耳。遂解囊。如有所索。得一裹。如細剉桑葉者。教以酒三升。浸服之。縝素不飲。未敢服。以千金謝客而行。及家。疾益甚。漏服它藥。皆弗驗。姑如客言。以藥投酒中。甫酌一盃。其甘若飴。蜜隨渴隨飲。至曉而酒盡。病瘳。什八。信宿脫然。後不復作。細思商人。乃昔所遇竇君也。

祝大伯

桂縝祖安時。自少慕道。年二十有四。卽委妻子。挈金帛之名山。十載而歸。遇方士過門。必延入。日飯堂上者數十輩。家貲枵然。盡室尤之。而安時執意愈篤。野僕祝大伯。服薪水之勞。愚鈍而謹勅。一日自外至。舉措異常。曰。適遇道人。與我藥。服之。能不食矣。驗之信然。詰其方。無有也。或盛夏暴烈日中。冬覆冰上。皆不寒暑。而隸役如故。桂氏之人。皆敬事之。呼爲祝仙人。欲延以客禮。辭曰。吾合在人間爲僕使。歲滿自當去。

如是三年。告安時曰：白花巖有人見招。願主翁同往。乃俱行。未至巖下。絲竹之聲。泠泠盈耳。綵雲郁然。蔽覆山谷。安時歎異。未已。祝君遽聲喏辭。遂不見。安時自是不意。以至捐館。時大觀二年也。白花巖去桂氏所居十里。

### 鄭氏得子

李處仁者。亦貴溪人。妻鄭氏。嘗夢至高山下。有綠衣小兒戲于巔。急抱取得之。遂寤。已而有娠。生男。命之曰嵩。老稍長。極雋敏。父命習進士業。卽名嵩。字夢符。年十八歲。紹興十五年。一舉擢第。後五年。爲建州建陽尉。盜入其邑。重親皆死焉。鄭夢亦非吉也。三事桂續說

### 邵南神術

邵南者。嚴州人。頗涉書記。好讀天文五行志。遂於遁甲。占筮如神。然使酒尙氣。好面折人。人皆謂之狂。宣和四年。遊臨安。胡尙書少汲。直孺。以祕閣修撰。爲兩浙轉運使。聞其名。召使筮之。曰：六十日內。仍舊職。作大漕。替姓陳人。時郭太尉仲荀。爲路鈐轄。欲倣三路式。與部使者序官。蔡尙書文饒。巽帥杭。常抑之。須日揖階下。乃得坐。不勝忿。奏乞致仕。亦召南決之。南曰：候胡修撰除發運。更四十日。太尉亦得郡。北方銜內帶安撫字。但非帥耳。郭曰：某已丐休致矣。豈有是事。才五十七日。發運使陳亨伯被召。少汲代焉。郭具飯延南。復扣之。對曰：兆與前卦同。無閑退象。前言必不妄。旣勅下。郭守本官致仕。復問南。南對如初。郭怒。取勅牒示之。南意不自得。曰：若爾。則某亦不能曉。會譚稹與郭善。薦之。未旬日。以舊官起知代州。兼沿邊

安撫司公事。翁中丞端朝彥國守金陵。過杭訪少汲。南適在坐。少汲因言其奇中事。翁問錢塘如何。南大書卓上。曰火翁曰。近已蕪矣。曰禍未息也。不出三日當驗。中丞須見之。它日卻來鎮此。翁不敢泄。時十二月五日也。明日蔡帥生朝。大張樂置酒。會京畿戍卒代歸。當得犒絹。蔡榜于市。不許買官。以賤直取之。皆大怒。至夜數處舉火。欲蔡出救而殺之。蔡已醉。知事勢洶洶。踰垣入巡檢寨。家人皆趨中和堂避之。於是州治皆煨燼。端朝未行。見蔡曰。兩日前見邵先生言此事。未敢信。果然。蔡素不喜卜筮。試呼詢之。對曰。十五日內當移官別京。蔡曰。得非分司乎。何遽也。居二日。適爲言者論擊。罷爲提舉南京鴻慶宮。未幾。又落龍圖閣直學士。如期拜命。而徙端朝鎮杭。提舉常平。許子大之姪。調官上都。久不歸。姪婦白子大。令詣南。卜南批曰。令姪已出京。遇親舅。邀往西洛差遣。見託兩火人。受得官之州。當從水邊。必濱州也。非縣官。曹官而又兼獄。必士曹掾也。子大曰。邵生言多中。然此亦太誕。月餘。姪書來曰。已出水門。逢舅氏力邀往洛差遣。只託書鋪家耳。已驚其驗。俄得報。果擬濱州士曹掾兼左推院。乃其叔炎所受也。南與衢人鄭甸爲酒侶。甸好博。然勝敗不過數千。南曰。子小勝無所濟。可辦進十萬。召博徒能相敵者。吾爲子擇一日。與之戰。甸曰。吾囊中空空。豈能辦。曰。我當以物假子。及期。聚博於靈隱山前冷泉亭上。南入僧寮偃臥。忽出門呼甸曰。子有可止。已盜數矣。急視之。正百千餘八百也。南昔至通州。郎官范之才。以言巢湖有鼎。非是被責。來問休咎。南曰。更十年當於婺女相見。范曰。量移邪。曰。作郡守也。後范罪捋拭。果得婺。聞南在杭。使召之。時相去九年矣。南不肯往。復書曰。昔年雖有約。然吾自筮二人入城而不出。若往必死。范連遣使齎酒。



禮請意益勤。既度歲遂行。過嚴州。嚴守周格非問吾此去官何地。曰。旦夕爲假龍。再任仍與范婺州同命。曰。後當如何。曰。更一官而死。周大怒。速湯遣去。至婺。范喜甚。南曰。公當與周嚴州皆爲假龍。一日又至。曰。某昨通夕不寐。細推之。公來日當拜命。然某適當死。使已時至。猶及旅賀。公遷延可至午。緩則無及矣。范曰。先生何遽至此。來日復謁范。屏人語曰。告命且至。偶使人未到城二十里。爲石跪足。願選一健步者往取之。范曰。某備位郡守。無故爲此舉。豈不爲邦人所笑。兼邸報尙未聞。不應如是之速。曰。某忍死相待。何惜此。范卽命一卒曰。去城二十里外。遇持文字者。急携來。遂解帶款語。令具食。移時所遣卒流汗而至。拜庭下。大呼曰。賀龍圖。取而觀之。乃除直龍圖閣告也。時王黼爲相。促告命付婺州回兵。仍令兼程而進。故外不及知。少頃。南促饌遂食。食已。范入謝親。南趨至客次。使下簾。戒曰。諸人敢至此者。當白龍圖撻治。范家人喜拚。爭捧觴爲壽。良久方出。急召南已坐逝矣。南在杭與家君善。嘗欲以其書傳授。家君不領。南無子。既死。其學遂絕云。



# 夷堅甲志卷第四十六事

## 鄭鄰再生

紹興十四年三月四日。江東憲司驍卒鄭鄰。久疾。夢二使追之。曰。大王召。行數十里。樓觀巍然。使引之登階。入朱門。庭下列男女僧道鷄犬牛羊。殿前挂大鏡。照人心腑。歷歷可見。頃之王出。二使擁鄰聲喏。稱追到鄭鄰。王問甚處人。何事到此。鄰俯首答曰。本貫信州。被追來。不知何故。王命將到頭事。祖來以筆點一字。顧吏曰。又卻是此鄰字。莫誤否。判官攜簿前白云。合追處州松陽鄭林。王曰。若爾。則不于此人事。教回復命。檢勾生死簿。稱鄰壽尚有一紀。半途呼鄰前曰。看汝是一善人。在生曾誦經否。鄰曰。默念高王經。看本念觀世音經。王曰。汝視此閒。凶不作善事。鄰舉首觀殿下鐵柱。繫者甚眾。五木被體。羸瘠裸立。絕無人狀。柱上立粉牌。誌其罪。某人呪咀。某人殺生。某人鬪殺。獄戶施金釘。圖大海。獸張口銜之。兩廡皆鞫獄官。內有戴牛耳幘頭者。周覽而旋。王曰。汝已見了。還生時依舊積善。若見戮人。只念阿彌陀觀世音佛名。令渠受生。汝得消災介福。鄰曰。領聖旨。遂退行數步。回首已無所覩。唯一叟白衣拄杖。鄰問去饒州路。叟以杖指云。由此而左。得路宜亟行。稍緩有豺虎蟲虺之毒。鄰憂撓奔迴。遂寤。遍體流汗。乃初六夜矣。

## 吳小員外

趙應之。南京宗室也。偕弟茂之在京師。與富人吳家小員外。日日縱游。春時至金明池上。行小徑。得酒肆。

花竹扶疎。器用羅陳。極蕭灑可愛。寂無人聲。當墟女年甚艾。三人駐留買酒。應之指女謂吳生曰。呼此侑觴如何。吳大喜。以言挑之。欣然而應。遂就坐。方舉盃。女望父母自外歸。亟起。三人興既闌。皆捨去。時春已盡。不復再游。但思慕之心。形於夢寐。明年相率尋舊游。至其處。則門戶蕭然。當墟人已不見。復少憩。索酒詢其家。曰。去年過此。見一女子。今何在。翁媪顰蹙曰。正吾女也。去歲舉家上冢。是女獨留。吾未歸時。有輕薄少年從之飲。吾薄責以未嫁而爲此態。何以適人。遂悒悒不數日而死。今屋之側有小丘。卽其冢也。三人不敢復問。促飲畢。言旋。沿道傷惋。日已暮。將及門。遇婦人羈首搖搖而前。呼曰。我卽去歲池上相見人也。員外得非往吾家訪我乎。我父母欲君絕望。詐言我死。設虛冢相給。我亦一春尋君。幸而相值。今徙居城中委巷。一樓極寬潔。可同往否。三人喜。下馬偕行。旣至。則共飲。吳生留宿。往來逾三月。顏色益憔悴。其父責二趙曰。汝向誘吾子何往。今病如是。萬一不起。當訴于有司。兄弟相顧。悚汗心亦疑之。聞皇甫法師善治鬼。走謁之。邀同視。吳生皇甫纔望。見大驚。曰。鬼氣甚盛。祟深矣。宜急避諸西方三百里外。儻滿百二十日。必爲所死。不可治矣。三人卽命駕往西洛。每當食處。女必在房內。夜則據榻。到洛未幾。適滿十二旬。會訣酒樓。且愁且懼。會皇甫跨驢過其下。拜揖祈哀。皇甫爲結壇行法。以劍授吳曰。子當死。今歸試緊閉戶。黃昏時有擊者。無問何人。卽刃之。幸而中鬼。庶幾可活。不幸誤殺人。卽償命。均爲一死。猶有脫理耳。如其言。及昏。果有擊戶者。投之以劍。應手仆地。命燭視之。乃女也。流血滂沱。爲街卒所錄。并二趙皇甫師皆繫囹圄。鞫不成。府遣吏審池上之家。父母告云已死。發冢驗視。但衣服如蛻。無復形體。遂得脫。江續說

鼠災

紹興丙寅夏秋間嶺南州縣多不雨廣之清遠韶之翁源英之真陽三邑苦鼠害雖魚鳥蛇皆化為鼠數十成羣禾稼為之一空真陽報恩寺耕夫獲一鼠臆猶蛇紋漁父有夜設網且得數百鱗者取而視之悉成鼠矣踰數月始息以是米價翔貴次年秋始平僧希賜說

李乙再生

李乙字申叔京師人元名象先政和中通判池州為梅山寺主僧可久言前二年因病亟夢人（下缺一

葉）二十六日也余因說

蔣保亡母

鄉人馬叔靜之僕蔣保嘗夜歸逢一白衣人偕行至水濱邀同浴保已解衣將入水忽聞有呼其姓名者聲甚遠稍近聽之乃亡母也大聲疾言曰同行者非好人切不可與浴已而母至即負保急涉水至岸值一民居乃擲於竹間居人聞外有響出視之獨見保在其母及白衣皆去矣叔靜弟登說

俞一公

俞一公字彥輔徽州婺源人使氣陵鑠鄉里小民畏法不敢與之競者必以術吞其貲年益老不改悔紹興壬戌歲大病時作馬嘶一日家人皆不在側彥輔忽起闔戶外人聞咆擲聲亟入視則彥輔手足皆成馬蹄身首未及化腰脊已軟數起數仆不能言其家畏惡聲彰露昇入棺而瘞之

方客遇盜

方客者婺源人爲鹽商。至蕪湖遇盜。先縛其僕。以刃割腹投江中。次至方。方拜泣乞命。盜曰。旣殺君僕。不可相捨。方曰。願一言而死。問其故。曰。某自幼好焚香。今篋中猶有水沉數兩。容發篋取之。焚謝天地神祇。就死未晚。許之。移時香盡。盜曰。以爾可愍。奉免一刀。只縛手足。繩以大石投諸水。時方出行已數月。其家訝不聞耗。一日忽歸。妻責之曰。爾旣歸。何不先遣信。曰。汝勿恐。我某日至蕪湖爲賊所殺。尸見在某處。賊乃某人。今在某處。汝急以告官。妻失聲號泣。遂不見。具以事訴于太平州。如其言擒盜。二事皆縣人李鏞說

水府判官

齊琚字仲玉。饒州德興人。溫厚好學。家苦貧。教生徒以自給。紹興丁卯。就館于同邑董時敏家。約已定。過期不至。董遣書促之。纔及門。聞哭聲。則琚死兩日矣。琚所善汪堯臣言。琚以去年季冬得疾。夢人持文書至。曰。某王請秀才爲水府判官。發書視之。中云。不得顧父母。不得戀妻子。琚與約正月十三日當去。旣覺。語家人曰。我明年正月十三日死。自是謝醫卻藥。食飲盡廢。時時自言曰。彼中大有好處。那能久住。此家人初竊憂之。至期。雖無它。然自此遂困殆不復語。又八日乃不起。堯臣說

陳五鯁報

秀州人好以鯁爲乾。謂於水族中性最暖。雖孕婦病者皆可食。陳五者。所貨最佳。人競往市。其徒多端伺其術。不肯言。後得疾。躑躅牀上。纔著席。卽呼晷掖之。使起。痛愈甚。旬日死。遍體潰爛。其妻方言夫存時。每

得歟寘器內。如常法用灰鹽。外復多拾陶器屑。滿其中。歟爲鹽所蜚。不勝痛。宛轉奔突。皮爲屑所傷。鹽味徐徐入之。故特美。今其疾宛然如歟死時云。

### 侯元功詞

侯中書元功。蒙密州人。自少游場屋。年三十有一。始得鄉貢。人以其年長兒倪。不加敬。有輕薄子。畫其形於紙。鳶上引線放之。蒙見而大笑。作臨江仙詞。題其上。曰。未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方表名蹤。無端良匠畫形容。當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纔得吹噓身漸穩。只疑遠赴蟾宮。雨餘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蒙一舉登第。年五十餘。遂爲執政。

### 驛舍怪

侯元功自密州與三鄉人偕赴元豐八年省試。止道旁驛舍。室中四隅各有榻。四人行路甚疲。分憩其上。皆熟寢。二僕附火坐。聞西北角悉率有聲。燈忽暗。一物毛而四足如豬狀。直登榻。嗅士人之面至足。其人驚。斂頤之方定。物旣下。別登一榻如前。其人亦驚呼。最後至元功臥榻。未暇嗅。如有逐之者。蒼黃而下。急竄去。復由西北角而滅。元功亦覺呼。三人者起食。皆言夢中有怪獸壓吾體。不知何物也。僕始道所見。元功心獨喜。自負旣入京。元功擢第。而三人者遭黜。俱客死京師云。高思道說

### 孫巨源官職

孫洙字巨源。年十四。隨父錫官京東。嘗至登州。謁東海廟。密禱于神。欲知它日科第及爵位所至。夜夢有

告之者曰。汝當一舉成名。位在雜學士上。既覺頗喜。然年尚幼。未識雜學士何等官。問諸人。人曰。吉夢也。子必且爲龍圖閣學士。後擢第入朝。歷清近。眷注隆。異數以夢語人。元豐二年。拜翰林學士。賓客皆賀。孫愀然曰。曩固相告矣。翰苑班冠雜學士。吾其止是乎。今日之命。宜弔不宜慶也。纔閱月。省故人城外。於坐上得疾。神宗連遣太醫診視。幸其瘳。且以爲執政。後果瘳。上喜。使謂曰。何日可入朝。卽大用矣。省吏聞之。絡繹展謁。冠蓋填門不絕。孫私語家人。我指日至二府。神言何欺我哉。臨當朝。顧左右曰。我病久。恐不堪跪起。爲我設茵褥。且肄習之。方再拜。疾復作。不能興。遽扶視之。已絕矣。孫公在時。嘗一日鎖院。宣召者至其家。則已出。數十輩蹤跡之。得於李端愿太尉家。時李新納妾。能琵琶。孫飲不肯去。而迫於宣命。不敢留。遂入院。草三制罷。復作長短句。寄恨恨之意。遲明遣示李。其詞曰。樓頭尙有三通鼓。何須抵死催人去。上馬苦慙。琵琶曲未終。回頭凝望處。那更廉纖雨。漫道玉爲堂。玉堂今夜長。或以爲孫將亡時所作。非也。李益謙相之說。相之孫。公會外孫也。

胡克己夢

胡克己。字叔平。温州人。紹興庚申。應鄉舉。語其妻曰。吾夢棘闈晨啓。它人未暇進。獨先入坐堂上。今茲必首選。妻曰。不然。君不憶論語乎。先進者第十一也。暨揭榜。果如妻言。

項宋英

項宋英。温州人。宣和中。浪游婺女。鄉人蕭德起。振爲儀曹。館之書室。與語至夜。留酒一壺。曰。我且歸。不妨



獨酌。項方強擔疲甚。卽就枕。俄有婦人至。與之言。酌巨觥以勸。意其蕭公侍兒。不敢狎。不得已少飲。婦人強之使盡。項疑且恐。乃大呼。蕭公之弟擴聞之。亟至。扣戶問所以。婦人始去。擴入見。衾席間皆爲酒沾漬。驗之。則向所留酒也。明日問諸人。乃某官昔年嘗殯亡女于此。項卽徙室。自是不復遇。紹興八年。試南京館于臨安逆旅。一夕在室中。終夜如與人對語。同邸者詢之。項曰。婺女所見之人。今復來矣。然亦亡它。又十年方卒。

### 江心寺震

紹興丙寅歲。温州小民數十。詣江心寺。赴誦佛會。或自外入。言江水極清。非復常色。競出門觀之。衆僧方坐禪。顧廊廡間有煙燄。懼不敢起。頃之。黑霧內合。對面不能辨。雷電震耀。兩刻而止。觀者五人死。泥中餘皆不覺。有行者方在廚滌器。一神身絕長大可畏。引其手以出。將及門。復有一神至。曰。莫錯莫錯。卽捨之。復入廚引一人出。亦隕于外。凡死者六人。三事皆林熙載宏昭說



# 夷堅甲志卷第五十八事

## 宗回長老

僧宗回者。累建法席。最後住南劍之西巖。道行素高。寺多種茶。回令人芟除繁枝。欲異時益茂盛。實無它心。有僧不得志於寺。詣劍浦縣訴云。回慮經界法行。茶稅或增。故爾縣知其妄。撻逐之。僧復告于郡。郡守亦素聞回名。不然其言。復撻之。僧不勝忿。詣漕臺言所訴皆實。而爲郡縣抑屈如此。乞移考它郡。漕使下其事于建州。州遣吏逮回。吏至促其行。回曰。幸寬我一夕。必厚報。吏許爲留。回謂其徒曰。是僧已再受杖。吾若往自直。則彼復得罪。豈忍爲此。吾不自言。則罪及吾。吾亦不能甘。不如去此。僧徒意其欲遁。或有束裝擬俱去者。明日。回命擊鼓升座。慰謝大眾畢。卽唱偈曰。使命來追不暫停。不如長往事分明。從來一箇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得成。瞑目而化。時紹興十九年。

## 義鶻

紹興十六年。林熙載自温州赴福州。侯官簿道過平陽智覺寺。見殿一角無鴟吻。問諸僧。僧曰。昔日雙鶴巢其上。近爲雷所震。有蛇蛻甚大。怪之。未敢葺。僧因言寺素多鶴。殿之前大松上。三鶴共一巢。數年前。巨蛇登木食其雛。鶴不能禦。皆捨去。俄頃引同類盤旋空中。悲鳴徘徊。至暮始散。明日復集。次一健鶻自天末徑至。直入其巢。蛇猶未去。鶻以爪擊之。其聲革革然。少選飛起。已復下。如是數反。蛇裂爲三四。鶻亦不

食而去。林誦老杜義鶻行示之。始驗詩史之言。信而有證。二事照載說。

又台州黃巖縣定光觀獄殿前有塔。鶴巢于上。一蛇甚大而短。食其子。其母鳴號辛酸。瞥入海際。少時引

二鶴至。徑趨塔表。銜蛇去。陳燿說。

陳國佐

陳公輔國佐。台州人。父正爲郡大吏。歸老。居于城中慧日巷。時國佐在上庠。有僧謁正。指對門普濟院曰。俟此寺爲池。貢元當上第。正曰。一刹壯麗如此。使其不幸爲火焚。則可。何由爲池。君知吾兒終無成。以是相戲耳。僧曰。不過一年。吾言必驗。普濟地卑下。每春雨及梅溽所至。水流不可行。寺中積苦之。偶得曠土于郡倉後。卽徙焉。而故基卒爲池。與僧言合。政和癸巳。國佐遂魁辟雍。釋褐第一。後至禮部侍郎。

巾山菌

台州資聖寺僧覺升。築菴巾山上。嘗早出戶。有大蟻橫道。命僕昇去之。是日偶行松徑中。見數菌鮮澤可愛。卽摘以歸。烹飪猶未熟。蛇以百數。遶釜蟠踞。升大懼。急入室坐榻上。方欲就枕。則滿榻皆蛇。不可復避。而同室僧皆無所覩。升卽死。

許叔微

許叔微。字知可。真州人。家素貧。夢人告之曰。汝欲登科。須積陰德。許度力不足。惟從事於醫。乃可。遂留意方書。久之。所活不可勝計。復夢前人來。持一詩贈之。其詞曰。藥有陰功。陳樓閒處。堂上呼盧。唱六作五。既

覺姑記之於牘。紹興壬子第六人登科。用升甲恩。如第五得職官。其上陳祖言。其下樓材也。夢已先定矣。呼盧者。臚傳之義云。

### 陳良器

陳良器。好施食。紹興十一年。子燿爲婺州武義尉。迎之官。嘗同至郡。忘攜食盤。行次夜夢。舊友夏呂二人者來。曰。連日門下奉候不見。不知乃在此。覺而言之。方審其故。亟就邸中施焉。右四事皆陳燿說。

### 人生鼈

予宗人性喜獵。遇其興發。雖盛寒暑不廢。末年得疾。背生三物。隱隱皮肉閒。數日頭足皆具。儼然三鼈也。已而能動。或以魚誘之。則其頭闐然如欲食狀。稍久左右齧食。痛不可忍。凡月餘而死。死五日。其靈憑子岳之婦。語曰。我坐好獵。生受苦報。今日猶未已。冥閒方遣使追我。獵具爲證。及其未至。可取罔罟之屬急焚之。無重吾罪。岳如其言。遂去。時紹興七年也。

### 黃平國

黃衡。字平國。建州浦城人。紹興十年。自祕書省正字出通判。卻武軍。未赴任而卒。卒之三年。里人有爲商而死於宣城者。其家未知。魂歸附語家人曰。我某月某日以疾終於宣州。從行某僕實殯我。斂時倉卒。遂遺一履。既入幽府。遇黃省元也。即衡憐我跣足行。以鞋一緡與我。仍令一介引我歸。是以此。家人曰。黃公今何在。曰。見判陰閒一司極雄緊。家人方持泣。遽捨去。其子卽日往宣州取喪。欲火之。啓棺驗視。果跣一

足。

閩丞廳柱

紹興己巳二月二十五日。福州大雷雨。閩丞薛允功未明起。聞霹靂聲甚近。及旦。廳事一柱已斧為三。附棟椽泥皆墜碎。土如爪跡。印于書几及狼籍西廡間。時將迓新丞。胡床雨蓋之屬。皆倚柱側。意必震動。乃徙在壁下。略無所推。先是薛之子嘗見一青蛇入柱下。戲掣其尾不可出。既震。皆疑其物。蓋龍云。薛丞說

皮場大王

席旦字晉仲。河南人。事徽廟為御史中丞。後兩鎮蜀。政和六年。終于長安。其子大光益終喪後。調官京師。時皮場廟頗著靈響。都人日夜旅施金帛。大光嘗入廟。識其父殮時一履。大驚。愴既歸。夢父曰。我死即為神。權勢甚重。不減在生。作帥時。知汝苦窘。用明日以五百千與汝。大光悸而寤。聞扣戶聲甚急。出視之。數卒挽一車。上立小黃幟。云皮場大王寄席相公錢三百貫。寘于地而去。時正暗。未辨色。猶疑之。既明。乃真銅錢也。大光由此自負。以為必大拜。紹興初。參知政事。後以大學士制置四川。蜀人皆稱為席相公。已而丁其母福國太夫人憂。未除服而薨。嚴康以子祁說

蔣通判女

錢符字合夫。紹興十三年。為台州簽判。往寧海縣決獄。七月二十六日。憩于妙相寺。方凭桮戲書。有掣其筆者。回顧無所見。是夜睡醒。覺床前彷彿似有物。呼從卒起張燈。作誓念詰問。遂不見。次夜復至。立於故

處符問之。若果是鬼，可擊屏風。言未既，自上至下，凡擊數十聲。符大懼，命燃兩炬于前，便有大飛蛾撲燈滅。物踞坐榻床上，背面不語。審視蓋一婦人，戴圓冠，著淡碧衫，繫明黃裙，狀絕短小。久之不動。符默誦天蓬呪數遍，遽掀幕而出。宿直者迭相驚呼，問其故。曰：有婦人自內出，行甚亟，踐諸人面以過。說其衣服，乃向所見者。符謂已去，且夜艾不暇徙，復就枕。夢前人徑登床，枕其左肩，體冷如冰石。自言我是蔣通判女，以產終于此。強符與合，符力拒之。遂寤。次日詢諸寺中寓居郭元章者，言其詳與符所見無異。設榻處正死所也。符說

### 葉若谷

承信郎葉若谷，洪州人。爲鑄錢司，催綱官。廨舍在虔州。葉不挈家，獨處泉司簽廳。紹興甲子歲正月十六日未晡時，有女子款扉而入，意態閑麗，前與葉語。初意其因觀燈誤至，未敢酬。恍惚閒不覺就睡。女亦至，則並寢。以言挑之，陽爲羞避之狀。已而遂合。凝然一處子耳。良久歡甚。一老嫗自外至，手持錢篋，據胡床箕踞而坐。傍若無人。徑趨床揭帳，以兩手拊席曰：你兩箇好也。葉疑女家人，懼甚。女搖手掩葉口，令勿語。嫗遂退。女迨夜分方去。自是連日或隔日一至，至必少留。葉猶以爲旁舍女子，往來幾兩月。漸覺羸悴，繼得疾，憊甚。徙居就醫，乃絕不至。方初見時，著粉青衫，水紅袴襦。旣久未嘗易衣，然常如新。亦其異也。若谷說

### 劉氏冤報

高君贊，福州人。登進士第，爲檀氏壻。壻生一子，旣長，納同郡劉氏女爲婦。生二男一女，而子死。君贊仕至

朝散郎亦亡。長孫不慧。次孫幼。唯檀氏與劉共處。劉年尙壯。失婦道。與一僧宣淫于家。姑見而責之。劉恚且懼。會姑病不侍藥。幸其死。寘蠶以毒姑之二婢。未及絕。強斂而焚之。後數月。劉得疾。日日呼所殺婢名曰。我頸極痛。勿搗我髮。又曰。篋我已多。幸少寬我。其家問之曰。阿姑與二婢守答我。旬日而死。其子以祖致仕。恩得官。亦不立。今家道蕭然。君贊從子介卿說

江陰民

林欸明甫言。紹興六年。寓居江陰。時淮上桑葉價翔踊。有村民居江之洲中。去泰州如臯縣絕近。育蠶數十箔。與妻子謀曰。吾比歲事蠶費至多。計所得不足取償。且坐耗日力。不若盡去之。載見葉貨之。如臯役不過三日。而享厚利。且無害。妻子以爲然。乃以湯沃蠶。蠶盡死。瘞諸桑下。悉取葉棹舟以北。行半道。有鯉躍入。民取之。剝腹實以鹽。俄達岸。津吏登舟視稅物。發其葉。見有死者。民就視之。乃厥子也。驚且哭。吏以爲殺人。拘係之。鞠同舟者。皆莫知。問其所以來。民具道本末。縣遣吏至江陰。物色之。至其家。門已閉。壞壁以入。寂無一人。試啓蠶瘞驗之。又其妻也。體已腐敗矣。益證爲殺妻子而逃。無以自明。吏亦不敢斷。竟斃於獄。此事與三水小牘載王公直事相類。

蛇報犬

世傳犬能禁蛇。每見必周旋鳴躍。類巫覡禹步者。人誤逐之。則反爲蛇所齧。林明甫家犬夜吠。燭火視之。見一蛇屈蟠。犬繞而吠。凡十數匝。蛇死。其體元無所傷。蓋有術以禁之也。林宏昭言。温州平陽縣道源山。



資福寺有犬名花子。善制蛇。蛇無巨細。遇之必死。前後所殺以百數。一日大蟒見于香積廚。見者奔避。僧急呼花子。令噬之。未及有所施。蛇遽前迎。齧其領。犬鳴號宛轉。須臾死于階下。蛇亦不見。豈非其鬼所爲乎。物類報復蓋如此。

### 蔣寧祖

蔣寧祖者。待制璫之子。年四十。官至朝請郎。當遷大夫。不肯就。父母強之。不得已。自列。既受命。卽丐致仕。自是不御朝衣。常著練布道服。請于（此下原闕一葉又五行）

### 趙善文

撫州金谿縣有神廟甚靈顯。所請者施金帛。無虛日。積錢至二千緡。宗室善文過廟。心資其利。焚香禱曰。損有餘。補不足。人神一也。善文至貧。願神以二十萬見假。不然。將白於官。悉籍所有而焚廟。神雖怒。若我何。既禱。卽呼廟祝取錢。祝無辭以卻。但曰。神許則可。善文取杯投擲之。連得吉卜。再拜謝。運鏹以出。如是十年。夢神來謂曰。曩日所貸。今可償矣。夢中寤甚。約以緡錢還之。神不可。曰。此特虛名耳。又欲倍其數。亦不可。善文計窮。以情告曰。一時失計爲人。今實無可償。願神哀釋。神沉思良久。曰。必無錢見歸。但誦金剛經。每卷可折一千。他無以爲也。既覺而懼。遂遽齋戒。取經諷讀。凡三日。得二百過。默禱以謝之。後不復夢。

陳寅伯  
明說

### 林縣尉

紹興初。莆田人林迪功。爲江西尉。秩滿用捕盜賞。改京官。未得調。時臨安多火。士大夫寓邸中者。每出必挾敕告之屬自隨。林性尤謹畏。納告袖中。時時視之。初未嘗失墜。然每歸輒不見。則懸賞三十千求之。不經日必有得而歸之者。如是數四。林亦不能測。獨宿室中。外間常聞人共語者。怪之。不敢問。一夕辯論喧甚。久之寂然。明旦門不啓。店媪集同邸者發壁以入。已仆于榻上。旁有剪刀股存。蓋用此以自刺也。林初獲賊時。兩人頗疑似。林欲就其賞。鍛鍊死之。是以獲此報。

東莞甲志卷第六十三事

後所... 三數 一日 大拜

史丞相夢賜器

史丞相登科時年恰四十矣。未策名之時。清貧特甚。嘗當歲除之夕。隨力享先。既罷就寢。夢若在都城。二  
中貴人乘馬來。宣喚甚急。遂隨入大殿下。王者正坐。左右金紫侍立。容衛華盛。中貴引趨謁。稽首拜舞。類  
人閒朝儀。殿庭兩傍。各設一案。金銀器皿。羅陳其上。晶瑩奪目。未幾。殿上人傳呼。奉聖旨。賜史某金器若  
千。銀器若干。凡四百七十件。史恠德駭異。莫之敢承。兩青衣掖之使拜。乃跪謝而出。中貴復導之還。過巨  
川高橋。方陟數板。失足墜水。悸而寤。正旦日。以語貝夫人。夫人笑曰。昨夜大年節。民俗所重。我家尙無杯  
酒。繼肉。虛度歲華。安得有金銀如是之富。真是姦鬼相戲侮耳。史亦爲之解顏。已而擢紹興乙丑第。踰一  
紀。始充太學官。至己卯歲。自祕書郎除司封郎。爲建王直講。財三歲。際遇飛龍在天之恩。遂躋位輔相。窮  
富極貴。三十餘年。計前後錫賚。正與夢中四百七十之數同。一時所蒙。實絕倫輩。決非偶然。神明其知之  
矣。

俞一郎放生

俞一郎者。荆南人。雖爲市井小民。而專好放生。及裝塑神佛像。紹熙三年五月。被病危困。爲二鬼卒拽出。  
行荒野間。遂至一河。見來者甚衆。皆涉水以度。獨得從橋到彼岸。別有鬼使引飛禽走獸萬計。盡來迎接。

稍抵前路。又遇千餘僧。及一門樓。使者導入。望殿上十人列坐。著王者之服。問爲何所。曰。地府十王也。判官兩人。持文簿侍側。俄押往殿下。檢生前所爲。王者問有何善業。可以放還。判官云。此人天年尙餘一紀。并有贖放物命。已受生人身者三千餘。合增壽二紀。王遂判。俞一本壽只六十三歲。今來旣增二紀。日下差童子押回。俄兩青衣童引行青草路。至一缺牆。推其背使過。不覺復活。左手掌內有朱字數行。不可認。蓋批判語也。

李似之

李子約撰生六子。長彌性。次彌倫。彌大。皆預鄉貢。未第。子約議更其名。以須申禮部。乃得易。先改第四子彌遠曰正路。正路年十六。入太學。夢人告曰。李秀才。君已及第。出片紙闊二寸許。上有彌遜二字。以示之。李曰。我舊名彌遠。今爲正路。是非我。其人曰。此眞郎君也。何疑之有。辨論久之。方寤。頗喜。憚其父嚴毅。未敢白。以告母柳夫人。夫人爲言之。遂令名彌遜。而以似之爲字。後數年。兄似矩尙書主曹州。冤句簿。子約罷。竟簽就養。似之試上舍。畢。亦歸侍。旁報勝者一人。先至。曰。已魁多士。索其勝。無有。但探懷出片紙。上書李彌遜三字。方疑未信。似之云。五年前所夢。豈非今日事乎。紙上廣狹。字之大小。無不同。但夢中不著姓耳。必可信。已而果然。時大觀戊子也。亦蘇粹中說

胡子文

蘇州常熟縣福山東嶽行宮。廟貌甚嚴。士人胡子文乘醉入廟。望善惡二判官相對。戲掣其惡者筆。同行

者以爲不可。乃還之。歸至舟次。俄一使來曰。被判官命收君。子文已醒。憶醉時事甚懼。沿道默誦金剛經。既至廟。兩人相向坐。西向者怒甚。叱曰。汝爲士人。當識去就。何得侮我。對曰。爲狂藥所迷。了不自覺。願丐微命以歸。不應。子文但密誦經。至第三分。二人皆起。又二章。則舉手加額。東向者解之曰。此子一時酒失。原其情似可恕。怒者曰。正以同官太寬。使人敢爾。子文扣頭曰。某能誦金剛經。若蒙賜之更生。當日誦七卷以報。怒者曰。若爾亦宜小懲。以所執筆點其背。曰去。覺遍身如冰。遂寤。所點處生一疽。痛不可忍。百日方愈。自是日持經七遍。雖劇冗不敢輟。葉平甫說。

### 宗演去猴妖

福州永福縣能仁寺護山林神。乃生縛獼猴。以泥裹塑。謂之猴王。歲月滋久。遂爲居民妖祟。寺當福泉南劍興化四郡界。村俗怖聞其名。遭之者初作大寒熱。漸病狂不食。緣籬升木。自投於地。往往致死。小兒被害尤甚。於是祠者益衆。祭血未嘗一日乾也。祭之不痊。則召巫覡乘夜至寺前。鳴鑼吹角。目曰取攝。寺衆聞之。亦撞鐘擊鼓與相應。言助神戰。邪習日甚。莫之或改。長老宗演聞而歎曰。汝可謂至苦。其殺汝者既受報。而汝橫淫及平人。積業轉深。何時可脫。爲誦梵語大悲呪。資度之。是夜獨坐。見婦人人身猴足。血污左腋。下旁一小猴。腰閒鐵索。繫兩手。抱穉女再拜于前。曰。弟子猴王也。久抱沉寃之痛。今賴法力得解脫。生天。故來致謝。復乞解小猴索。演從之。且說偈曰。猴王久受幽沉苦。法力冥資得上天。須信自心元是佛。靈光洞耀沒中邊。聽偈已。又拜而穩。明日啓其堂。施鎖三重。蓋頃年曾爲巫者射中左腋。以是常深閉。猴

負小女如所覩。乃碎之。并部從三十餘軀。亦皆烏鳶梟鷂之類所爲也。投之溪流。其怪遂絕。

福州兩院燈

福州左右司理院。每歲上元。必空獄設醮。因大張燈。以華靡相角。爲一郡最盛處。舊皆取辦僧寺。紹興庚午。侍郎張公淵道作守。命毋擾僧徒。獄吏計無所出。恥不及曩歲。相率強爲之前一夕。左司理陳燿。夢朱衣吏著平上幘。揖庭下。曰。設醮錢已符右院關取。明旦有負萬錢持書至。取而視。乃閩清令以助右院者。方送還次。羣吏曰。今夕醮事正苦乏使。留之何害。陳亦悟昨夢。乃自答令書。而取其金。醮筵之外。其費無餘。是雖出於一時之誤。然冥冥之中。蓋先定矣。燿說

絳縣老人

周公才。字子美。温州人。政和初。爲絳州絳縣尉。涇檄晉州。過姑射山。進謁真人祠。方下山。一人草衣丫髻。坐道左。睨周曰。尊官大好。然須過六十方快。周時年三十餘。又與絳守同姓。守爲經營薦書數章。自意後任當改秩。聞其言頗怒。而言不已。益忿忿。取劍欲擊之。忽騰上樹杪。復躍下入木根穴中。周舉劍擊樹。其人呼曰。我乃青羊也。與公誠言。何相苦如此。周捨去。會日將暮。即止山下。邸中有道人先在。以一鶴及僕。鐵鬼自隨。揖周曰。天氣差寒。能飲一杯乎。酒至冷不可飲。道人畫案作火字。眞杯其上。俄頃即熱。飲畢。舍餘瀝。巖壁閒。復巽周面曰。爲君祓除不祥。君今日必見異物。具以前事告。曰。是矣。是矣。然亦不足怪。君知之乎。此正昔所遇呂洞賓老樹精輩也。又取鯉鮮共食。時落日斜。照柁上鮮。皆作五色。笑曰。略見張華手

段。迨夜各就寢。拂旦行道人已起。曰。欲與君款語。而行李甚遽。柰何。是日入邑境。薄晚不值驛舍。就民家假室。鐵鬼忽至。曰。先生以昨日不成款。今當相就。令我先攜酒果來。周曰。先生安在。曰。至矣。周出迎。遙望道人跨鶴去。地數尺而行。既至。民帥妻子以下羅拜。道人亦慰接之。曰。爾家皆無恙否。民跪白曰。縣尉至。方患無伴。而先生偶來。某家有麥麩。適又得驢肉。欲作不托爲供。何如。道人領之。民揖坐東向。而周爲客。食罷。步至牆下共飲。周連引滿。頗醉。不覺坐睡。及醒。但鐵鬼在傍。曰。先生不能待。已去矣。獻一桃甚大。曰。先生令君食此。當終身無病。後八十年相會於羅浮山。周遜謝。且贈錢二百。大笑曰。我何所用。長揖而別。指顧閒已不見。民曰。是古絳縣老人也。今爲地仙。時一遊人閒識之者。皆過百歲。某自少獲見之。今亦八十矣。周始悔恨。果連蹇二十餘年。甫得京秩。後監進奏院。紹興十六年。以正旦朝謁感疾。召鄉人林亮功飯。具言平生所履。乃及此事。又三日而亡。壽止六十八。所謂羅浮再會之語。不可曉云。林君說。

### 黃子方

黃琮。字子方。莆田人。宣和初。爲福州閩清令。平日多蔬食。但日市肉四兩供母。爲人方嚴。不畏強禦。時方興道藏。郡守黃冕仲尙書。使十二縣持疏歛之民。琮獨不應命。旣聞他縣皆數百萬。乃自詣郡。以己俸四月輸之。冕仲雖不平。然以直在彼。莫敢詰。內臣爲廉訪使者。數干以私。皆拒不答。常切齒思報。會奏事京師。每見朝士。必以盜惡之言詆琮。嘗入侍徽廟。問汝在閩時。知屬縣有賢令否。其人出不意。錯愕失對。唯憶琮一人姓名。極口稱贊之。卽日有旨。改京官通判漳州。使者旣出。始大愧悔。乃知吉人之報。轉禍爲

福如此。劉圖南說。

張謙中篆

張有字謙中。吳興道士也。以篆名天下。爲人退靜好古。非古文所有字。輒闕不書。宣和中年已七十餘。中書侍郎林彥振。嬾喪其母魏國夫人。歸葬於湖。將刻埋銘。請篆額。書魏字爲魏下山。彥振以爲不類今字。命去之。不從。彥振雖不樂。然度能書者無出其右。則召所親委曲。鑄說之。且許厚謝。張不可。曰。世俗魏字。我法所無。林公不肯用。宜以見還。決不易也。彥振知不可強。遂止。自是人益賢之。余伯舅沈祖仁。爲歸安丞。與張善。憚其不敢求字。一日被酒。亟造門索絹一端。作大字數十。尤高古可愛。至今寶藏之。有所著。復古編。行於世。

鳳池山

福州閩縣東十五里鳳池山。其上有池。冬夏不涸。俗傳唐末有樵者。嘗見五色雀羣浴于彼。以故得名。其南鼓山。山之半有涌泉寺。鳳池隸焉。熙寧中。元章簡公絳出守。訪之鼓山寺。僧憚其數至。爲擾。嫁其名於北山報慈院。主僧頗黠。逢元公之意。刻木作鳳。立之小沼上。以喙吐水。公至大喜。爲賦詩。數年閒。參大政。鳳池之事。遂成先兆。後溫左丞益出守。亦喜爲此游。且和元公詩。未幾亦至兩地。然實非真鳳池山也。而休證如此。豈偶然邪。

古田倡



陳筑字夢和莆田人崇寧初登第爲福州古田尉惑邑倡周氏周能詩贈筑絕句曰夢和殘月到樓西月過樓西夢已迷喚起一聲腸斷處落花枝上鷓鴣啼首句蓋寓筑字也又春晴詩曰瞥然飛過誰家燕驀地香來甚處花深院日長無箇事一瓶春水自煎茶後與筑作合歡紅綬帶自經於南山極樂院從者知之共排闥救解二人皆活已而事敗筑失官去周至紹興初猶在既老且醜門戶遂冷落云

猾吏爲姦

福州老胥夏鏵者自治平時爲吏政和中以年勞得官首尾四紀嘗言閱郡將多矣無不爲其黨所欺不能欺者惟得二人焉其一程公闢師孟其一羅儔老崎羅公初精明人莫敢犯後亦有罅可入云羅好學每讀書必研究意義苟有得則怡然長嘯或未會意則搔首踟躕吏伺其長嘯卽抱牘以入雖包藏機械略不問或遇其搔首雖小姦欺無不發摘以故得而欺之鏵曰彼好讀書尙見欺於吾曹況於他哉右三事皆郡士

周史卿

周史卿建州浦城人元祐初如京師赴省試中途遇道者云云卽歸與妻子入由果山鍊丹聲價籍籍士大夫經山下無不往見呂吉甫自建安移宣州苦足疾不能行來謁周周請呂伸足直前爲布氣令人以扇扇之少頃足底火熱炙上徹心良久痛遂已凡在山二十年丹垂成一夕風雷大作霹靂甚震曉視藥爐丹已失矣周不意遂出神求之謂妻曰我當略往七日且復回未死也切勿焚我妻如其言周平生與

一僧善。僧亦在他山結廬。聞周死來弔。力勸其妻曰。學道之人。視形骸如糞土。既去矣。安足惜。妻信僧言。泣而焚之。明日而周回。則已無形體可生矣。空中咄咄責其妻而去。異日僧復來。妻以前事告之。僧曰。吾適方聞訃。故來。前日未嘗至。乃悟魔所化也。其家後置周影像於僧舍。日輪一行者奉香火。必於地得四錢。又留醋一甕。至今不敗。往往爲人取去。然未嘗竭。縣人劉翔云。由果山甚淺隘。氣象索然。非神仙所居也。翔說

# 夷堅甲志卷第七十七事

## 蔣員外

明州定海縣人大蔣員外者。輕財重義。聞子姪不肖。鬻田產者。必隨其價買之。既久。度其無以自給。復舉以還。不取錢。已而又賣。既買又還。至有數四者。嘗泛海欲趨郡。往柁樓便旋。爲回風所擊。遂溺水。舟人挽其衣救之。不可制。舟行如飛。方號呼次。遙見一人冉冉立水上。隨風赴舟。所視之乃蔣也。急取之。問所以。曰。方溺時。覺有一物如蓬。藉吾足。適順風吹蓬相送。故得至。人以爲積善報云。李郁光祖說

## 李少愚

李少愚回參政。建康人。所居在秦淮畔。年二歲。因家人拜掃登舟。乳母懷抱閒。失手墜水中。水急不可尋。舉舟號慟。至明日。有漁舟聞哭聲。問知其故。卽舟中取一兒還之。乃少愚也。曰。夜來遙望灘上數人附火。就視之。但見一嬰兒臥地上。四面火環繞。意謂罔兩竊取。故抱得之。林亮功說

## 法道變餓鬼

紹興六年三月廿一日。平江虎丘山有常州僧法道。因病入延壽堂。忽變形作餓鬼。頭目極大。頸窄咽青。口吐猛火。人以食與之。則呼曰。鐵丸也。不可食。如是七日。長洲令爲請道法師救之。謂曰。汝生前想有隱惡。急自言佛法。容人悔謝。我爲汝誦呪解釋。病僧久之方自言曰。向時在廬山慧日寺作典座。盜常住菜。

日換酒一升。後作江州能仁副院。將寬剩米沽酒。有是二罪。法師曰。汝既知過。吾救汝。卽挾其口灌呪水。僧昏然遂睡。天明方醒。已索湯粥。漸進食。數日愈。宣僧日智說時在虎丘寺見之。

張佛兒

紹興二年十月。宣僧日智至台州黃巖縣西鄉。寓宿山寺。次日。寺僧留齋。有村民張陳二老。來請主僧施戒。張曰。某女孫佛兒。年十五。昨夕暴死。至五更將斂。其祖母不忍。抱之以泣。女欬然開目。呼曰。我通身是水。手足皆痛。問其故。曰。夜有二使來追縛我。押過義嶺。與西鄉相去十餘里。辭不能行。遭鐵椎擊背。兩下極痛。嶺下

有池。池中有橋。遂令我橋上立。別見人以黑被裹兩人入門內。此二使亦欲以花被裹我。曰。汝欠他家錢千五百。今當償之。我力懇曰。容我歸從祖母請錢。不許。旁綠衣人言曰。此人曾聽說般若。可恕也。二使不得已。擲我水中而去。池水甚淺。我踰岸得出。遂急歸。某驚異其事。卽往義嶺驗之。果見陳氏者。門有池。訪其主翁。問曰。翁家昨日生何物。曰。犬生三子。二黑一斑。斑者爲犬母銜置池中已死。獨二黑者在。某具以孫女言告。仍以千五百金償之。陳老曰。元無錢在。公女處不肯受。某自度不償此債。小孫他日亦不免。遂率陳老來此。主僧乃爲施戒。而以其金贖。日智問其聽般若之因。乃曾同母往縣中洪福寺。聽景詳師開堂說法。

張屠父

平江城中草橋屠者張小二。紹興八年。往十五里外黃埭柳家買狗。狗見張屠。有喜色。直前拖之。張提其

耳。以度輕重。用錢三千得之。狗不待束縛。徑隨張歸。至齊門外。懼其逸。方以索繫之。狗忽人言曰。我乃爾父。又不欠爾債。不可殺我。張醉且困。不省其言。遂以歸。令妻具飯。狗又告其妻曰。新婦來。我乃阿翁也。七八年不見爾夫妻面。今幸得歸。只欠柳家錢三千。已償了。切不可殺我。爾夫壽甚短。只一二年。宜急改業。後世不可爲人矣。我覺飢甚。可持飯來。妻急以其夫飯分半與之。夫不知也。夫食畢復索。則已無。甚怒。妻曰。分一半與阿翁食矣。具以狗言白夫。始大懼。留飼養。不敢殺。三日後出。至蔣氏家。鬻人爲所殺。張屠遂改業爲賣油家作僕云。

### 陳承信母

常州無錫縣村民陳承信。本以販豕爲業。後極富。其母平生尤好豕豕。紹興四年死。死之七日。其家正作佛事。聞棺中有聲。意爲再生。甚喜。遽取斧開棺。則已化一老牝豬矣。急復掩之。明日。請常州太平寺標搆主。施戒遂葬。時天色晴爽。喪車才出門。滂沱大雨。送者不可行。皆回。及墓。坎穴中水已滿。乃以石壓葬之。  
(此下原闕二十五行)

### 羅鞏陰譴

羅鞏者。南劍沙縣人。大觀中。在太學。學有祠甚靈顯。鞏每以前程事。朝夕默禱。一夕。神見夢曰。子已得罪陰間。亟宜還鄉。前程不須問也。鞏平生操守鮮有過。願告以獲罪之由。神曰。子無他過。惟父母久不葬之故耳。鞏曰。家有弟兄。罪獨歸鞏。何也。神曰。以子習禮義爲儒者。故任其咎。諸子碌碌。不足責也。鞏旣誤悔。

乃急束裝遽歸。鄉人同舍者問之。以夢告。行未及家而卒。曹績說。翁乃曹祖姑壻也。

不葬父落第

陳杲字亨明。福州人。貢至京師。往二相公廟祈夢。夜夢神曰。子父死不葬。科名未可期也。杲猶疑未信。明年果黜於禮闈。遂遣書告其家。亟庀襄事。後再試登第。寧德人李舒長說。

禍福不可避

李似之侍郎云。艱難以來。士大夫禍福皆有定數。建炎丁未。傅國華尙書墨卿爲舒州守。聞武昌寇作。自武昌纔隔。蘄黃卽至。舒懼其侵軼。又嘗再使高麗。橐中裝甚厚。惜之。乃令其弟挈家避諸江寧。旣至泊江下。舟人白外多草竊。不若入閘便。時宇文達鎮江寧。與傅公善。家人卽遣白宇文。假鑰啓閘。舟得入。自意安全無虞。是夜卒周德爲變。劫其舟。一家盡死。惟存一老婢。而舒城帖然。吳昉。顧彥成。爲兩浙漕。杭卒陳通。積怒於有官君子。將爲亂。會顧君出巡。吳興通強抑衆不發。須其歸。凡一月而顧至。杭之官吏及漕臺人皆出迎。是夜變作。官吏盡死。而顧君乃與其家泊城外僧寺作佛事。未入聞亂。復走湖州。遂免。傅公有心於避禍。而全家不免。杭卒一月待顧君。而顧竟脫。皆非人所能爲也。

島上婦人

泉州僧本僂。說其表兄爲海賈。欲往三佛齊。法當南行三日而東。否則值焦上。船必糜碎。此人行時。偶風迅。船駛旣二日半。意其當轉而東。卽回舵。然已無及。遂落焦上。一舟盡溺。此人獨得一木。浮水三日。漂至

一島畔。度其必死。捨木登岸。行數十步。得小逕。路甚光潔。若常有人行者久之。有婦人至。舉體無片縷。言語啁啾。不可曉。見外人甚喜。攜手歸石室中。至夜與共寢。天明舉大石窒其外。婦人獨出。至日晡時歸。必齋異果至。其味珍甚。皆世所無者。留稍久。始聽自便。如是七八年。生三子。一日縱步至海際。適有舟抵岸。亦泉人以風誤至者。乃舊相識。急登之。時婦人繼來。度不可及。呼其人罵之。極口悲啼。撲地氣幾絕。其人從蓬底舉手謝之。亦爲掩涕。此舟已張帆。乃得歸。

### 查市道人

常德府查市富戶余翁。家歲收穀十萬石。而處心仁廉。常減價出糶。每糶一石。又以半升增給之。它所操持大抵類此。慶元元年六月。在書室誦經。雷電當晝暴作。有樵夫避雨立門外。忽一道人青巾布衣。引入余宅。扣書室見翁。謂之曰。可令此村叟蹲伏經棹下。暫避雷聲。道人遂就坐。少頃雷火閃爍入室。旋繞數匝而息。及雨霽。一僕報言門楣上有新書朱字。出視之。云樵夫董二。前世五逆。罪惡貫盈。上帝有勅罰之。被陳真人安於慈喜菩薩誦經棹下護之。諸神不敢近。凡三十九字。讀畢。失道士所在。未幾。余翁坐亡。

### 仁和縣吏

乾道閒。仁和縣一吏。早衰病瘠。齒落不已。從貨藥道人求藥。得一單方。只碾生硫黃爲細末。實於豬臟中。水煮臟爛。同研細。用宿蒸餅爲丸。隨意服之。兩月後。飲啖倍常。步履輕捷。年過九十。略無老態。執役如初。因從邑宰出村。醉食牛血。遂洞下數十行。所泄如金水。自是疴悴。少日而死。李巨源得其事於臨安入內。

醫官管範嘗與王樞使言之。王云：但聞豬肪脂能制硫黃，茲用臙尤爲有理，亦合服之久，當見功效也。

周世亨寫經

鄱陽主使周世亨謝役之後，奉事觀世音甚謹。慶元初，發願手寫經二百卷，施人持誦。因循過期，遂感疾。乃禱菩薩祈救護，既小安，卽以錢三千米一石付造紙匠，使抄經紙。江用所得別作紙，入城販鬻。周見而責之，江以貧告，復增畀其直，及售紙于此，每幅皆斷爲六七，懼而亟還家，悉力緝製，納于周。周倩一僧摺成冊，齋戒繕寫，方及二十卷，正書握筆，羣鴉數十鳴譟屋上，逐之不退。起禱像前，迨出視，蓋一鴉中箭流血，衆鴉爲拔之，不能得，故至悲閔。周連誦寶勝如來救苦觀世音二佛，以筆指之，箭脫然自拔，鴉飛入空中，周贊嘆之際，箭從天井內擲落于佛龕，靈感如此。

金釵辟鬼

溫州瑞安縣篔管村民張七妻久病，一夕正服藥，忽不見，急呼鄰里燭火巡山尋之。至一洞甚深，衆疑其在，譟而入，至極深處，見婦人面浮水上，取以歸，云：數人邀我去，初在洞口，見火炬來，急牽我入，我衣領間有鍍金釵，恐失之，常舉手捫索，鬼輒有畏色，以故面得不沉。

搜山大王

溫州瑞安道士王居常，字安道，後還俗居東山，因販海往山東，爲僞齊所拘，脫身由陸路將歸，至開封，夜夢人告曰：汝來日當死，如遇乘白馬著戎袍挾弓矢者，乃殺汝之人，宜急呼搜山大王乞命，若笑則可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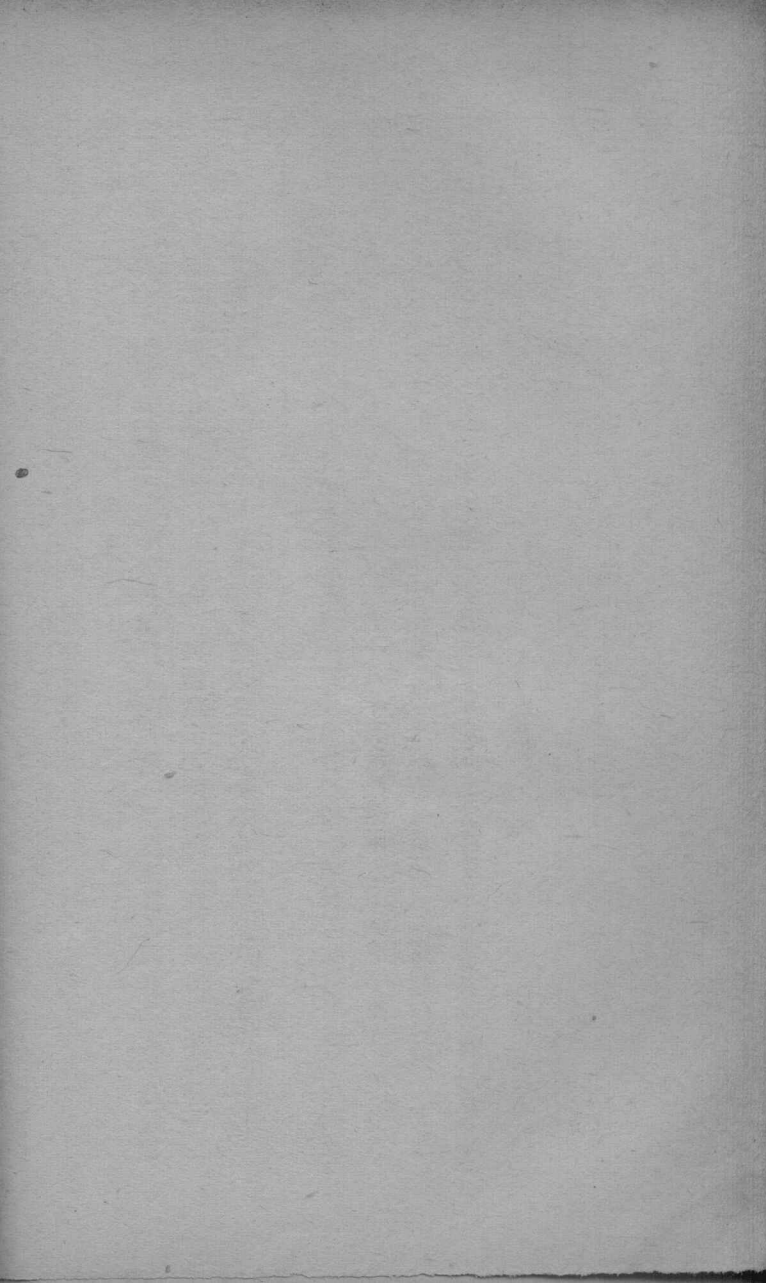
怒則死緣汝曩世曾殺他人故今受報居常次日行荒陬中果見一人乘馬宛如昨夢所言卽拜呼搜山大王乞命其人笑而去遂得脫後歸鄉繪其像事之。右二事亦朱亨叟說

### 熾盛光呪

瑞士人曹穀字覺老少出家爲行者其家累世病傳尸主門戶者一旦盡死無人以奉祭祀穀乃還儒冠後數年亦病作念無以爲計但晝夜誦熾盛光呪一日讀最多至萬遍覺三蟲自身出二在項背一在腹上周匝急行如走避之狀穀恐畏不敢視但益誦呪忽頂上有光如電蟲失所之疾遂愈。郡人戴宏中履道說

### 海大魚

漳州漳浦縣敦照鹽場在海旁將官陳敏至其處從漁師買沙魚作線得一魚長二丈餘重數千斤剖及腹一人偃然橫其間皮膚如生蓋新爲所吞也又紹興十八年有海鱸乘潮入港潮落不能去臥港中水深丈五尺人以長梯架巨舟登其背猶有丈餘時歲饑鄉人爭來剖割是日所取無慮數百擔鱸兀不動次日有剝其目者方覺痛轉側水中旁舟皆覆幸無所失亡取約旬日方盡賴以濟者甚眾其脊骨皆中米臼用



# 夷堅甲志卷第八 十七事

## 吳公誠

興化人吳公誠字君與年七十以大夫致仕夢人告曰公猶有俸金七百千在官既覺取券曆會之凡積  
畱未請者正如其數乃謂諸子曰我所得止此且置勿請庶稍延我壽子如戒緘封不復言後一年而卒  
計挂冠後所入半俸適滿七百千乃非昔日所積者既服除其子與郡守有舊悉以向所當得者復給之

## 金四執鬼

福州城南禊遊堂下有公蓮池數十畝民金四權其利其居在南臺去池七里慮有盜每夕輒往巡邏嘗  
遇一人行支徑中詰之曰我以事它適偶夜歸耳時已二鼓金素有膽視其舉措不類人又非人所常行  
路乃好謂之曰我家在江南偶飲酒多覺醉不可歸欲與汝相負汝先自此負我至合沙門去城二里我乃負  
汝至馬鋪去城四里汝復負我過浮橋其人欣然如所約而去至馬鋪欲下金執之甚急連聲呼家人燭火來  
視已化爲一老鷄乃縛而焚之

## 佛救宿冤

臨安民張公子者嘗至一寺見敗屋內古佛無手足取歸莊嚴供事之歲餘卽有靈響其家吉凶事輒先  
告之凡二三十年建炎間金人犯臨安張竄伏智井似夢非夢見所事佛來與之別曰汝有難當死吾無

策可救。緣前世在黃巢亂中，曾殺一人。其人今爲丁小大，明日當至此，殺汝以報，不可免矣。張怖懼，明日果有人攜矛臨井，叱張令出。旣出，卽欲刃之。張呼曰：「公非丁小大乎？」其人駭問曰：「何以知我名氏？」具告佛語。其人憮然擲刃于地，曰：「冤可解，不可結。汝昔殺我，我今殺汝。汝後世又當殺我，何時可了？」今釋汝以解之。然汝留此，必爲後騎所戕，且與我偕行，遂令相從數日，度其脫也，乃遣去。丁生蓋河北民，爲金人簽軍者。三事皆陳季若說。

京師異婦人

宣和中，京師士人元夕出遊，至美美樓下，觀者闐咽不可前。少駐步，見美婦人舉措張皇，若有所失，問之曰：「我逐隊觀燈，適遇人極隘，遂迷失侶，今無所歸矣。」以言誘之，欣然曰：「我在此稍久，必爲他人掠賣，不若與子歸。」士人喜，卽攜手還舍。如是半年，嬖寵殊甚，亦無有人蹤跡之者。一日，召所善友與飲，命婦人侍酒甚款。後數日，友復來，曰：「前夕所見之人，安從得之？」曰：「吾以金買得之。」友曰：「不然，子宜實告我。」前夕飲酒時，見每過燭後，色必變，意非人類，不可不察。士人曰：「相處累月，焉有是事？」友不能強，乃曰：「葆真宮王文卿法師善符籙，試與子謁之。若有祟，渠必能言，不然亦無傷也。」遂往。王師一見驚曰：「妖氣極濃，將不可治。此祟異絕，非尋常鬼魅比也。」歷指坐上它客，曰：「異日皆當爲左證。」坐者盡恐。士人已先聞友言，不敢復隱，備告之。王師曰：「此物平時有何嗜好？」曰：「一錢篋極精巧，常佩於腰間，不以示人。」王卽朱書二符授之，曰：「公歸俟其寢，以一寘其首，一寘篋中。」士人歸，婦人已大罵，曰：「託身於君，許久不能見信，乃令道士書符以鬼待我。」

何故初尙設辭諱。婦人曰：某僕爲我言一符欲置吾首。一真篋中何諱也。士人不能辨。密訪僕。僕初不言。始疑之。迨夜伺其睡。則張燈製衣。將旦不息。士人愈窘。復走謁王師。師喜曰：渠不過能忍一夕。今夕必寢。第從吾戒。是夜果熟睡。如教施符。天明無所見。意謂已去。越二日。開封遣獄吏逮王師下獄。曰：某家婦人瘵疾三年。臨病革。忽大呼曰：葆真宮王法師殺我。遂死。家人爲之沐浴。見首上及腰間篋中皆有符。乃詣府投牒。云王以妖術取其女。王具述所以。卽追士人。并向日坐上諸客。證之皆同。始得免。王師建昌人。林亮

功說林與士人之友同齋。

### 永福村院犬

福州永福縣有村律院。伯仲二僧同房。伯僧愛一犬。每食必呼使前。仲甚惡之。見必叱逐。或繼以鞭箠。如是累歲。伯嘗出外旬日。歸不見犬。責仲曰：汝常日讎犬特甚。乘我之出。必殺食之矣。仲力辨。不得已。乃言因其竊食。誤擊殺之。埋諸後圃。非食也。伯殊不信。潛往瘞所發視。急歸語仲曰：犬雖異類。心與人同。汝與結冤非一日。適吾視其體。頭已爲蛇。會當報汝。汝不宜往。可倩所知者再觀之。洎別一人往視。則蛇頭愈長。始大恐。問所以解冤之策。伯教以盡鬻衣鉢。對佛懺謝。遂入懺堂。晝夜不息。凡數年。一夕焚紙鏹。覺盆中有物。意其鼠。撥灰視之。蛇也。乘仲張口。急奔入喉中。遂死。本縣般若長老惟學說。

### 金剛靈驗

青州人柴注。爲壽春府司理。因鞠劫盜獄。一囚言離城三十里間開旅邸。每遇客攜囊橐獨宿。多殺之。投

尸於白沙河下。前後不知若干人。惟謀一老嫗不得。注問其故。囚曰。頃年老嫗獨寄宿。某與兄弟言。今夜好箇經紀。至更深。遣長子推戶。久乃還。云若有人抵戶而立。不可啟。某不信。提刀自行。及門穴壁窺之。見紅光中一大神。房與上下等。背門而立。氣象甚怒。某驚懼失聲。幾於顛仆。天將曉。門方開。嫗正起理髮。誦經不已。問何經。曰。金剛經也。乃知昨夜神人蓋金剛云。

南陽驛婦人詩

靖康元年。鄧州南陽縣驛。有女子畱題一詩曰。流落南來自可嗟。避人不敢御鉛華。卻憐當日鶯鶯事。獨立春風霧鬢斜。字畫柔弱。真婦人之書。次韻者滿壁。

王彥楚夢中詩

王彥楚。州人。少年時。夢作詩曰。春罷雞。行犬吠籬。溪深水馬健。霜重橘奴肥。建初將漕京西。遇寇至。彥楚腦間中刃。奔走墟落。聞農家春聲。正如昔年夢中。作詩景象云。三事黃

劉氏子

劉敏求。字好古。居開封郊外。生一子。兩歲而病。將死。不忍視。徙置比舍民家。須其絕而斂之。乳媪方抱以泣。有道人過見之。曰。兒未死也。取藥一餅餌之。遂蘇。復索紙書十數字。緘封以授媪。祝令謹藏去。勿得發視。視則兒死。媪先密窺之。能認十九兩字。餘不識也。自此兒浸安。母意其十九歲當不免。至是年為食素。祝延之。既而無恙。及紹興十九年。敏求官建康。子四十三歲矣。得疾以三月二十六日不起。媪猶在。始起。

所緘書乃大書九字其文曰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梁竑夫說

### 潘璟醫

潘璟字溫叟名醫也。虞部員外郎張咸妻孕五歲南陵尉富昌齡妻孕二歲團練使劉夔孫妾孕十有四月皆未育璟視之曰疾也凡醫妄以爲有娠耳於是作大劑飲之虞部妻墮肉塊百餘有眉目狀昌齡妻夢二童子色漆黑倉卒怖悸疾走而去夔孫妾墮大蛇猶蜿蜒不死三婦人皆平安貴江令王霽夜夢與婦人歌謳飲酒晝不能食如是三歲璟治之疾益平則婦人色益沮飲酒易怠歌謳不樂久之遂無所見溫叟曰病雖衰然未也如夢男子青巾而白衣則愈矣後果夢即能食

北湖吳則禮載其事

### 黃山人

贈太師葉助縉雲人爲睦州建德尉年壯無子問命於日者黃某黃云公嗣息甚貴位至節度使然當在三十歲以後若速得之亦非令器也天祐不樂後官拱州黃又至令以周易筮之得賁卦黃曰今日辰居士土加賁爲墳字君當生子但必有悼亡之戚果生男數歲而晁夫人卒其子卽少蘊也旣擢第爲淮東提刑周穉壻周嘗延一黃山人少蘊命之筮遇晉卦黃曰三年後當學生二女晉之卦坤下離上二陰也晉之字從兩口爻辭曰晝日三接三年之象也俟此事驗當以前程奉告少蘊深惡其說已而果然自維揚歸吳興復見之少蘊曰君昔日所言果中異時休咎盍以告我黃曰公貴人也自此當徧儀清要登政府終於節度使宜善自愛少蘊異之以白乃父父曰憶三十年前有客亦姓黃爲吾言得汝之期且謂當

建節鉞。豈非此人乎。試使召之。真昔所見者。父子相視而笑。待黃生如神。建炎中。少蘊爲尙書左丞。紹興十六年。年七十。上章告老。自觀文殿學士除崇慶軍節度使致仕。二年而薨。竟如黃言。黃訥說得之左丞。

饒州官廨

饒州譙門之南一官廨。素有怪。紹興十一年。常平主管官韓參居之。延樂平士人胡价爲館客。郡守程進道亦遣其子從學。會程受代。价納官奴韓秀賂。白程爲落籍。程許之。韓倡乘夜攜酒肴。竊入价書室與飲。且堅囑之。遂得自便。他夕倡復攜具至。旣飲。又徧以餘尊犒從者。自是數至。一夕過三鼓。西鄰推官廳會客散。望价書室燈尙明。呼之。猶與相應答。及天明。則价臥榻上死矣。主人詰問侍童及外宿直者。皆云每夜有婦人。自宅堂取酒炙以出。意宅中人不感言。及旦則去。昨宵已雞唱。聞先生大呼。疑其夢魘。不謂遽死。蓋鬼詐爲倡以惑价。而价不悟。後三年。通判任良臣居之。其女十餘歲。常見二人相攜以行。因大病。急徙出。後以爲驛舍云。

閉糶震死

饒州餘干縣桐口社民段二十八。紹興乙卯歲爲雷所擊。挈尸至雲外。有朱衣人云。錯也。復撲於平地。段如夢中。移時方甦。項上并脅下皆有斧跡。出青黑汁數升。同村港西亦有段二十六者。卽時震死。此人元儲穀二倉。歲饑閉不肯出。故天誅之。旣死。穀皆爲火焚。而桐口之段至今猶在。

不孝震死



鄱陽孝誠鄉民王三一者。初其父母自買香木棺二具。以備死。王易以信州之杉。已而又貨之。別易株板。及母死。則又欲畱株板自用。但市松棺斂母。既葬旬日。爲雷擊死。側植其尸。或走報厥子。子急往哭。且扶尸仆地。正日中。震雷起。忽挈子往它處。約相去五里許。洎復回。父已復倒立矣。凡兩瘞之。皆震出。遂斲棺一竅。表以竹而掩之。始得甯。

### 梅三犬

饒州東湖傍居民梅三者。紹興二十年除夕。縛一牝犬欲殺。已刺血煮食。恍惚間不見。夜夢犬言曰。我犬也被殺不辭。但欠君家犬子數未足。幸少寬我。梅許諾。明日自外歸。恬然無所傷。乃復育之。

### 安昌期

安昌期。昭州恭城人。少舉進士。皇祐中。朝廷平儂智高。推恩二廣。凡進士曾試禮部者。皆特試于廷。昌期因是得橫州永定尉。以事去官。遂不復仕。獨與小童游廣東。放浪山水間。同年曲江胡濬。爲惠州海豐令。昌期往過之。畱甚久。杯酒間多爲嬉戲小技。娛悅坐人。嘗結紙數紐。覆而呪之。良久器遂動。徐徐啟之。皆爲鼠矣。咀嚼舉動如真。復覆之。則依然結紙也。時采山藥嚼而吐之。以示人。津著藥上。皆如膠飴。或通夕不寐。指其童曰。勿輕此童。它日與吾偕隱。治平二年。游清遠峽山寺。謂僧曰。久聞山中有和光洞。故來遊。遂與童俱往。數日不返。僧疑爲虎所食。徧求之。無所見。於洞前石壁上得詩曰。蕙帳將辭去。猿猱不忍啼。琴書自爲樂。朋友孰相攜。丹竈非無藥。青雲別有梯。峽山余暫隱。人莫擬夷齊。後題云。前橫州永定縣尉。

安昌期筆山僧說

海馬

紹興八年廣州西海墻地名上弓彎月夜有海獸狀如馬蹄鬣皆丹入近村民家民聚衆殺之將曉如萬兵行空中其聲洶洶皆稱尋馬客有識者慮其異急徙去次日海水溢環村百餘家盡溺死

夷堅甲志卷第九十四事

鄒益夢

鄒益者。饒州樂平人。爲進士。初興三舍時。乞夢於州城隍廟。夜夢往官府。見壁間詩一聯云。鄒益若爲饒解首。朱元天下第三人。既覺大喜。謂必冠鄉舉。時舍法初行。挾書假手之法甚嚴。益首犯。□朱元者。徽州人。蔡京改茶法。元爲茶商。坐私販抵罪。正第三人云。

王李二醫

李醫者。忘其名。撫州人。醫道大行。十年間。致家貲巨萬。崇仁縣富民病。邀李治之。約以錢五百萬爲謝。李□療旬日。不少差。乃求去。使別呼醫。且曰。他醫不宜用。獨王生可耳。時王李名相甲乙。皆良醫也。病者家亦以李久留不効。許其辭。李留數藥而去。歸未半。道逢王醫。王詢李所往。告之。故。王曰。兄猶不能治。吾伎出兄下遠甚。今往無益。不如俱歸。李曰。不然。吾得其脈甚精。處藥甚當。然不能成功者。自度運窮。不當得謝錢耳。故告辭。君但一往。吾所用藥。悉與君。以此治之。必愈。王素敬李。如其戒。既見病者。盡用李藥。微易湯。使次第以進。閱三日。有瘳。富家大喜。如約謝遣之。王歸郡。盛具享李生。曰。崇仁之役。某略無功。皆兄之教。謝錢不敢獨擅。今進其半爲兄壽。李力辭。曰。吾不應得此。故主人病不愈。今之所以愈。君力也。吾何功。君治疾而吾受謝。必不可。王不能強。他日以餉遺爲名。致物幾千緡。李始受之。二醫本出庸人。而服義重。

取予如此。士大夫或有所不若也。今相去數十年。臨川人猶喜道其事。

花果異

紹興二十一年四月。池州建德縣定林寺。桑樹生李。栗樹生桃。極甘美異常。鄱陽石門民張二公僕家。竹籬上生重臺牡丹一枝甚大。吾家田人汪二十一家。鑊內現金色蓮花。有僧立其上。自四月八日至十日不退。其家以煮犬遂滅。聞自彭澤至石門民家。鑊多生花。但無僧。此異所未聞也。是年雨澤及時。鄉老以爲大有年之祥。

黃履中禱子

黃鉞字元受。建昌人。汪應辰榜登科。言其祖履中無子。禱于君山廟。夢人以綵籠盛五色鳳三。別以筠籠盛一鳥。併授之。後正室生三子。皆擢第。妾生一子。無所能。

絢紡三夢

絢紡字公素。元姓句。犯上嫌名。遂增系爲絢。其音如章句之句。宣和甲辰。赴省試。夢人告曰。遽得逢州便得紡。喜謂遽得者即得也。已而不利。至建炎戊申。試維揚。夢如初。紡曰。遽者絢也。我已姓絢。又試於揚州。其必得。又不利。久之復夢其人來。以實告曰。君年四十八方登科。今未也。紡時三十八矣。度猶有十年。以未可得。不敢萌進取意。屏居道州。富家翁召教其子。及紹興甲寅。科詔下。紡四十五歲矣。以爲必無成。不肯往。主人強之曰。所以延君者。正欲挾小兒俱入舉場。君必行。陰令其子自爲下家狀求試。紡不得已從。

之。遂與富子俱薦送。明年。繳公據納禮部。漫啟視。則所具年甲。誤以爲四十七。是年正四十八也。默喜。以爲神助。獨未曉。逢州便得之語。及坐圖。混榜出。紡名之左。一人姓馮。右一人姓周。是歲遂登第。首尾十二年。凡三見夢方驗。曲折明白如此。

### 黃司業夢

元符戊寅歲。睦州建德人黃司業者。失其四歲男子。日夜悲泣。夢之曰。兒已受生。無用相憶。兒前生嘗爲宰相。坐誣陷善人。謫爲公家子。偶又有小過。復再謫。今只在數里間。方十四秀才家。他日當有官。畢此一世。後卻生佳處矣。明日訪方秀才。果得子。以十二月一日生。正與黃氏子亡日同。黃請觀之。兒躍然甚喜。與之物。卽舉手如欲取狀。黃歸。遂不復哭。十四秀才者。名逸。官至朝請郎。所生子名序。紹興十二年登科。然仕纔至常山丞。以死。壽五十有三。右三事皆余執度丈特言。

### 俞翁相人

郡武俞翁者。善相人。尤能聽器物聲。驗吉凶。先世仕南唐。爲太史令。後主歸朝。俞氏舉族來居邵武之泰甯。翁年旣高。人尊之呼爲翁云。葉祖洽兒童時。好騎羊爲戲。翁見之曰。郎君當魁天下士。勉之無戲。祖洽遂折節讀書。會黃右丞履丁內艱。鄉居。祖洽與邑子上官。均執弟子禮。師事之。嘗過小山寺。遇翁。翁逆謂曰。狀元榜眼。何自來此。二人相視而笑。曰。甯有是翁。曰。不特爾。又同年焉。吾爲子選一題。可預爲之備。二人未之信。戲曰。題目謂何。翁指庭下竹一束。曰。當作此。二人笑而去。熙甯三年。廷試進士。罷詩賦論三題。

易以策問。祖洽遂首選。均次之。方悟竹一束。蓋策字也。祖洽父恪少不學。嘗過翁門。縣之士子羣集。無一可翁意。獨指恪曰。此人年六十。當官七品。服銀緋。眾皆慙然。恪後以子貴。封累朝請郎。賜朱紱。正年六十云。翁嘗行田間。聞水聲。曰。水流悲。田將易主。已而果然。又嘗入市聞樂聲。曰。金聲亢。其有兵。當在申酉間。然我無傷。兵四人當溺死。至期。果有戍卒自汀州還。過市羣飲。爭倡女。抽戈相戕。度不自安。乘暮亂流而渡。正春濤怒漲。溺死果四人。或問其故。曰。日在子。又屬水。水旺於子。金至此死焉。其巧發奇中。類是。今邵武人猶傳其相書一編。然去翁遠矣。

宗本遇異人

僧宗本者。邵武田家子。宣和元年。因餉田。行山陬中。遇道人。麻衣椎髻。丐食。本曰。吾父未哺餐。可同至家。取食否。道人怒。唾左拇端。抽一劍脅之。本對如初。道人笑曰。獠子可教。解衣帶小瓢。傾紅藥三顆授之。本舉掌欲服。問其二墜地不可得。但嚙其一。道人復笑曰。分止此耳。忽不見。本不復歸家。入進村雙林院。止佛殿上。卽能談僧徒隱事。咸驚異。走告其家。妻子來視。斥去不使入。明日。謹傳一鄉。來詢休咎者。系道不絕。郡將以下。咸遣書乞。頌本握筆。瞑目。頌立成。筆法清勁可愛。寺僧指爲生佛。欲令久居。以壯聲勢。本曰。吾緣不在是。當往汀州。謁定光佛。奮臂便行。至泰甯之豐巖。樂其山水秀邃。亦夢紫衣金章人。挽留。遂止。不去。縣人共出錢爲祝髮。得廢丹霞院額。標其巖。未幾。羅疇疇老。自沙縣遣信招迎。欣然而往。時李伯紀丞相。自右史斥監邑。征本與頌曰。青共立。米去皮。此時節。甚光輝。伯紀罔測。泊靖康初。得君。驟拜執政。方

悟其語鄧肅志宏以諸生見本本指伯紀謂肅曰君他日貴由此人及伯紀登庸志宏白衣至左正言本留沙縣踰年復還丹霞建炎四年伯紀自嶺外歸見本本大書机上作紹興二字明年果改元語伯紀曰茲地血腥觸人當有兵起公可居福州從之二月環境盜起邑落焚劉無餘二年六月伯紀帥長沙過邵武迂道訪本本送至建甯趣其速行戒之如泰甯復大書邑廳壁曰東燒西燒又連書七七數字纔出境江西賊李敦仁入邑縱火正七月七日也本初住丹霞有飛雀立化于佛前香爐上疇老爲著瑞雀頌人以爲師所感云紹興十六年豫言某日當去至期無疾而化本晚工詩殖貨不已尤恣嗇視出一錢如拔齒其徒多諫之曰此吾宿業也

### 惠吉異術

僧惠吉張氏饒州餘干人少亡賴爲縣五伯因追胥村社少休山麓遇婦人乘竹輿無所服惟用匹布蔽體訝其韶秀而結束詭異揖而訊之曰非汝所知也取一卷書授之曰勉旃後當爲僧言訖輿去如飛二僕夫冉冉履空中張歸卽能談人意間事弃妻子出遊過撫州宜黃縣行止佯狂人無知者時大旱縣人作土龍禱雨張投牒請自祈禱約明日午必雨不爾願焚軀以謝卽跌坐積薪上民之輕慄禍賊者爭益薪及明烈日滋熾萬眾族觀至秉炬以須如期果大雨四境霑足邑人始謹事之鄒柄居是邑惡其惑眾張往見之曰吾宿負公杖幸少寬我會張爲邑人整治衢陌裒金數百萬或譖於鄒曰彼乾沒其半間道以遺妻孥鄒怒言於縣宰捕笞之已而悔詣張謝張曰曩固言之矣無傷也宣和三年適邵武泰甯謂縣

人黃溫甫曰。吾與若隔生同爲五臺僧。若嘗病。費吾藥餌。今當館我以償。黃爲築庵。香爐峯頂。買僧牒。落髮。師能呪水起疾。數百里間。來者絡繹。通直郎葉武爲令。夢一女子持火東西焚庭廡。復爇鼓門。驚覺。遲明。師造縣。迎問曰。昨夕無恐否。葉愕然。具以夢告。師命與土地木胎。至庭斧之。血津津然。初縣有祟物。化爲美姝。惑宿直吏。至是遂已。縣丞江定國母呂氏。有眩疾。每發。頭涔涔不可忍。以扣師。師曰。無它故。要是銀兒爲孽。定國駭懼。銀兒者。其父時故姬呂氏陰殺之。於是丐爲禳謝。師引紙畫爲禽畜百十種。令秉火炬。設瓜果。賓主置榻。戒其家人皆就寢。勿顧。獨一二僕使在。迨夜。師入呂氏寢。物色之。得於粧閣。僕者咸見好女子。年可十六七。緣衣黃裙。對之掩泣。若不從狀。師徐徐諭解。已而肯首。乃以所畫并楮緡付之。送使出門。呂氏明日疾不作。富人江景淵嘗與人爭田不勝。用計殺之。忽得脾疾。詣師請水。師具數其過。景淵叩頭哀祈。爲至其居。命斲地丈許。得蒼狗。呲牙怒視。左右皆恐。視之乃塊石。師以杖擊之。應手糜碎。景淵卽瘡。又有倡奔籍歸一胥。同謁師。師所居山椒。林樾蔽繞。來者未至門不知也。師逆告其徒曰。某人夫婦少選。至勿令其婢子入。及二人至。元無婢自隨。師言狀。倡驚泣求救。乃昔日曾逼一婢赴井死。胥固未之知。嘗入市。見搏拚者立道左。呼使前。捫其項下。如揭物狀。曰。後不得復爾。人問故。蓋此人昨夕負博進。恚而投纆。救至得不死。師白晝捕魍魎。逆說禍福甚多。不勝載。紹興四年死。秦甯人至今繪事其像。不呼其名。惟曰張公。或曰張和尚云。



泰甯縣東十五里有仙棺石。相傳往年因風雨白晝晦冥。人聞空中音樂聲。及齊見棺木在巖間。其處峭絕。人莫能上。疑仙人蛻骨送于此。因名音山。亦曰聖石。遇大旱。祈雨卽應。蔣穎叔使福建日。過之爲賦詩。更名卓筆峯。宣和五年。復大雷電。風雨雲塞。及霽而棺旁又列一棺。題湊不異。世俗作者。次年春。山邊人見與馬旌幢。騎從呵殿。騰雲至其地。作樂而去。樂聲泠然。非世間音。村民能獠援者。嘗登之。云棺不施釘。可開視。骨色青碧。葬具悉古製。惟一小剪刀。細腰修及同人間用者。將挈而下。忽霹靂挾崖起。大蛇旁午。民驚怖墜地。體無所傷而病狂。半年方愈。爲鄉人言如此。右五事皆邵武士人黃文馨言。

### 張琦使臣夢

左武大夫榮州刺史張琦。紹興十六年。自建康解軍職。爲江東兵鈐駐饒州。三年而病。琦有田在池州建德縣。命使臣掌之。是歲使臣夢黃衣數人。持一朱書漆牌。云攝饒州鈐轄張琦。潭州長沙知縣趙伯某。旣寤。意謂琦被召命。詣鄱陽慶之。琦病已篤。不得見家人。恐其夢不祥。不敢言。而琦數詢其子云。趙知縣到未。子謂病中譫語。不敢對。凡月餘。果有趙君者。罷長沙縣歸。至饒泊城下。卒於舟中。琦登時亦死。

### 周濱受易

周濱。字東老。福州閩人。佳士也。陳了翁以兄之女妻之。濱受易於翁。如有所悟。翁喜參禪。見濱論死生之說。禪者所不能言。甚訝之。宣和中以疾卒。前一日。作詩與蔡氏甥曰。三舅報無常。濱行三挺皂爛煮一鍋湯。垢膩從君洗。形骸任爾扛。六釘聲寂寂。千古路茫茫。

蔡振悟死三

蔡振字子玉。閩縣人。年甫冠。從鄉先生鄭東卿學易。忽悟死生之理。其家在鼓山下。紹興十七年。聞莆田鄭樵入山從老僧問禪。振作書抵樵。論儒釋之學。樵見其年少而論高。疑假手於人。親扣之。益奇怪。乃見東卿。問振所學。東卿曰。不知也。十九年四月。振來謁東卿。問尙書禹貢。得疾歸家。遂篤。叱出其妻。呼弟掄告以死。令掄把筆。口占一詩曰。俟同舍生來弔。可出示之。其語云。生也非贅。死兮何缺。與時俱行。別是一般風月。詩畢而逝。

許氏詩識

許太尉將未第時。居福州罾浦巷。夜有虎自東山踰破城。入其園。傷圈豕而去。及旦。舉室慮其復至。太尉不以爲異。且高吟曰。昨夜虎入我園。明年我作狀元。叔母戲續其下云。顛狗不要亂吠。且在屋裏低蹲。鄰里傳以爲笑。明年太尉魁天下士。後登政府。叔母之子特以恩得官至大夫。謂之許工部。舊所居室。太尉悉以與之。後工部得心疾。家人閉不使出。所謂顛狗低蹲之語。乃其母詩實先識也。三事鄭東卿說

# 夷堅甲志卷第十九事

## 桐城何翁

舒州桐城縣何翁者。以貲豪於鄉。嗜酒及色。年五十。得風疾。手足奇右。不能舉。與之同郡良醫李百全。幾道家。治療月餘。而病良已。將去。幾道飲之酒。酒半。問之曰。死與生孰美。翁愕然曰。公醫也。以救人爲業。豈不知死不如生。何用問。幾道曰。吾以君爲不畏死耳。若能知死之可惡甚善。君今從死中得生。宜永斷房室。若不知悔。則必死矣。不復再相見也。翁聞言大悟。才歸。卽於山顛結草庵。屏處。卻妻妾不得見。悉以家事付諸子。如有二年。勇健如三十許人。徒步入城。一日行百二十里。幾道見之曰。君果能用吾言。如持之不懈。雖未至神仙。必爲有道之士。翁自是愈力。但多釀酒。每客至。與奕。碁飲酒。清談窮日夜。凡二十有五年。建炎初。江淮盜起。李成犯淮西。翁度其且至。語諸子曰。急竄。尙可全。諸子或顧戀妻孥金帛。又方治裝。未能卽去。翁卽杖策。腰數千錢。獨行至江邊。賊尙遠。猶有舩可度。徑隱當塗山寺中。諸子未暇走。而賊至。皆委鋒刃。翁在寺。與鄰室行者善。一日呼與語曰。吾欲買一棺。煩君同往取之可乎。曰。何用此。笑不應。遂買棺歸。寘室內。數自拂拭。又謂行者曰。吾終恩公矣。吾屋後儲所市薪。明日幸以焚我柩。恐有吾家人來。但以告之。行者且疑且信。密察其所爲。至暮臥棺中。自托蓋掩其上。明日就視死矣。時年七十九。後歲餘。翁有姪亦脫賊中。訪翁蹤跡。至是寺。方聞其死。翁與中書舍人朱新仲。有中外之好。朱公嘗記其事以

授子云。

龐安常鍼

朱新仲祖居桐城。時親識間一婦人妊娠將產。七日而子不下。藥餌符水無所不用。待死而已。名醫李幾道。偶在朱公舍。朱邀視之。李曰。此百藥無可施。惟有鍼法。然吾藝未至此。不敢措手也。遂還。而幾道之師龐安常適過門。遂同謁朱。朱告之。故曰。其家不敢屈先生。然人命至重。能不惜一行救之否。安常許諾。相與同往。纔見孕者。即連呼曰。不死。令家人以湯溫其腰腹間。安常以手上下拊摩之。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間生一男子。母子皆無恙。其家驚喜拜謝。敬之如神。而不知其所以然。安常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胃。不復能脫。故雖投藥而無益。適吾隔腹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兒既痛即縮手。所以遽生。無他術也。令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焉。其妙至此。新仲說

紅象卦影

紹興二年。廬陵董良史廷試罷。詣紅象道人作卦影。欲知其低昂。卦成。有詩曰。黑猴挽長弓。走向天邊立。系子獨高飛。中人嗟莫及。良史不能曉。占者曰。事應乃可解。及唱名。張子韶成九為榜首。張生於壬申。所謂黑猴者也。長弓。張字也。良史在三甲。其上孫雄飛。所謂系子高飛也。其下仲并。所謂中人莫及也。良史說

譚氏節操

英州真陽縣曲江村人吳琦。略知書。其妻譚氏。紹興五年閏二月。本邑觀音山盜起。攻剽鄉落。琪竄去。譚

氏與其女被執。并鄰社村婦數人偕行。譚在眾中頗潔白。盜欲妻之。詬曰。爾輩賊也。官軍旦夕且至。將爲蠶粉。我良家女。何肯爲汝婦。強之不已。至於捶擊。愈極口肆罵。竟斃於毒手。後盜平。鄰婦同執者皆還。曰。使吳秀才妻不罵賊。今日亦歸矣。因備言其死狀。吳生始知之。聞者高其節。予嘗爲之傳云。

### 草藥不可服

紹興十九年三月。英州僧希賜。往州南三十里洸口掃塔。有客船自番禺至。舟中士人之僕。腳弱不能行。舟師憫之。曰。吾有一藥。治此病如神。餌之而差者。不可勝計。當以相與。旣賽廟畢。飲酢頗醉。入山求得藥。漬酒授病者。令天未明服之。如其言。藥入口。卽呻呼云。腸胃極痛。如刀割。截遲明而死。士人以咎舟師。舟師恚曰。何有此。卽取昨夕所餘藥。自漬酒服之。不踰時亦死。蓋山多斷腸草。人食之輒死。而舟師所取藥。爲根蔓所纏結。醉不暇擇。徑投酒中。是以及於禍。則知草藥不可妄服也。

### 南山寺

鄭良。字少張。英州人。宣和中。仕至右文殿修撰。廣南東西路轉運使。累貲爲嶺表冠。旣奉使兩路。遂於英築大第。聖以丹碧。窮工極麗。南州未之有也。靖康元年。或訴其過於朝。朝廷遣直龍圖閣陳述爲漕。俾鞠之。述至英。良居家。初不知其故。盛具延述。述亦推心與飲。締同官之好。至廣州。始遣使逮良下獄。窮治其賊。榜笞不可計。奏案上方得出獄。出之一日而良死。比斷勅至。止於停官編隸。已無及矣。家人未能葬。權厝于英之南山寺。所追錄寶貨甚多。述遂攝帥事。建炎二年代還。以它事復爲轉運使。許君所劾。下廷尉。

削籍編置英州。太守寘之南山。時良已遷葬數日。殯宮空。欲述居之。或告以實。述曰。吾前治其獄。王事也。今已死。何足畏。卽居之。纔三四日。白晝見良。驚曰。鄭良何敢來。卽感疾死。時建炎二年也。良之宅今三分爲天慶觀州學驛舍。其家徙江西云。三事英僧希賜言。

賀氏釋證

賀氏者。吉州水新人。嫁同鄉士人江安行。有二子。自夫死不茹葷。日誦圓覺經。釋服不輟。或勸更誦他經。賀氏曰。要知真性。本圓本覺。不覺不圓。是爲凡夫。我不誦經。要遮眼耳。長子楹。登進士第。紹興六年。爲賀州簽判。迎母至官。賀氏從容語其婦曰。吾誦經以來。了無夢想。比年夜艾。常見瑞光中有貌坐。欲升之未果。今白日閉目。亦見佛相。是歲五月甲戌。沐浴易衣。明日食罷。盥漱如常。忽收足端坐。兩中指結印。瞑目而逝。家人倉黃召醫。已無及矣。郡守范直清帥其屬瞻禮。嘆曰。大丈夫不能如此。命畫工寫其像。像成。惟目睛未點。乃禱曰。精神全在阿堵中。願賜開示。俄兩目炯然。子孫扶視。皆謂再生。點睛訖。復瞑。時年七十。七。傳零彥濟言。

昌國商人

宣和間。明州昌國人有爲海商。至巨島泊舟。數人登岸伐薪。爲島人所覺。遽歸。一人方溷不及下。遭執以往。縛以鐵綆。令耕田。後一二年稍熟。乃不復繫。始至時。島人具酒會其鄰里。呼此人當筵燒鐵箸灼其股。每頓足號呼。則烘堂大笑。親戚聞之。才有宴集。必假此人。用以爲戲。後方悟其意。遭灼時。忍痛齧齒。

不作聲。坐上皆不樂。自是姑免其苦。凡留三年。得便舟脫歸。兩股皆如龜卜。張昭時爲縣令。爲大人言。

### 盤谷碑厄

孟州濟源縣。韓文公送李愿歸盤谷序碑。唐元和中。縣令崔浹所立。歲月既久。湮沒爲民井甃。政和三年。縣尉宋鞏巡警至其地。洗濯視之。曰。此至寶也。村民愚以爲真有寶。伺宋去。碎之。無所獲。棄于道上。高密人孟温舒爲令。聞之。昇歸縣。竈于出治堂中。出治堂者。元祐中宰傅君愈所建。秦少游作記。且書之。刻石。崇甯時爲觀望者礮去。温舒得舊本於民間。再刊之。但隱其姓名。亦好事君子也。

### 孟温舒

孟温舒爲濮州雷澤令。吏不敢欺。嘗有瘡者投空牒訴事。左右皆愕。温舒械之曰。彼恃廢疾來侮我。命二吏隨扶以出。肆諸通衢。復潛遣謹厚者物色其旁。曰。有所聞卽告。果有語者曰。是人傭於某家。累年負其直不償。故詣令訴。特口不能言耳。今乃獲罪。安用令。吏以白温舒。遣執語者訊之。遂得直。一縣稱爲神明。郭樞密三益作温舒墓誌書此事。

### 盜敬東坡

紹興二年。虔寇謝達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蕩無遺。獨留東坡白鶴故居。并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毀城堞。且縱火。至吳子野近居。盛登開元寺塔見之。問左右曰。是非蘇內翰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復料理吳氏歲寒堂。民屋附近者。賴以不蕪甚眾。兩人皆劇賊。而知尊敬蘇公。

如此。彼欲火其書者。可不有愧乎。

鬼呼學士

范鏜。字宏甫。建州浦城人。布衣時。至日中無炊。里人未之奇也。一夕寒甚。自村墅回邑。假寐溪橋。中夜聞人聲從橋出。若有詢之者。應曰。學士寢于是。鏜不疑其鬼。徐徐聽之。皆涉水而濟。黎明鏜還浦城。人目教授生童者為學士。意所稱謂此。未幾鏜登第。終龍圖閣學士。蓋宿橋之夕。相去五里許。一家設水陸。呼學士者乃鬼也。

惠兵啾聲

黃薦可。字宋翰。福州長溪人。紹興中除惠州守。迓兵已至。有日者過門。聞從吏聲啾。告其人曰。吏聲無土。公必不赴。未行果罷。三事黃文謦說。

廖用中詩戲

廖尚書用中。剛崇甯初。以士人為辟雍錄。已而擢第。宣和中復以命士為錄於太學。時蔡魯公方盛。用中嘗戲作詩寄所善者曰。二十年前錄辟雍。而今官職儼然同。何當三萬六千歲。趕上齊陽魯國公。好事者傳以為口實。鄭樵說。

觀音醫臂

湖州有村媪。患臂久不愈。夜夢白衣女子來謁曰。我亦苦此。爾能醫我臂。我亦醫爾臂。媪曰。娘子居何地。



曰我寄崇甯寺西廊。媼既寤。卽入城至崇甯寺。以所夢白西舍僧忠道者。道者思之曰。必觀音也。吾室有白衣像。因葺舍。誤傷其臂。引至室中瞻禮。果一臂損。媼遂命工修之。佛臂旣全。媼病隨愈。湖人吳价說

### 李八得藥

政和七年。秀州魏塘鎮李八叔者。患大風三年。百藥不驗。忽有遊僧來與藥一粒令服。李漫留之。語家人曰。我三年間。化主留藥多矣。何嘗有效。不肯服。初李生未病時。誦大悲觀音菩薩滿三藏。是夜夢所惠藥僧告之曰。汝尙肯三藏價。誦我。卻不肯服我藥。旣寤。卽取服之。凡七日。徧身皮如脫去。須眉皆再生。邊公式說

### 佛還釵

平江民徐叔文妻。遇金人破城。獨脫身賊手。出郭於水中行。惟誦觀音佛名。首插金釵。恐爲累。擲置水中。半途迷所向。有白衣老媼在岸。呼之令上。指示其路。曰。遇僧卽止。又云。恐汝無裹足。贈汝金釵。視之蓋向所弃者。至一林中。見寺遂止。乃薦福也。次日。其婿蔣世永適相值。乃攜以歸。

### 佛救飜胃

平江僧惠恭。病飜胃。不能飲食。夜夢一狸貓自項背入腹中。從此日甚。每過市見魚。深起嗜想。遂發意誦觀音菩薩百萬聲。日持大悲呪百八遍。復夢至山中。遇道人相慰問曰。吾與汝藥。俄青衣童籠一雞。至前。貓自僧口出。徑入籠擒雞。因驚覺。病頓愈。

### 歐十一

湖州民歐十一坐誤殺人配廣中其妻在家齋素日誦觀音歐在配所見一僧呼曰汝家妻孥極念汝欲歸否曰固所願遂出藥擦其腕初無痛楚腕已墮地血流不止僧曰可持以告官當得歸收汝斷手勿失也歐如言得放還及中途復見僧曰汝斷手在否曰在取而續之脗合如初

三事皆李  
檀與幾說

# 夷堅甲志卷第十一 十八事

## 梅先遇人

予宗人慶善郎中興祖紹興十二年爲江東提刑治所在鄱陽王元量尙書鼎從假二卒往夔峽既回拜于廷其一梅先者獨着道服拜至十數不已慶善訝之答曰伺郎中治事退當請問以白少頃慶善坐書室梅復至曰初至夔州數日有道者歷問所從來令某隨之去某應曰諾道者曰汝當有妻孥安能捨而從我某曰惟一妻一子今得從先生視彼如涕唾耳道者甚喜曰汝能若此良可教吾將試汝卽於糞壤中拾人所弃敗履令食初極臭穢強齧不能進道者笑自亟啖之曰如我法以食歷數日覺不復臭而味益甘軟又問所以來此爲何事答曰奉主公命爲王尙書取租入曰如是當歸畢之此公家錢如未了不可從我他日未晚也某曰家在江東相距數千里豈能再來曰汝思我我卽至矣又授藥方三道曰若乏用時可合此藥貨視一日所用留之有餘弃諸道上以惠貧窶或無食則茹草履人與酒食但享之特不可作意大抵無心乃得道耳某拜之數十又與某道服曰汝歸見主公時拜之如拜我但作此衣勿易也慶善曰果如此勿復爲走卒命直書閣以自近嘗召使坐取草履試之梅展足據地坐淨滌履而食每數日卽飲水少許久之吐其滓瑩滑如碧玉以示慶善慶善復還之梅徑取投口中食履盡乃已時方二十四歲卽與妻異榻曰人世只爾殊可厭惡汝盍同我學道不然隨汝所之妻始猶勉從不一年竟改嫁慶

善後予告。令往丹陽茅山。預三月鶴會。山有洞。常人欲入。須秉燭。然極不過數十步。卽止。梅索手而入。無所礙。聞石壁中若人叩齒行持者。至最深處。得一澗。澗中水數尺。細視有書數軸。取得之。才霑漬其半。乃元祐中劉法師所受法籙也。後送慶善還丹陽。慶善有外兄病。每食輒吐。梅曰。瓢中藥正爾治此。取數粒與服。一日卽思食。旬時病盡失。去慶善寓。訊代者爲除兵籍。旣得文書。遂辭去。後數年。曾一歸鄉里。今不知所之。

食蟹報

洪慶善從叔母。好食蟹。率以糟治之。一日正食。見机上生蟹散走。大恐。呼婢撤去。婢無知。復取食。爲一螯鈐其頰。盡力不可取。頰爲之穿。自是不敢食蟹。

瓦隴夢

洪慶善妻丁氏。温州人。雖居海濱。而性不嗜殺。後至江陰。有惠瓦隴百餘枚。不忍食。寘之盆中。將以明日放諸江。夜夢丐者甚衆。裸體臞瘠。前後各以一瓦自蔽。皆有喜色。別有十餘人。愀然曰。爾輩甚樂。我一何苦也。丁氏寤而思之。以瓦蔽影。必瓦隴也。夢中能密記其數。取視之。已爲一妾竊食十餘枚。乃愀然者也。得活者與夢中數同。

促織怪

洪慶善爲湖州教授日。當秋晚。宴坐堂上。聞庭下促織聲極清。詣其所聽之。則聲如在房外。復往房外。則

又在庭下。甚怪之。別令一人往聽。則移在床下。又詣床下。則乃在其女床側。竟不能測。是年妻丁氏捐館。次年女亡。

### 大錄爲犬

秀州華亭縣吏陳生者。爲錄事。冒賄稔惡。常帶一便袋。凡所謀事。皆書納其中。旣死。夢于家人曰。我已在此。湖州顯山寺爲犬矣。家人驚慘。奔詣寺省問。一犬聞客至。急避伏眾寮僧榻下。連呼不出。意若羞赧。其家不得已。遂還。旣去。僧語之曰。陳大錄宅中人去矣。方振尾而出。此犬腹下垂一物。正方。宛如便袋狀。皮帶周匝繫其腹。猶隱隱可辨。洪慶善嘗與葛常之侍郎至寺。見之。詢諸僧云然。

### 蔡衡食鱠

蔡攸之子衡。爲保和殿學士。將入朝。家人呼之不醒。意其熟睡。乃爲謁告。至辰巳之交。方覺。謂家人曰。我非睡。乃入冥耳。初寢時。有人云。某官召。隨以行至官府。其人入報曰。追蔡衡至。旣入獄。吏問曰。近日殺生何也。答曰。某舉家戒殺。無有是事。吏曰。此間不容抵諱。吾徐思之。近往池上得鮮鯉。因鱠食之。但此一罪耳。吏曰。是也。卽取鐵鉤貫頰。挂樹間。數武士斃肉。頃刻而盡。約食頃。體已復故。主者延升廳事。抗禮拱手。問曰。保和相識否。吾乃太師門人沈某也。太師今安否。答曰。適方受刑。痛楚未定。少憩當言之。主者命飲以湯。卽不痛。徐問諸兄弟及它事甚詳。將退。吾禱之曰。衡作惡如許。不知何以自贖。曰。盡捨平生服用。庶可救。可悉取所衣朝服金帶鞍馬之屬。施慧林寺。且飯僧數百。爲吾謝過。是日洪慶善適遊寺。見主僧言。

之。云可以爲戒。未幾時。復以六百千贖所施物去。竟以是年死。六事皆慶善說。

李邦直夢

孫巨源。李邦直。少時同習制科。熙甯中。孫守海州。李爲通判。倅廳與郡圃接。孫季女常遊圃中。李望見目送之。後每出。聞其聲。輒下車便旋。邦直妻韓夫人。於牖中窺見屢矣。詰其故。李以實告。一夕夢至圃。見孫女。踵之不可及。亟追之。躡其鞋。且以花插其首。不覺驚寤。以語韓夫人。韓大慟曰。簪花者言定之象。鞋者諧也。君將娶孫氏。吾死無日矣。李曰。思慮之極。故入於夢。甯有是。未幾韓果卒。李徐令媒者請於孫公。孫怒曰。吾與李同硯席交。年相若。豈吾季女偶邪。李不敢復言。已而孫還朝。爲翰林學士。得疾將死。客見之。孫以女未出。適爲言。客曰。今日士大夫之賢。無出李邦直。何不以歸之。曰。柰年不相匹。客曰。但得所歸。安暇它問。未及綢繆而孫亡。其家竟以女嫁之。後封魯郡夫人。邦直作巨源墓誌曰。三女長適李公彥。二在室。蓋作誌時未爲壻也。邦直行狀。晁無咎所作。實再娶孫氏云。強行父幼安說。

趙敦臨夢

明州趙敦臨。爲太學生。政和戊戌年。詣二相公廟乞夢。夢云。狀元今歲方生。紹興乙卯。敦臨始登第。狀元乃汪聖錫。生於戊戌。時年十八矣。果符昨夢。

張太守女

南安軍城東嘉祐寺。紹興初。有太守張朝議女。因其夫往嶺外不還。怏怏而夭。藁葬于方丈。遇夜卽出。人

多見之。既久。寺僧亦不以爲怪。過客至。必與之合。有所得錢若絹。反遺僧。嘗有二武弁。自廣東解官歸。議投宿是寺。一人知之。不欲往。一人性頗木強。不謂然。獨抵寺。方弛擔。女子已出曰。尊官遠來不易。客大恐。誘之使去。卽馳入城。解潛謫居而卒。有孫營葬。憩寺中。爲所荏苒。得疾幾死。紹興二十年。郡守都聖與。率大庾令遷之於五里外山間。今猶時出與村落居人接。予嘗至寺。老僧言之。猶及見其死時事云。

### 大庾震吏

紹興二十一年二月晦。大庾令連潛。正午治事。書吏抱文書環立。忽黑氣自庭入。須臾一廳盡暗。雷電大震。吏悉仆地。令悸甚。手足俱弱。亦扑于案下。少頃卽散。眾掖令起。吏死者四人。二錄事。二治獄者。蓋昔皆爲經界吏云。連令說

### 張端慤亡友

張端慤。處州人。嘗爲道士。平生好丹竈爐火。初與一鄉友同泛海如泉州。舟人意欲逃征稅。乘風絕海。至番禺。乃泊舟。二人不得已。少留。鄉友者得疾死。張爲殯斂。寄柩僧寺。一夕寢未熟。而友至。呼其字曰。正父。公酷好爐鼎。何爲也。張悟其死。應曰。吾自好之。何預君事。卽閉目默誦大悲呪。纔數句。友已知曰。偶來相過。何爲爾也。卽去。久之復夢曰。我與君相從久。今當遠別。不復再見。幸偕我行。數步相送。張諾之。與俱行。數步。至一紅橋。友先行。語張曰。君且止。此非君所宜過。揮淚而別。旣覺不能曉。後數日。廣帥王承可侍郎。令諸刹凡寄殯。悉出焚。張念其故人。命僧具威儀。火之城下。收其骨。至一橋。擲水中。乃夢中所至處也。時

紹興十八年張生說

六 鯉 乞 命

汪丞相廷俊。宣和中。為將作少監。鄭深道資之為同寮。一日坐局。汪得六鮮鯉。將鱸之。鄭不知也。方假寐。夢六人立階下。自贊云。李秀才。乞公一言于少監。乞命。鄭曰。不知君等何罪。俱曰。只在公一言。鄭許諾。既寤。達之汪公。汪曰。適得六鯉。將設鱸。豈為是邪。遂放之。鄭自是不食魚。深道說

五 郎 鬼

錢塘有女巫曰四娘者。鬼憑之。目為五郎。有問休咎者。鬼作人語酬之。或問先世。驗其真偽。雖千里外。對如響。莫不諧合。故咸安王韓公。兄世良。尤信。曠導王令召之。巫至韓府。而五郎者不至。巫踟躕不自安。乃出。後數日。偶至靈隱寺。鬼輒呼之。巫詰其曩日不應命。曰。門神禦我于外。不能達也。

東 坡 書 金 剛 經

東坡先生居黃州時。手抄金剛經。筆力最為得意。然止第十五分。遂移臨汝。已而入玉堂。不能終卷。旋亦散逸。其後謫惠州。思前經不可復尋。即取十六分。以後續書之。寘於李氏潛珍閣。李少愚參政。得其前經。惜不能全。所在輒訪之。冀復合。紹興初。避地羅浮。見李氏子輝。輝以家所有坡書悉示之。而祕金剛殘帙。少愚不知也。異日偶及之。遂兩出相視。其字畫大小高下。黑色深淺。不差毫髮。如成於一旦。相顧驚異。輝以歸。少愚遂為全經云。黃文嘗說



何丞相

縉雲何丞相執中在布衣時貧甚。預鄉貢。將入京師。無以爲資。往謁大姓假貸。關人不爲通。捧刺危坐。俟命。主人晝寢。夢黑龍蟠戶外。驚寤出視。則何公在焉。問之曰。五秀何爲至此。何第五秀者。其人呼秀才云。以所欲告。主人舉萬錢贈之。且曰。君異日言歸。無問得失。必過我。何試竟。復造其家。館于外廡。迨日暮。執卷徙倚楹間。主人髣髴。又見黑龍蜿蜒而下。攀繞庭柱。就視之。則又何公也。心異之。密告何曰。君且大貴。毋相忘。已而何擢第。調台州判官。有術者能聽物聲。知吉凶。聞譙門鼓角聲。曰。是中有貴人。誰其當之。或意郡守貳。視之不然。凡閱數日。不可意。一日。何乘轎出。術者見之。曰。此真貴人。角聲之祥。不吾欺也。何後以徽宗皇帝藩邸恩。至宰相。終于太傅。贈清源郡王。

潘君龍異

縉雲富人潘君。少貧。嘗貿易城中。天且暮。值大雨。急避。止道傍人家。不能歸。因丐宿焉。不知其倡居也。倡夜夢黑龍繞門左。旦起視之。正見潘臥簷下。心以爲異。延入厚禮之。欲與之寢。潘自顧貧甚。力辭。至再三。強之不可。一日。醉以酒合焉。自是傾家貲濟之。不問其出入。潘藉以爲商。所至大獲。積財踰數十百萬。因娉倡以歸。生子擢進士第。至郡守。其家至今爲富室云。

橫山火頭

常州橫山觀火頭。暑月汲井。得冰一片。有蛙立其上。方以手執冰。蛙躍去。乃食其冰。遂絕穀不食。初不知

書自此曉然後不知所之宣和中也。李欄正似表說

松江鯉

平江王子簡以四月八日至松江市魚鰕放生得巨鯉以爲鱠。庖人取魚斷尾去鱗。惟頭腹未殊。忽躍入江中。頃之索鱠。庖人以告。子簡不加責。然意其魚死矣。明年復以是日游松江。如前市魚之鯉。鱗尾殲焉。庖人視之。蓋昨歲魚也。竟食之。

# 夷堅甲志卷第十二十五事

## 林積陰德

林積南劍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覺牀笥間物逆其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中有錦囊。又其中則錦囊。實以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曰。此吾故人。脫復至。幸令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于室。曰某年某月日。劍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欲貨。則無有。急泐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邸見榜。卽還訪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元珠具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教。林詣府。盡以珠授商。府尹使分之。商曰。固所願。林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已爲己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爲林君祈福。林後登科。至中大夫。生子又字德新。爲吏部侍郎。

## 林氏富證

姑蘇人殿中丞吳感初。造宅坊塲旣畢。明日墻壁間遍印鶴爪。髣髴若林字。居數月。頗有怪異。往往至夜分。則白衣數人泣而出。吳君卒。其家他徙。同郡林茂先大卿。售得之。卜居才一日。見庭前小兒數十。皆白衣。行至屋角不見。卽命斫其地。未數尺。得銀孩兒數十枚。下皆刻林字。悉貨之。自此巨富。

## 雷震石保義

紹興十六年夏。鎮江大雨雷電。發屋撤木。火毯數十。衰于地。長人不可數。皆丈餘。朱衣青袖。持巨斧。入一屠家。屠者死之。又入數家。詢巡轄遞鋪石保義所在。至軍營中。得其居。石生正抱子。長人揮去之。死斧下。

焦山滙  
老說

食鱸戒

紹興戊辰三月。平江小民醉中食鱸魚。誤吞其鈎。線猶在口旁。急以手牽之。線中斷。鈎不可出。痛楚之甚。幾不救。旬日始能食。

縉雲鬼仙

處州縉雲鬼仙。名英華。姿色絕艷。肌膚綽約。如神仙中人。居主簿廨中。建炎間。主簿王傳表弟齊生者。與之相好。交歡如夫婦。簿家亦時見之。以詰齊。齊笑不答。一日與英偶坐。而簿至。英急入帳中。簿求見甚力。英曰。吾容色迥出世人。若見我。必有惑志。子有室家。恐嫌隙遂成。非令弟比。決不可得見也。居無何。簿妻病心痛瀕死。更數醫莫能療。英以藥一劑授齊生。云以飲爾嫂。當有瘳。世間百藥不能起其疾。若不吾信。則死矣。齊先以白簿。簿曰。人有疾而服鬼藥。何邪。妻雖病困。然微聞其言。亟攘藥服之。少頃即甦。明日而履地。舉室大感異之。踰年齊辭歸。英送至臨安城外。曰。帝城多神明。不可入。將告別。英泣曰。相從之久。不忍語離。觀子異日必死於兵。吾授子一炷香。願謹藏去。脫有難焚之。吾聞香煙。即來救子。但天數已定。恐不可免爾。既別而齊生從張王俊軍淮上。與李成戰。竟死。久之他盜犯縉雲。吏民奔竄。及盜去。堂吏某中

奉者。據主簿官舍。簿乃居山間。英至山間。問簿妻何。以未反邑。具以告。英曰。吾能去之。盛飾造中奉宅。因稱主簿侍兒。厲聲譙責。忽不見。中奉大恐。急徙出。嘗有部使者至邑。威嚴凜然。官吏重足。正坐廳事。一婦人緩行廡下。歷階。屣而升。訝之。以詢從吏。皆不敢對。會邑官白事。語之曰。諸君婢媵。不爲隄防。乃令得至此。眾以英爲解。懼甚。卽日治行。後轉之丞廳。丞爲所染。訟檄案行經界。英亦同塗。丞未幾死。邑令趙道之。欲去其害。齋戒數日。將奏章上帝。英已知之。語令曰。吾非下鬼比也。若我何。俄齋室振動。令家大小皆病。遂不敢奏。至今猶存。閩丘甯孫叔永說。

### 宣和宮人

宣和中有宮人得病。譫語持及縱橫不可制。詔寶籙宮法師治之不効。盡訪京城道術者。皆莫能措手。於是閉之空室。不給食。如是數年。有程道士者。從龍虎山來。或以其名聞。命召之。上曰。切未可啓戶。彼挾及將傷人。道士請以禁衛數百。執兵仗圍其室。三匝。隔門與之語。且投符使服。宮人笑曰。吾服符多矣。其如予何。遂吞之。已而稍定。曰。此符也得。道士遂啓門。宮人譏譏不已。然旣爲符所制。不能出。道士以刀割地爲獄。四角書火字。叱之曰。汝爲何鬼。所憑盡以告我。不然。舉輪火焚汝矣。不肯言。取火就四角延燒。始大叫曰。幸少寬我。將吐實。道士爲滅去兩角火。乃言曰。吾亦龍火山道士。死而爲鬼。凡丹呪法籙。皆素所習。故能解之。不意仙師有眞符。今不敢留。願假數日而去。道士怒曰。宮禁中豈宜久此。必速去。卽入奏曰。此鬼若不誅殛。必貽禍他處。非臣不可治。遂縛草爲人。書牒奏天。訖之。宮人卽蘇。

京師道流

京師有道流居城外。夢一神將告之曰：帝遣我等五百輩，日侍左右，從師行持。自是法大振，嘗騎驢入城。見一村民，急下驢語之曰：有妖鬼隨汝，不可不除。命俱至茶肆，市人千百聚觀。道流遣神將杖之，民號呼不已。杖畢，飲之以符，卽如平常。有惡少年語眾曰：第能杖有鬼者，不能杖我。道士大怒，又叱神將杖之二百。惡少年受杖，號呼如前人。且謝罪，乃釋之。未幾復夢神人來告曰：帝以師妄笞平民，令吾特牒盡索神將，既寤，法不復行，得大病，幾死。二事強幼安說

倉卒有智

秀州士大夫家一小兒，纔五歲，因戲劇，以首入搗藥鐵臼中，不能出，舉室無計。或教之使執兒兩足，以新汲水急澆之，兒驚啼，體縮，遂得出。又有一兒觀打稻，取穀芒，實口中，黏著喉舌間，不可脫。或令以鵝涎灌之，卽下。蓋鵝涎能化穀也。二者皆一時甚急，非倉卒有智，未易脫也。聞人茂德說

汪彥章跋啓

錢塘關景仁子，開爲稅官，爲其下告訐，郡守械之獄。子開弟子東，往會稽，告急於兵部侍郎汪彥章。汪爲馳書屬杭守，事遂釋。子開具啓謝汪，未達而死。子東爲致之。汪書其後曰：解晏子之驂，昔曾伸於賢者。挂徐君之劍，今有感於斯文。

六合縣學

真州六合縣。自兵戈後。學舍焚燹無遺。諸生相與築茅屋十數間以居。久之議欲遷徙。初邑有廢寺。當羣盜既息。一僧出力丐錢經營之。嘗取石郊外。得兩大石頗平。移置諸殿前之溝上。若橋然。凡累年寺略成。而主僧死。無有繼者。縣因卽其宮爲學。方聚工葺治。揭溝石去之。其陰大刻縣學兩字。莫知何歲月也。則此寺當爲學校。疑若冥數云。縣人崔崑叔啓說。

### 高俊入冥

昔東坂先生居儋耳。有處女病死。已而復蘇。云追至地獄。其繫者率儋耳人也。近夔州戍兵高俊事大類此。豈非所謂地獄者。一方各有之事。託人以傳。用爲世戒歟。俊家睢陽。世爲卒。隸雄威軍。紹興二十二年正月辛亥。登夔之高山。逢一人披髮執杖。出符示俊曰。受命追汝。俊恐怖亟歸。彼人隨之不置。俊至家。舉食器擲之。彼人怒扼其喉。俊立仆地。卽覺從而西。且行且出其符。凡大書數行。後有押字。俊不識也。行久之。路正黑。俄豁然明。見城郭巖峻。四隅鐵扉甚高。四顧塵市列肆。如一郡邑。其中若大府。兩廡囚繫幾滿。一女子懸足於桁。吏曰。前生妄費膏油以塗髮。故懸以瀝之。又一女反縛以鉗。鉗其舌。吏曰。生前好搖唇鼓舌者。後所識甯江都將。荷鐵校。曳鐵鎖。獄卒割剔其股文。血肉淋漓。形容枯瘠。不類人。左右破腦者。折脛者。折肱者。穴胸者。百十人環守之。吏曰。生前賊殺無辜者也。一部將亦同繫。篋掠無全膚。次則市之鬻麵者。曰冉二。死已數年矣。前烈一大甕。畜腐水敗泔。其七已空。吏曰。是嘗弃麵與水漿。今積于此。日使盡三杯。又有鬻錫者黃小二。爲獄卒。勞問俊曰。汝何時來耶。與俊同曹追者凡三百餘人。奉節令趙洪。先一

夕死亦彷徨庭下。堂上黃綬主者呼俊曰：汝以何年月日時生乎？俊曰：俊年二十五歲。六月二十四日辰時生。主者披籍曰：吾所追乃生于己時者。使俊止以俟命。其它一一問如前。有卽荷校驅而東去者。亦有閉諸廡者。庭中壯士金甲持斧立。俊進揖曰：主者留俊而未有以命。奈何？曰：吾爲汝入白頃之。出曰：可去也。戒一童曰：速與偕行。或埋瘞則無及矣。童導俊由始來之路。其正黑者旣窮。卽失此童。惟望西而行。殆數里登山。下有河流。溺者不可計。官曹坐岸上。使卒徒擁行人入于河。入者爲魚龍所噉食。能涉而得岸者百不一二也。益大恐。奔及重嶺。乃東行至平川。二徑交午。不知所適。憩川上。伺過者將問津。有犬來牽俊衣。趨左徑。凡七里許。復失犬。獨進踰前岡。抵大溪。甫過橋而橋壞。後一騎來。迫壞橋呼曰：急治橋。尋有四五人負大木橫其溪。騎者不克度。俊俞益疾步。踰時達夔之東津。視其體則裸也。或詬之。歐其背。遂驚寤。蓋死二日。家方謀瘞之云。晁公邁作說。

鼠壞經報

邵武秦甯瑞雲院僧有貴持律甚嚴。嘗坐方丈。有新生鼠三四繼墮於前。諦視悉無足。命取梯探其穴。迺鼠母用金剛經碎以爲窠。是以獲此報。董文蕃說。

誦天尊止怖

陳季若言平生多夢怖。不能獨寢。每寢熟必驚覺。甚患之。夢有教者曰：但持元始天尊靈寶護命天尊號。每日晨興焚香誦二號。各三十過。久當有益。如其言。不一歲。怖心不萌。或夜獨臥古驛中。亦無苦。至今不



少懈。

僧爲人女

僧善旻者。長沙人。住持洪州觀音院。已而退居光孝之西堂。紹興二十三年秋得疾。鄱陽董述爲司戶參軍。攝新建尉。居寺側。憐其病。日具粥餌供之。旻每食必再三致謝。光孝主僧祖璿謂之曰。汝爲方外人。而受俗人養視如此。惓惓有欲報之意。以我法觀之。他生必爲董氏子矣。旻雖感其言。終不能自克。時董妻汪氏方娠。璿陰以爲慮。而董旦暮供食。情與親骨肉等。旻病益篤。以十月二日巳時死。寺中方撞鐘誦佛。外人入者云。司戶妻免身得女矣。較其生時。旻適死云。女數月而夭。祖璿說

向氏家廟

欽聖憲肅皇后姪向子騫妻周氏。賢婦人也。初歸向氏。自以不及舅姑之養。乃盡孝家廟。行定省如事生。未嘗一日廢。歲時節臘。於烹飪滌濯。必躬必親。政和間。隨夫居開封里第。得疾。於夢中。了了見五六人。若世間神廟所畫鬼物。內一人取所佩篋。出紙小幅。滿書其上。字不宜識。旣而斷裂作丸。如所服藥狀。取案上湯飲。勸周曰。服此卽安。周取服不疑。旣覺。卽苦咽。中介介噎塞。飲食不能下。疾勢且殆。周自念此非醫所能爲。而世間禳禱事。又素所不信。但默禱家廟求祐。數日後。因服藥大吐。始能進粥。且肉食。旣有間。夢仙官乘羽蓋車。冉冉從空下。儀從甚盛。升堂坐。取前五六鬼。極撲于廷。如鞠問狀。諸鬼取醫所治藥。與所餘粥肉之屬。各執以進。曰。所見惟此耳。內一鬼乃書帛作丸者。獨戰栗懼。於唾壺中探取丸書。展之。

復成小輻。文字歷歷如故。上之仙官坐間。命行文書械諸鬼付獄。徐整駕而去。周渙然寤。卽履地復常。後享壽七十。仙官蓋家廟神靈也。周仲子訪說。

# 夷堅甲志卷第十三十八事

## 狄僞卦影

狄武襄之孫僞得費孝先分定書賣卜於都市。薊林向伯共子誣自致仕起貳版曹。僞爲寫卦影作乘巨舟泛澄江。舟中載歌舞婦女。上列旗幟導從之屬甚盛。岸側一長竿。竿首幡脚。獵獵從風靡。詩云水畔幡竿險。分符得異恩。潮迴波似鏡。聊以寄君身。向讀之甚喜。自以必復得謝浮家泛宅而歸。但未盡曉。一日上殿占對頗久。中書舍人潘子賤良貴攝記注侍立。前呼曰日晏恐勤聖聽。向子誣退。而天語未終。向不爲止。潘還就班。少焉復出。其言如前。向乃趨下。明日各待罪。上兩平之。已而各丐外。尚章再上。以學士知平江府。封官三月餘。力請謝事。優詔進秩以歸。始盡悟卦意。水畔幡竿。指潘公也。而出守輔郡。上眷益厚。所謂分符得異恩也。潮迴者。言自朝廷還。波似鏡者。平江也。聊以寄君身。謂姑寓郡齋。終當歸休耳。鄭次南說

## 死卒致書

紹興戊午。呂丞相居天台。族壻李修武寓會稽虞氏館。方與妻對食。一走卒以丞相書至。李接書展讀。其人曰。本府某提轄。已在大善寺。使邀修武。李諾之。須更起更衣。久不出。妻往尋之。乃見在圃內池水上。身沒至腹矣。急呼童僕共拯之。得不死。徐問所見。曰。適與某提轄飲梅花酒。樂作正歡。而爾輩挾我出。不能終席。殊敗人意也。池四面有桃梅數十本。遣視走卒。已失所在。後半月。有自天台來。言提轄者死幾月矣。

走卒乃丞相所遣至李氏者道死於嶧縣縣人檢尸得其券帖獨不見丞相書是日蓋李得書日也死卒能致生人書亦異矣傳世修說

傅世修夢

傅世修會稽人鄉舉不利夢入省闈試德隆則晷星賦次夜又夢如初試卷內畫巨鉤鉤下有髯龍用爪覆李伯時馬五六紙傅以夢稍異因志之後三年鄉貢明年省試天子以德為車賦默念車有軌軌者晷也當□□而不利又三年復赴省試天地之大德曰生賦策問馬政遂中第乃悟昨夢自解曰德隆者大德也星者曰生也卷中畫馬馬政也而不了髯龍之義既奏名謁謝坐主見勾龍庭實校書言傅所試卷在其旁中勾龍狀貌甚偉而富髯須乃盡曉畫中意時紹興十二年

樊氏生子夢

衢人樊國均說建炎庚戌歲其父察調宣州通判代鄉人徐昌言明年八月當赴官是歲十二月七日樊夜夢是月二十五日宣卒携書來迎抱一小兒拜廷下訝其無儀從之物答曰途間盜梗不敢以器皿來只有青蓋及數轎耳問所以抱子狀曰家無妻室唯此一子愛之故以自隨次日以白父父曰心思之官故夢如是是時樊妻柴氏孕當以正月免身歲未盡五日忽苦腹痛將就蓐宣卒張德以徐通判書來云已得祠祿歸鄉就携迓兵來樊視其人絕類所夢者但不抱子而詢所賫物其答與夢中言無異至暮柴誕一子既閱月俱往宣城張德者來謁告曰向被差時一子纔六歲以無母留姑氏拊養之今歸則死矣

問其曰。乃與柴氏誕子時同。則夢中之祥。蓋當爲樊氏子也。

### 楊大同

楊大同。懷州人。未第時。隨兄官下。嘗與兄之小兒肩輿爲戲。兒已下輜。楊揭簾。見婦人抱幼女坐輜中。大驚異。卽以兄子歸。急出外舍。思所以挑招之策。旋踵間。婦已在臥內。笑曰。在此待子。遂與之狎。問其故。曰。我某家婦。夫行役不歸。累年。以子獨居。故逸而從子。子勿泄。勿娶。我雖久此。外人不能知。自是與同寢食。歷數月。楊顏色日枯悴。兄家疑之。亦嘗聞夜榻人聲。意有淫厲。呼道士以天心六丁符籙治之。婦忽變形。作可畏相。欲殺楊。楊哀鳴懇拜。曰。請後不敢。遂如初。少時。自垂泣辭去。曰。我乃爾三生前妻。此女爾女也。爾爲商。往他州。願戀倡女。不知還。我貧困不能自存。携此女赴井死。訴之帝。帝令天獄。法曰。爾逐利忘家。致妻子死於非命。雖有別善業。當登科。然終不能享。自此十年間。將受報。我以前緣未斷。來尋盟。今數盡。當去。亦從此受生矣。出門卽不見。紹興五年。楊登科。再仕爲廣西帥屬。以事至柳州。過靈文廟。廟祝請入謁。楊不可。祝曰。不然。神且譴怒。楊叱之。徑謁太守。飲湯未畢。盞落手而仆。卽死。皆云柳侯所怒。不知其向來事也。相距正十年云。傳世修說

### 董白額

饒州樂平縣白石村民。董白額者。以僮牛爲業。所殺不勝紀。紹興二十三年秋。得疾。每發時。須人以繩繫其首及手足於柱間。以杖痛捶之。方欣然忘其病之在體。如是七日方死。董平生殺牛。正用此法。其死也。

與牛死無少異云。

### 婺源蛇卵

徽州婺源縣紹興二十三年七月三日大雷雨邑中有老樹蟠結數十圍震爲數截中藏蛇卵十餘斛或取碎之每殼中必一物詰曲其間如鱗然雞豬食之輒死小民食死猪肉者亦死卵大小如彈丸如小橘去縣十五里有巨蟒同時震裂皆疑其爲蛇母云予族人邦直時爲邑尉嘗取其卵碎之實然。

### 鄭氏女震

婺州武義縣鄭亨仲資政族中三女從姊妹也皆未適人長者十八歲次十四歲次十二歲紹興二十四年二月六日族有姻會三女往觀之會罷親族相聚博戲忽大雨震電三女皆捨去自便道小戶欲還家未至而火滅共憩一小亭上族人遣婢明燈視之則皆仆地其一已震死裸臥雨中衣服粘着柱間其一體半焦衣皆破碎其一無所傷扶歸明日方甦問之曰方行次忽滿眼黑暗無所覩遂驚蹶如睡他皆莫知也身焦者數日方能言亦不死。劉邦翰于宣說

### 鄭升之入冥

衢人鄭升之宣和間爲樞密院醫官後居湖州累年嘗往臨安於轎中遇急足持文書來視之乃追牒也上列官爵姓名二十餘人鄭在其末讀畢卽恍惚如醉還家而病前使亦至呼之遂隨以行路半明半暗如月食夜到冥府使者先入鄭窺窗間見兩廊皆囚而以泥泥其首少頃呼入主者問曰汝當死有陰德

否。曰：無嘗從軍乎？曰：然。曰：汝昔宣和中隨諸將往燕山，有二卒得罪於將，欲斬之，以汝諫獲免。又汝在京師時，好以藥施人，有之否？鄭曰：頗憶有之。主者曰：有此二美，當令汝還取元牒，判云：特與展年放還。鄭拜謝，既出門，詢向使者曰：吾復活幾何年？應曰：不知也。將行，使者曰：汝平生好飲，餘瀝沾几案，間積已數十須，飲訖乃可去。卽舉一甕甚臭，強鄭令飲，飲三斗許，不能進，失手墜甕，乃醒。又病一月方愈，自以陰限不明，書年數常恐死，乃別所知者，自還鄉治冢地。明年，其所知者邢懷正、孝肅爲衢簽，見鄭之子，則鄭已死矣。計其復生，僅旬月云。邢懷正說。

### 黃十一娘

福州候官縣黃秀才女十一娘，立簾下觀人往來，一急足直入，曰：官追汝，女還房，卽苦心痛，死經日，復生。曰：追者與我俱行數十里，忽有恐色，曰：吾所追乃王十一娘，誤喚汝，今見大王，但稱是王氏，若實言，當捶殺汝，我強應之。至官府，見三人鼎足而坐，中坐者乃我父也，望我來，卽憑軒問曰：汝何爲來？此曰：正在簾內，爲人追至，及中途，則言當追王十一娘，而誤追我，戒我不得言，父還坐，謂東向者曰：所追王氏，今誤矣。曰：公何以知之？曰：此吾女也。東向者卽命吏閱簿，顧曰：果誤矣。又笑曰：王法無親，今日卻有親，皆大笑。乃放我還。鄭彥和知剛說。

### 謝希且

徐人竇思永居洪州，妻鄭氏，方娠，紹興二十三年閏十二月一日，思永夢洪州監稅秉義郎謝希且來，拜

不已。思永不敢受。夢中愧謝。睡覺至亥時。妻生一子。旋聞寺擊鐘。問之。則謝生正以是時死矣。思永名其子曰宜哥。謝氏後知之。云希旦小字實曰宜哥。則竇氏子爲希旦。後身昭昭矣。希旦邵武人。亦知書。思永登二十四年進士。與予妻族有連。聞其說。

盧熊母夢

盧熊。邵武人。校書郎奎之子。紹興二十一年。赴試南宮。母樊氏。夢數人舁棺木至中堂。曰。此夫人母也。號泣而寤。以告奎。曰。人言夢棺得官。若三郎者。熊行恐有登科之兆。如君者。或有遷官之喜。今乃吾亡母。此何祥也。奎未能遽曉。質明出視事。旣歸。有喜色。遙呼其室曰。吾爲爾釋昨夢矣。爾母何姓。樊氏。矍然悟。蓋其母乃熊氏也。於是知熊必擢第。已而果然。熊說。

范友妻

張淵道。紹興五年爲右司郎官。兵士范友居于門側。其妻以九月二十四日死。已斂而未蓋棺。翌日五鼓。張六參入朝。方傳呼。范妻忽自棺中舉手撼其夫。夫驚問之。曰。適有數鬼來此。一判官綠袍。滿面皆猪毛。逆生。問我蹤跡。答云。夫范友。本黃河埽岸兵士。因張郎官入西川。差爲水手。後從至行在。今爲院子判官。領之。方徘徊間。忽聞人呼右司來。諸鬼皆奔散。獨判官歎恨曰。收氣不盡矣。方出門去。猶未遠也。妻復起。能飲食。又十日竟死。

婦人三重齒



鄭公肅右丞雍姪某家子。拱州時京東饑，流民日過門，有婦人塵土其容而貌頗可取。鄭欲留爲妾，婦人曰：「我在此飢困不能行，必死於是，得爲婢子幸矣。」乃召女僧立券，盡以其當得錢爲市脂澤衣服。婦人慧而麗，鄭嬖之。凡數月，一夕大雷雨，聞寢門外人呼曰：「以向者婦人見還，此是餓死，數不當活。」鄭初猶與問答，已而悟其怪，拒不應。旦而念之，欲遣去，又戀戀不忍，計未決。他夜扣門者復至，鄭罵曰：「何物怪鬼，敢然。」任百計爲之，我終不遣。相持累夕，婦人忽苦齒痛，通夕呻吟。天明視之，已生齒三重，極聲牙可畏。鄭氏皆懼，卽日遣出。形狀旣異，無復有敢取之者，竟死於丐中。會稽唐閱信道，鄭出也。云少時聞母言云：「然而失其舅名。」

### 馬簡寃報

秦州人馬簡，本農家子，因刈粟田間，有婦人竊取其遺穗，爲所毆，至折足而死。里胥執赴府，簡長六尺餘，軀幹偉然。府帥奇其人，曰：「汝肯爲兵，吾宥汝。」簡從命，遂黥爲卒。後童貫擇健兒好身手者爲勝捷軍，簡隸馬兵。罷後從張淵道侍郎爲僕，張公爲桂林守，嘗令曝畫於簷間，簡取三足木床登之，纔一級，失足而墜。旁觀者以爲無傷，簡起坐，大聲呻痛，曰：「損我脚矣。」拔所佩小刀欲自刺，人急視之，則髑骨已出，傷處流血。如注，簡曰：「方登梯時，覺眼界昏然，如人自空推我下，故跌，乃自言舊事，曰：必此寃爲之。」數日死。

### 陳昇得官

邵武威果卒陳昇，嗜酒，嘗大醉，感其身世微賤，歎曰：「何日脫此厄？」少頃如夢非夢，有人告曰：「明日爲官人。」

何歎也。昇明旦醒，能憶其語，曰：鬼神戲我如此，我何從得官？其日薄暮，欲至軍校之舍，聞一卒與軍校耳語，卒既出，昇隨其後，與俱至酒家飲，又與之錢，稍醉，問之曰：爾適告管營何事？卒具以語之，曰：營中某人等謀亂，欲以夜半燒譙門，伺太守出救火，卽殺之爲變。昇亟與之同謁軍校，三人偕列名，走告于郡。郡守亟召兵官，密將他營兵如狀，中人數捕之，皆獲，獄具悉斬之。告者皆得官，昇爲承信郎。時紹興十三年。

了達活鼠

吉州隆慶長老了達，言嘗寓袁州仰山寺，與同參數人約往他郡行腳，取笠欲治裝，見笠內有鼠窠，實以碎絹紙，新生鼠未開目者五枚，啾啾然。達欲去之，恐其死，乃謝同行者，託以他故不往。又數日，五鼠能行，達以粥食飼之。每夕宿笠中，旬餘始不見，其中潔然無滓穢，得淨笠衣及茶一角。達意其竊以來，懸之僧堂，三日無取者。於是白主者告於眾，以其茶爲供而行，自是所至不蓄貓，鼠亦不爲害。

魚顧子

井度爲成都漕，出行部至蜀州新津，買魚於江，其重數斤，命庖人鱠之，方操刀間，魚躍入水中，庖懼得罪，有漁舟過其下，乃鄭重囑之，許以千錢，約必得如前魚，巨細相若者。漁人問向所買處，曰：去此一里許，得之江潭窟中。漁人卽鼓棹往所指處，一舉網獲長魚以還，庖視之，乃適所墜者也。蓋方春時，魚產子葦間，其母日往來顧之，至成魚乃去，或母獲則子不能育，故漁者以是候之云。杜莘老起莘說

# 夷堅甲志卷第十四 十八事

## 開源宮主

劉允，字厚中，潮州海陽人。登紹興四年進士第。宣和甲辰，除知循州。命下遽乞致仕。會朝廷以復燕雲肆赦，雖已告老，並許復從宦。劉獨不起，而出入閭里，飲食起居，了無衰相。親舊交口勸勉，確然不回。明年春，丁母憂，感疾，正晝忽起，呼其子昉曰：「有詔授我奎文殿學士，昉聽未審，復質之。劉挽其手，書奎文二字曰：『須爲作劄子辭，不獲命，則具謝表。』又數日，復言：『天官已除他人，吾免矣。』家人喜相賀，遂浸安。然絕不茹葷，至四月一日，又曰：『吾比得開源宮主，蓋仙官之最清要者。吾甚樂之。』家人曰：『豈其夢邪？』曰：『非也。適有人報甚明，非久去矣。』卽索昏筆，疏數事，大抵以喪葬過度爲戒。又三日，整衣起坐，呼二子昉、景，告以從治命。中夜而卒。前數夕，鄉人李正甫夢謁劉，見吏卒盈門，云來迎新君。其鄰許氏婦亦夢所居巷陌間，旛幢寶蓋，飛揚雜沓，頃之，劉冉冉從導者而去。旣卒數日，肌體柔滑如生。四支皆可伸屈，時方烝暑，而色不少變。劉少時，當元祐丙寅中秋之夕，夢遊一洞府，見塑像道裝，青娥在旁，指曰：『此公前身也。旣寤，作八詩以紀之。』至是，頗應云。其詩曰：『銀築層臺玉砌成，五雲深映百花明。獸環響徹重門啟，無限青娥喜笑迎。一青鬢前引度回廊，簾捲雲間舊院堂。松桂滿庭龜鶴在，儼然丰觀道家裝。二徐入東堂，百步餘虛堂。猶記舊來居，臆紗掩映瓊籤軸。盡是當時讀遍書，三瞳隴瑞日照觚稜。浴曳祥煙遠棟臺，松檜雅知人趣尙。風來偏作

步虛聲。四側金壇畔。虬松老。瑩玉池邊綬。鷓長吟。折紫芝香滿手。數聲鳴鳳在脩篁。五獸爐煙和百花香。玉葉瓊枝倚兩旁。一曲雲和鸞鶴舞。勸人爭捧九霞觴。六雲母屏間看舊題。醉吟阿母碧桃枝。羣仙指點未題處。更乞凌虛白鶴詞。七步出朱宮。日漸移。青鬢羅拜問歸期。塵緣若斷人間世。看取蟠桃正熟時。八潮人陳安國嘗敘其事。防後更名旦。仕至太常少卿。紹興庚午。終於直龍圖閣。知潭州。景嘗知台州。

漳民娶山鬼

建州人范周翰。爲漳州司理參軍。郡近村民有以負薪爲業而無妻者。久之得一婦人。遂與歸。以二籠自隨。其家皆喜。唯妹妹獨見婦一足。不敢言。至夜同寢。日高不啟門。父母壞壁以入。但白骨在床。發其篋。皆瓦石及紙錢耳。蓋山魃類也。

王刊試卷

梁山軍人王刊。字夢錫。初名某。嘗夢至大官府。見巨牌揭于壁間。有王刊二字。遂更今名。已而預貢。崇甯五年赴省。白晝遇黃衣卒于通衢。持試卷三通與之。刊愧謝。但有三百錢以勞之。曰。我若及第。當厚報汝。其人唯唯而去。遂以所得卷子入試。其年登科。竟不知爲何人也。刊官至朝奉待。

楊暉入陰府

紹興二十二年。虔卒齊述叛。未撲滅間。吉州吉水縣民楊暉。夢追入陰府。見數百人身披三木繫庭下。主者責暉曰。汝何敢與齊述爲亂。暉曰。暉乃吉水村民。與述了無干涉。主者曰。然則誤矣。卽遣還。

吳仲弓

鄭州人吳仲弓。建炎末。知桂陽監。時湖湘多盜。仲弓一切繩以重法。入獄者多死。及得疾。繞項皆生癰疽。久之瘡潰。喉管皆見。如受斬刑者。一日命家人作烝鴨欲食。未及而死。死之二日。司理院推吏忽自語曰。官追我證。吳知郡公事。卽死。時衡州人劉式爲司理。親見之。

芭蕉上鬼

紹興初。連南夫帥廣東。曹紳以宣義郎攝機宜。連公前後所殺海寇不可計。或同日誅一二百人。曹皆手處其事。不暇細問也。以是論功。遷官至朝奉大夫。後爲廣倅。公宇在淨慧寺。到官未幾而病。每吏卒衙時。其家婢使咸聞寺後芭蕉林間有人聲。或見人坐葉上。見羣婢亦不驚。婢問何人。曰。來從通判索命。我輩二十六人。分四道尋覓。今我六人先至此。曹聞之。懼。力禱之。許以水陸醮設。皆不應。曰。但相從去。乃可。曹竟死。未死前一妾生子。遍體皆長毛。瘞之山下。經三日發視。猶不死。甚怪其事。蓋冤鬼所託云。五事皆張可久說

董氏禱羅漢

鄉人董耀彥。明三十餘歲。未有子。與其妻自番陽偕詣廬山圓通寺。以茶拱羅漢。且許施羅帽五百頂。以求嗣。董躬攜瓶瀹茶。至第一百二十四尊者。茶方點罷。盞已空。董禱曰。豈尊者有意應緣乎。當以真珠莊嚴一帽以獻。旣歸。經旬月。妻手自裁帽。命族人董道士持以往。道士回。董有侍妾先見之。迎問曰。道士歸邪。是月妾有身。未誕之前。家人數夢一僧頂帽往來室中。凡十有二月而生一子。纔逾月。間聞人誦經聲。

雖正啼哭必止。董爲日誦金剛經一卷。已而每聞經必欲前。如傾聽之狀。既過百匝。董偶問之曰。汝酷愛此。豈前世曾誦乎。兒急張目。作老人聲曰。我曾念來。董驚愕。再問之。遂不答。自是不甚食乳。既而有疾。將死。兩目數開闔。如不忍去者。董拊之曰。汝旣方外人。去留皆任意自在。要行卽行。何須爾。卽閉目。捫其體已冷矣。其生正一百二十四日云。董說

王夫人

獻穆大主之孫李振妻王夫人。嫁十餘年無子。嘗晚步家園。彷彿見一黃鳥。飛舞樹間。戲逐之。卽沒於地。疑其異。亟呼童斵土視之。得黃金一塊如斗大。王祝曰。此天賜妾也。雖然。暗昧之物。妾不敢當。但願得一子耳。遂歸。明日試再發之。已空矣。是月有孕。生子曰景直。崇甯末。仕至工部侍郎。景直從弟景遙說

舒民殺四虎

紹興二十五年。吳傅朋說。除守安豐軍。自番陽遣一卒往呼吏士。行至舒州境。見村民穰穰。十百相聚。因弛擔觀之。其人曰。吾村有婦人。爲虎銜去。其夫不勝憤。獨攜刀往探虎穴。移時不反。今謀往救也。久之。民負死妻歸。云初尋跡至穴。虎牝牡皆不在。有二子戲巖竇下。卽殺之。而隱其中。以俟。少頃望牝者銜一人。至。倒身入穴。不知人藏其中也。吾急持尾。斷其一足。虎棄所銜人。踉蹌而竄。徐出視之。果吾妻也。死矣。虎曳足行數十步。墮澗中。吾復入竇。伺牡者。俄咆躍而至。亦以尾先入。又如前法殺之。妻冤已報。無憾矣。乃邀鄰里往視。輿四虎以歸。分烹之。

妙靖鍊師

妙靖鍊師陳氏名瓊玉。婺州金華人。年十有七。一日邀兄遊四明海中。兄乘舟而妙靖行水上。閱數日。衣裳不濡。既還。語人曰。我水中遇婺女星君。相導往蓬萊。始知元是第十三洞主。遂省悟。從此絕食。便能詩詞。及知人間禍福。公卿士庶。日往叩之。戶外屢滿。政和七年。郡守劉安。上部使者盧天驥。王汝明等。聞于朝。召至京師。賜對。妙靖鍊師對訖。卽乞還山。師所居。前面葛仙峯。後枕仙姑壇。獨處一室。邑宰柯庭堅。贈詩曰。絕粒棲神知幾年。閉關終日更翛然。高風默與麻姑契。妙法親從嬰女傳。功行素超三界外。姓名清徹九重天。憑誰與問西王母。師是金華第幾仙。贈詩者多。師獨喜此篇。師作詩前後。無慮數千首。弟昭嘗曰。詩詞所言。其應如響。何從而知。師曰。聲其里系。卽仙官持簿來。五百年過去。未來皆知。恐泄天機。姑以風花雪月爲詠。而吉凶寓其中。非苟知之。又且掌之。昨權無常縣尉。管人間生死。後權陰典。管人間六犯事。謂道官錢王逆不孝。姦盜踰濫。故殺也。世人冒犯。故多夭厲。不犯者三世中出神仙。近又管月臺仙籍。凡士大夫聰明者。皆上籍。若有功行。可作月臺仙。大抵勉人以忠孝誠信。至八九十歲。容貌不衰。

蕪湖儲尉

建炎間。太平州寇陸德叛。燒劫居民。殺害官吏。蕪湖尉儲生。竄避不及。爲賊黨縛去。德自臨斬之。已脫衣搦坐。德見其頂有毫光。三道出現。乃釋之。且令主邑事。付以倉庫。後盜平。用此策勳。改京官。宣城僧祖勝云。儲尉每日誦圓覺經一部。觀世音菩薩千聲。率以爲常。以故獲果報。得免橫逆。

鶴坑虎

羅源鶴坑村有一嶺不甚高。上有平巔。居民稱爲籬上。田家一婦嘗歸甯。父母過其處。見一虎蹲踞草中。懼不得免。立而呼之曰。班哥。我今省侍耶娘。與爾無冤讎。且速去。虎弭耳竦聽。遽曳尾趨險而行。婦得脫。世謂虎爲靈物。不妄傷人。然此婦見鷲獸不怖悸。乃能諭之以理。亦難能也。

蔡主簿治寸白

蔡定夫。戡之子。康積苦寸白蟲爲孽。醫者使之碾檳榔細末。取石榴根東引者。煎湯調服之。先炙肥豬肉一大瓣。寘口內。嚙咀其津膏。而勿食。云此蟲惟月三日以前。其頭向上。可用藥攻打。餘日則頭向下。縱有藥皆無益。蟲聞肉香。起嘔啖之意。故空羣爭赴之。覺胷間如萬箭攻鑽。是其候也。然後飲前藥。蔡悉如其戒。不兩刻。腹中鳴雷。急奏廁。蟲下如傾。命僕以竿挑撥。皆聯縣成串。幾長數丈。尙蠕蠕能動。舉而拋於溪流。宿患頓愈。此方亦載楊氏集驗中。蔡游臨安。爲錢仲本說。欲廣其傳。以濟後人云。

許客還債

許元惠卿。樂平士人也。其父夢有烏衣客來。語曰。吾昨貸君錢三百。今以奉還。未及問爲何人及何時所負。而覺。明日思之。殊不能曉。平常蓄十餘鴨。是日歸於數外。見一黑色者。小童以爲他人家物。約出之。鴨盤旋憩于傍。墮一卵。乃去。自是歷一月。每日皆然。凡誕三十卵。遂不至。竟不知爲誰氏者。計其直恰三百錢。



黃主簿畫眉

黃祝紹先爲鄱陽主簿。慶元二年四月有偷兒入室收拾衣衾分寘兩囊臨欲去黃氏育畫眉頗馴解人語是夜一家熟睡禽忽踰躡籠中嗚呼不輟聞者以爲遭貓搏噬遽起視之盜驚懼急走遺一囊黃亦覺遣僕追躡已失之一禽之微懷哺養之恩而知所報如此人蓋有愧焉。

潮部鬼

明州兵士沈富父溺錢塘江死時富方五六歲其母保養之數被疾祟訪諸巫皆云父爲厲母瀝酒禱之曰爾死唯一子吾恃以爲命何數數禍之有所須當夢告我是夕見夢曰我死爲江神所錄爲潮部鬼每日職推潮勞苦痛至須草履并杉板甚急宜多焚以濟用年滿方求代脫去矣母如其言焚二物與之富自是不復病矣。

建德妖鬼

祈門汪氏子自番陽如池州欲宿建德縣未至一舍間過親故居留與飲行李已先發飲罷獨乘馬行遂迷失道與從者不復相值深入支徑榛莽中日且曠黑數人突出執之行十里許至深山古廟中反縛于柱數人皆焚香酌酒拜神像前有自得之色禱曰請大王自取乃扃廟門而去汪始知其殺人祭鬼悲懼不自勝平時習大悲呪至是但默誦乞靈而已中夜大風雨林木振動聲如雷吼門軋然豁開有物從外入目光如炬照映廊廡視之大蟒也奮迅張口欲趨就汪汪戰栗誦呪愈苦蛇相去丈餘若有礙其前退

而復進者三。弭首徑出。天欲曉。外人鼓簫以來。欲飲神胙。見汪依然。大駭問故。具以事語之。相顧曰。此官人有福。我輩不當得獻也。解縛謝之。送出官道。戒勿敢言。汪既脫。竟不能窮其盜。王嘉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五十七事

薛檢法妻

薛度紹興初為夔路提刑司檢法官官舍在恭州其妻病召醫者劉太初療之不效以死移時復開目問醫姓名鄉里甚詳已而竟死後數年劉徙居荆南白晝有緋衣婦人蒙首入門云有疾求治劉不在家家人以實告婦人徑入及中堂端坐以待或發其首幕迺一髑髏驚呼問遂不見劉自是醫道浸衰家日貧悴時薛君為潭之衡山宰聞其事泣曰吾妻也

雷震二蠻

邕州守臣兼經略都監每歲至橫山寨與交人互市紹興二十三年趙愿為守至寨市馬蠻千餘人往來憧憧為過二民行省地中為所殺掠同行一婦人以去愿不能捕詰明日天無雲雷震一聲隕二蠻於地尸一仰一俯正如二民死時狀蠻曾恐懼訪知其事即送婦人還邕劉襄子思說

馬仙姑

果州馬仙姑者以女子得道嘗為一亡賴道人醉以藥酒而淫之後忽忽如狂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五日衣衰麻杖經哭于市曰今日天帝死吾為行服市人皆唾罵逐之後聞京師以是日失守楊朴公全說時為工

曹據

陳尊者

閩州僧陳尊者。居常落拓如狂。而言事多先見。人莫能測。紹興元年四月十四日。忽衣衰麻。望譙門大哭。或曰。此州治也。何得爾。曰。今日佛下世故。哭聞者皆以爲誕。逾月而奉隆祐遺詔。其哭之日。乃上僊日也。

外異說

賈思誠馬夢

賈思誠。字彥孚。紹興十七年。爲夔州帥。夢受命責官。廐卒挾馬來迎。臨欲攬轡。細視馬有十三足。歎異而覺。明日背疽發。十三日死。賈生於庚午。近馬禍云。張達說

淨居巖蛟

衡山縣西北淨居巖。有蛟窟于中。僧宗譽初至。樂其幽閒。謀結庵。爲婦人數出擾。不敢留。避諸嶽寺。紹興十一年。僧善同來居之。纔草屋數間。游僧妙印在他舍。婦人來與合。自腰以下。卽冷如冰。數日死。行者祖淵。采木於山。後迷不還。凡五日。求得於老虎巖中。云一婦人令住此。今出求果餌以飼我。巖口甚窄。僅容人身。而其中頗廣。蓋蛟所穴也。祖淵歸亦病。是年四月。幾望。風雨暴至。徧山皆黑。電雷掣旋屋外。善同素不睡。宴坐龕中。夜且半。起明燈。聞聲出龕下。如鼓鞀然。視之。乃巨蟒蟠結數匝。尾猶在戶外。善同呼衆僧。以杖擊去。旣去。復回。又擊之。始趨入石罅。未及而震死。山水大至。衝室屋。大半已而。月星粲然。明旦。視死蟒長二丈許。圍數尺。體皆黑。方花紋。祖淵卽日發狂。嗟惜數月亦死。前後僧僕爲所殺者凡八人。向時每

夜山輒昏昧。雖月出亦然。自蟬死。夜色始明。今有屋數十間。僧十輩云。

善同說

### 伊陽古餅

張虞卿者。文定公齊賢裔孫。居西京伊陽縣小水鎮。得古瓦餅於土中。色甚黑。頗愛之。寘書室養花。方冬極寒。一夕忘去水。意□□□□□之。凡他物有水者皆凍。獨此餅不然。異之。□□以湯終日不冷。張或與客出郊。置餅於篋。傾水淪茗。皆如新沸者。自是始知祕惜。後爲醉僕觸碎。視其中與常陶器等。但夾底厚幾二寸。有鬼執火以燎。刻畫甚精。無人能識其爲何時物也。

### 晁安宅妻

鄧州晁氏。大族也。相傳云。自漢以來。居南陽。劉先主嘗從貸錢數萬緡。諸葛孔明作保。立券猶存其家。建炎二年。鄧民殘于胡兵。或俘或死。晁氏男女數百人。皆囚以北。至汾州青灰山。爲紅巾邵伯邀擊。盡失所掠而去。晁安宅之妻某氏。并其女及乳母。皆爲邵之黨王生所得。張丞相宣撫陝蜀。邵舉軍來降。王生爲右軍小將。與晁婦同處於閫中。閫有靈顯王廟。婦與乳嫗以月二日往焚香。嫗視道上一丐者。病以敝紙自蔽。形容甚悴。諦觀之。以告婦。曰。有丐者絕類吾十一郎。遣詢其鄉里。姓行果安宅也。婦色不動。令嫗持金釵與之。約十六日復會。且戒無易服。及期相見。又與金二兩。曰。以其半詣宣撫司投牒。其半買舟置某。所以待我。安宅旣通訴。宣撫下軍吏逮王生。會王出獵。婦攜已所有直數千婚。與嫗及女赴安宅舟。順流而下。王生家貲巨萬。一錢不取也。王晚歸。不見其妻。而追牒又至。視室中之藏。皆在。喟然曰。素聞渠爲晁

家婦。今往從其夫。理之常也。了不以介意。晁氏夫婦離而復合如初。婦人不忘故夫。於丐中求之。古烈女可也。惜逸其姓氏。王雖武夫。蓋亦知義理可喜者。

犬齧張三首

唐州方城縣典吏張三之妻。本倡也。凶暴殘虐。婢使小過。輒以錢縋其髮。使相觸有聲。稍怠。則杖之。或以針鐵爪使爬土。或寘諸布囊。以錐刺之。凡殺數妾。夫畏之不敢言。後殺其子婦。婦家詣縣訴。縣檄尉檢尸。小婢出呼曰。牀下又有死者。可併驗也。獄具。以倡非正堂。與平人相殺等。尸於唐州市。張自是亦病。左支皆廢。涕淚出不禁。以首就桎。始得食。三年而死。既葬。爲野犬齧墓。揭棺銜首。擲之縣門外而去。三事皆妻叔張宗一

貫道說

蛇王三

方城民王三。善捕蛇。每至人門。則能知其家地多少。見在某處。有爲害者。取食之。人目爲蛇王三。方城令得一蛇。召之使食。爲爪所傷。抉二齒。近村民苦毒蟒。出沒爲害。釀金十萬。命王作法以捕。王畫地爲三溝。語人曰。若是常蛇。越一溝卽死。極不過二。如能歷三溝。則我反爲所噬矣。旣而蛇徑前無所畏。欲就王。王甚窘。亟脫袴中裂之。蛇分爲兩死焉。嘗適麥陂村。謂富室曰。君家有巨黑蛇。方旺財。不宜取。富室欲驗其言。強使取之。王書片紙。命其人投於廚後牆左角水穴。呼曰。蛇王三喚汝。卽急走。勿反顧。恐傷汝。其人不信。投紙畢。少留觀之。則巨黑蛇已出。其人驚仆。蛇從旁徑出。至王所。王袖之而行。其家自是果破。予婦家

居麥陂。數呼之至。建炎盜起。不知所終。或以爲她精云。

### 應聲蟲

永州通判廳軍員毛景。得奇疾。每語喉中。輒有物作聲相應。有道人教令學誦本草藥名。至藍而默然。遂取藍搨汁飲之。少頃。嘔出肉塊長二寸餘。人形悉具。劉襄子思爲永倅。景正被疾踰年。親見其愈。予記前書載應聲蟲。因服雷丸而止。與此相類。

### 辛中丞

辛企李次膺。紹興八年。自右正言出爲湖南提刑。舟到武昌。大將岳飛來江亭通謁。辛以道上不見賓客爲解。岳不肯去。良久不獲已見之。卽欲以明日具食。意殊懇切。不得辭。旣宴。酒三行。延辛入小閣。盡出平生所被宸翰。凡數百紙。具言眷遇之渥。執辛手曰。前夕夢爲棘寺逮對獄。獄吏曰。辛中丞被旨推勘。驚寤。遍體流汗。方疑懼。不敢以告人。而津吏報公至。公自諫官補外。他日必爲獨坐。飛或不幸下獄。願公救護之。辛悚然不知所對。纔罷酒。卽解維。後數年。飛罷副樞奉朝請。故部將王貴迎時相意。告其謀叛。繫大理獄。命新除御史中丞何伯壽劉襄子思說治其事。方悟昨夢乃新中丞也。何公後辭避不就。乃以付万俟卨相云。二事

### 猪精

紹興十年春。樂平人馬元益。赴大理寺監門。與婢意奴俱行。至上饒道中。同謁一神祠。丐福。是歲六月。婢

夢與馬至所謁祠下有親事官數輩傳呼曰大卿請指前高樓云大卿在彼宰猪爲慶會召寮屬明日馬以語寺鄉周三畏意建亥之月當有遷陟明年冬寺中作制院鞠岳飛遇夜周卿往往間行至鞠所一夕月微明見古木下一物似豕而角周疑駭卻步此物徐行往獄旁小祠而隱經數夕復往月甚明又見前怪首上有片紙書發字周謂獄成當有恩渥既而聞岳之門僧惠清言岳微時居相臺爲市游徼有舒翁者善相人見岳必烹茶設饌嘗密謂之曰君乃猪精也精靈在人間必有異事它日當爲朝廷握十萬之師建功立業位至三公然猪之爲物未有善終必爲人屠宰君如得志宜早退步也岳笑不以爲然至是方驗元益說

沃焦山寺

紹聖中有僧游天台迷失道入越州新昌縣沃焦山上遇大佛刹寂無人聲頗歎叢林之整肅如此既登堂望官吏治事甚嚴疑深山中不應爾徐入法堂過屋兩重始見長老數人相對默坐僧前欲問訊搖手止之不敢問卻下僧堂側立以視有頃聞請第一員長老升堂其人號泣就坐紫衣金章者立于前瞬息間火從坐者體中起延燒其身并及金紫者不留遺燼次第升堂周而復始僧問吏何爲吏言平生無戒業妄作住持人謗佛正法故受此報金紫者請主也僧懼亟出至山腰逢數卒驅一老婦人髣髴認其母回首留顧老婦呼曰以汝平日妄談般若累我至是其行甚遽不得復語僧下山覓路問居人此山何寺曰路絕人行安得有寺指別路示之云此去天台道也問其日則已三宿矣不復東遊徑還家母已死時



播傳此事。長老退居者數人。關子東、強幼安、皆作文以記。

### 羅浮仙人

藍喬，字子升，循州龍川人。母陳氏無子，禱羅浮山而孕。及期，夢仙鶴集其居。是夕生喬。室有異光。年十二，已能爲詩文。有相者謂陳曰：爾子有奇骨，仕官當至將相，學道必爲神仙。喬曰：將相不足爲，乃所願則輕舉耳。自是求道書讀之，患獨學無師友，因辭母之江淮，抵京師。七年而歸，語母曰：兒本漂然江湖，所以復反者，念母故也。瓢中出丹一粒，餽焉。曰：服之可長年無疾，留歲餘，復有所往，以黃金數斤遺母。曰：是真氣噓治所成，母寶用之。兒不歸矣。潮人吳子野，遇之于京師，方大暑，同登汴橋買瓜。喬曰：塵埃汗吾瓜，當於水中噉耳。自擲於河。吳注目以視，時有瓜皮浮出水面，齧迹儼然。至夜不出，吳往候其邸，則已酣寢。鼻間氣如雷。徐開目云：波中待子食瓜，久之不至，何也？吳始知喬已得道，再拜愧謝，遂與執爨。後游洛陽，布衣百結，每入酒肆，輒飲數斗，常置紙百番於足下，令人片片拽之，無一破者。蓋身輕，乃爾。語人曰：吾羅浮仙人也。由此升天矣。一日，貨藥郊外，復置紙足底，令觀者取之，紙盡足浮，風雲翛翛躡而上征。仙鶴成羣，自南來迎，望之隱然。歷歷聞空中笙簫音，猶長吟李太白詩云：下窺夫子不可及，矯首相思空斷腸。母壽九十七而終。葬之日，樵枚者聞墟墓間哭聲，識者知其來歸云。

英州人鄭總作傳

### 毛氏父祖

衢州江山縣士人毛璿，當舍法時在學校，以不能治生，家事堙替，議鬻居屋，未及售，晨起見亡祖父母父

母四人列坐廳上。衣冠容貌不殊。生人璿驚拜問曰。去世已久。安得至此。皆不答。惟父曰。見汝無好情況。因仰視屋太息曰。汝前程尙遠。可寬心。璿問地獄如何。父曰。有罪始入耳。吾無罪當受生。但資次未到。曰。既未有所歸。還只在墳墓否。曰。不然。日間東來西去。閑遊。惟夜間不可說。近日汝預葉氏蟠間祭。我亦在彼。指門外五通神曰。神力甚大。閑野之鬼不可入。又指所事真武曰。謹事之。死後不入獄。便詣北斗下爲弟子。璿曰。大人且在是。當呼大兄來。父止之曰。我腳頭緊。便去矣。令璿入門。數人皆下庭中。向空飛去。如鳥鵲然。直上不見。璿方悵望。而一僕自外至。蓋不欲與生人接。所以亟去也。

方典薄命

方典字大常。莆田人。累舉進士不第。術者多言其無祿。同縣人劉仲敏爲泉州同安宰。典之兄與爲丞。劉謂與曰。賢弟不應得官。若罷舉。庶可延數年之命。與不信也。紹興十五年。典試南宮。劉又諫其勿行。典不聽。是歲擢第。榜至同安。與持往誚劉。劉曰。一第未足喜。恐不能得祿耳。典調晉江尉。歸待次之明年。莆中春試。諸生例以寄居同教官考校。郡以命典。既入院。日復餐錢千餘。旬日間所得盈萬錢。暴卒于院。

陳應求說

# 夷堅甲志卷第十六 十五事

## 衛達可再生

衛仲達字達可。秀州華亭人。爲官職時。因病入冥府。俟命庭下。四人坐其上。西嚮。少年者呼曰。與它檢一檢。三人難之。少年曰。若不檢如何行遣。三人曰。渠已是合還。何必檢。恐出手不得爾。少年意不可。回呼朱衣吏諭意。吏捧牙盤而上。中置紅黑牌二。紅者金書善字。黑者白書惡字。少年指黃牌。吏持以去。少焉。數人捧簿書盈庭。一秤橫前。兩首皆有杵。吏舉簿寘東杵。杵重壓至地。地爲動搖。衛立不能安。三人皆失色。曰。向固云不可檢。今果爾奈何。少年亦慘沮。有悔意。須臾曰。更與檢善看。吏又持紅牌去。忽西北隅微明。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盤出。四人皆起立。道士至。居中而坐。望玉盤中文書。僅如筋大。吏持下寘西杵。杵亦壓地。而東杵高舉向空。大風欬起。捲其紙蔽天。如烏鳶亂飛。無一存者。四人起相賀。命席延衛坐。衛拱手曰。仲達年未四十。平生不敢爲過惡。何有簿書充塞如此。少年曰。心善者惡輕。心惡者惡重。舉念不正。此卽書之。何必真犯。然已灰滅無餘矣。衛謝曰。是則然矣。敢問善狀何事也。少年曰。朝廷興工修三山石橋。君會上書諫。此乃奏稟也。衛曰。雖會上疏。朝廷不從。何益於事。曰。事之在君盡矣。君言得用。豈只活數萬人命。君當位極人臣。奈惡簿頗多。猶不失八坐。勉之。遂遣人導歸。衛後至吏部尙書。

徐專說聞之於衛仲子臧。

## 郁老侵地

鎮江金壇縣吳干村張郁二家鄰居。後爲火焚，皆散而之。它所存惟空址焉。同邑湯氏子，病熱疾死。至有司云：當復生，令出門需送者。至門外見市塵邸列，與人世不異。遂坐茶肆。時郁氏之老死已十餘年矣。相見如平生。喜曰：數日聞公當來，故候於此。今知得還，將奉託以事。吾家故宅頗憶之乎？曰：然。郁曰：生時與張氏比鄰，吾屋柱址已盡。吾境而簷溜所滴者，張地也。吾陰利其處，巧訟于官而奪之。凡侵地三尺許，張翁死，訴于地下。吾旣伏前愆，約使宅人反之。然二居皆已煨燼。張旣轉徙，吾兒又流落建昌，爲南豐符氏壻。幽明路殊，此意無從可達。公幸哀我，煩一介諭吾兒，使亟以歸。張氏作券焚之，吾得此則事釋。復受生矣。湯許之。少焉送者到，卽告別。旣甦，呼張氏子語之。故答曰：昔日實爭之，今已徙居無用也。湯以郁所囑，不忍負訖，遣報其子，取券授張，而書其副焚之。它日夢來致謝。湯乃致遠長子。

車四道人

蔡元長初登第，爲錢塘尉。巡捕至湯村，薄晚休舍。有道人狀貌甚偉，求見。蔡平日喜接方士，亟延與語。飲之酒而去。明日宿它所，復見之。又明日泊近村，道人復至，飲酒盡數斗。懇曰：夜不能歸，願託宿可乎？蔡始猶不可，其請至再，不得已許之。且同榻。命蔡居外，已處其內。戒曰：中夜有相尋覓者，告勿言。蔡意其姦盜亡命，將有捕者，身爲尉，顧匿之不便也。然無可奈何，展轉至三更，目不交睫。聞舍外人聲，俄頃漸衆，遂排戶入。曰：車四元在此，何由可耐，欲就牀擒之。或曰：恐并損牀。外人帝必怒，吾屬且獲罪。蔡大恐，起坐呼從吏。無一應者。道人安寢自如，撼之不動。外人云：又被渠擲了六十年，可怪可怪。咨嗟良久，聞室內如揭竹。

紙數萬番之聲。雞鳴乃寂。呼從者始應。問所見。皆不知。道人矍然興。謝曰。某乃車四也。賴公脫此大厄。又可活一甲子。已度世第三次矣。自此無所患。公當貴窮人爵。吾是以得免。如其不然。與公皆死矣。念無以爲報。吾有藥能化紙爲鐵。鐵爲銅。銅爲銀。銀又爲金。公欲之乎。蔡拒不受。強語乾汞之術。曰。它日有急。當用之。天且明。別去。後不復見。蔡唯以其說傳中。子脩。蔡死。脩家竄廣西。賴是以濟。蔡之客陳丙。嘗爲象郡守云然。

### 女子穿溺珠

湖州人王槩。紹興十六年八月。赴邵武建甯丞。宿信州玉山驛。便溺已。且就寢。見美女在旁。探手虎子中。拾碧粒如珠者三四顆。串以紅縷。掛頸上。槩驚問汝何人。已不見。自是每溺。其旁輒地裂。女子盛服出。或器內。或溷廁。必得珠。乃沒。槩日以困悴。醫巫束手。莫能療。幾二年久。女所穿纍纍。繞頸至腹數十匝。其後珠益減。至纔一二顆。而色漸白。女慘容謝曰。得君之賜厚。吾事濟矣。但恨傷君之生。無以報。當亦徐圖之。再拜而去。槩是夕不復溺。翌日大汗而卒。三事亦徐搏說。

### 李知命

李知命。建昌人。紹興二十四年八月。宿豫章村落。就枕未睡。月色皎然。見窗外人往來。少焉回首與窗對。如一男子。緇巾汗衫而立。恍忽間已入室。李疑其盜也。熟伺所爲。俄至前。繞牀而行。牀之東北皆距壁。而其人行通無所礙。方和鬼也。如是十餘匝。徑揭帳執李項。李有膽力。舉手承之。復以左手來。又與相拒。欲

大叫而喉中介介如咽。良久方能呼。兩僕同應曰：「喏。」李曰：「常夕叫汝，數聲不一應。今何謹如此？既不寐，胡不早覺我？」皆曰：「見一男子至主公之前，相撐拄甚力，欲起則足不可動，欲叱則氣不得出。適聞主公之聲，男子始去。某等方得能言耳。」

光州墓怪

光州士人孔元舉，居城外數里間。每入城，輒經亂葬壙。常日詣州學，晨往暮歸，必過之。一夕歸差晚，日猶銜山，聞有人高誦維葉萋萋黃鳥于飛之句。至于再三，審其聲當所行道上。少頃差近，則聞聲在墓間，回首視之，一物如蹲鴟，毛毳毳覆體，赤目豬喙，瞳視孔生。厲聲曰：「維葉萋萋，孔大駭，亟步歸。即病旬日死。」

碧瀾堂

南康建昌縣民家，事紫姑神甚靈。每告以先事之利，或云下江茶貴可販，或云某處乏米可載以往，必如其言，獲厚利。一日書來曰：「來日貴客至，宜善待之。其家夙戒子弟奴僕數輩候門，盡日無來者，將闔門而一丐者至，即延以入，爲具沐浴更衣。丐者雖喜過望，而懼其家或事神殺己，懇請曰：「雖乞丐至賤，亦惜微命，幸貸其死。」主人告以昨日之故，丐者曰：「若然，幸復致禱，將得自詢之。」始焚香而神至，書九字於紙上曰：「吁，君忘碧瀾堂之事乎？丐者觀之，則悶絕。久之方蘇，泣而言：「少年時本富家子，與一倡有終身之約，憚父母不容，遂挾以竄。已而窳窮日甚，又慮事敗，因至吳興游碧瀾堂，乘醉推倡入水，遂亡命行丐。今公家所致，蓋其寃也。言已復泣。其家贈以數百金遣去，自是不復事神。」

三事李紹祖說

戴氏宅

常州無錫戴氏富家也。十三郎者於邑中營大第。備極精巧。至鑄鐵爲範。度椽其中。稍不合必易之。又曳繇往來。無少留礙。則止。歲餘將落成。夢士人東向坐堂上。顧戴曰。吾李謨秀才也。旣寤。絕惡之。又數年。邑子李謨登科。戴嫁之以女。戴且死。囑其二子曰。汝曹素不立。必不能善守遺緒。此屋當貨於汝手。與其歸他人。不若歸李郎也。後如父言。以宅予李氏。建炎紹興間亂。盜數取道。邑屋多經焚毀。唯李宅巋然獨存。至今居之。謨字茂嘉。嘗帥浙西。官至中大夫直寶文閣。外舅說

二兔索命

予婦叔張宗正。家方城之麥陂。性好弋獵。其父祖塋側。長林巨麓。禽獸成聚。日與其徒從事。罟網彌山。號曰漫天網。一網所獲。亡慮數百計。不暇拾取。唯惡少年數輩。馳逐其上。壓死之。各分挈以去。雖風雪不止。也。遭亂度江。紹興九年。隨兄侍郎居無錫。亦時時彈射自娛。嘗於明陽觀旁得一兔甚小。耳有缺。如攫傷痕。未幾感疾如狂。自取獵具焚弃。築道室獨處。忽見二兔作人言。其一曰。我爲兔三百年矣。往在張氏東墳。張氏墳在方城者曰西墳。惟其父別葬曰東墳。爲爾所殺。其一曰。我百八十歲矣。隱於明陽觀側。與樵人俱出入。嘗爲鷹所搦。力竄得脫。傷吾耳焉。凡鷹犬罔罟吾。悉能避。不虞君之用弩矢也。今當以命見償。張遜辭求解。旁人悉聞之。病數月小愈。然耿耿如癡人。後十年乃死。

蒲大韶墨

閩中人蒲大韶得墨法於山谷所製精甚東南士大夫喜用之嘗有中貴人持以進御上方留意翰墨視題字曰錦屏蒲舜美問何人中貴人答曰蜀墨工蒲大韶之字也卽擲於地曰一墨工而敢妄作名字可罪也遂不復用其薄命如此自是印識只言姓名云大韶死子知微傳其法與同郡史威皆著名夔帥韓球令造數千斤愆期不能就遣人逮之舟覆江中二工皆死今所售者皆其役所作竊大韶名以自貴云

杜起  
孝說

### 升平坊官舍

洪州升平坊一官舍多怪紹興二十一年空無人居有鬻冠珥者過後門二婦人呼之入徧閱所貨物買二冠先償半直令自大門取餘金鬻者信之至前候伺守舍老兵扣其故具以告兵曰此空室耳安得有所謂婦人者率與俱入堂宇凝塵如積二冠高掛壁間始悟爲鬼出視所償錢亦無有矣又一年予族弟燿爲江西漕屬居之其姪城夜被酒如廁見桃樹下人白髮鬚鬢身甚大箕踞而坐城方醉不問及從廁還尙如故漸近漸小僅高數寸叱之乃滅燿說

### 晏氏媪

晏元獻家老乳媪燕氏在晏氏數十年一家頗加禮旣死猶以時節祭之嘗見夢曰冥間甚樂但衰老須人挾持苦乏使耳其家爲畫二婦人焚之復夢曰賜我多矣奈軟弱不中用何其家感異囑匠者厚以紙爲骨且繪二美婢它日來謝曰新婢絕可人意今不寂寞矣明年寒食家人上冢歸復夢曰向所得婢今



又捨我去。曰：何得爾？曰：初不欲言。以少年淫蕩，皆爲燕三誘去。家人曰：燕三人也，安得取媼侍女？曰：亦已來矣。曰：然則當爲辦之，不難也。明日相語，皆大笑。燕三者，媼姪也。素不檢，自媼死，不復聞其在。亡遣詢之，果已死。遂復畫二老者與之。又來致謝，蓋前後五夢，而得二老婢云。

### 鄭峻妻

鄭峻，字敏叔，福州人。寶文閣待制閔中之子也。先娶王氏，生一女，秦娘。王氏且死，執夫手，囑之曰：切勿再娶。善爲我視秦娘。旣卒，鄭買妾以居。久之，京師有滕氏女，將適人。鄭聞其美，乃背約納幣。一日將趨朝，尙未起，見王氏入其室，自取兀子坐牀畔，以手掛帳，拊鄭與語，死生契闊，且問再娶之故。鄭曰：家事付一妾，殊不理，不免爲是。王曰：旣已成約，吾復何言？若能撫養秦娘，如我在時，亦何害？吾不復措意矣。又語過去，它事甚悉。忽曰：盛寵已來呼君，當上馬矣。遂去。鄭急問之曰：何時當再會？曰：更十年於江上舟中相見。鄭明日與其弟語，悲歎不樂。然卒婚滕氏。建炎初，自提舉湖南茶鹽罷官，買巨杉數千枚，如維揚。時方營行在官府，木價踊貴，獲息十倍。未幾，金虜犯揚州，人多竄徙。鄭以錢爲累，戀戀不肯去，乃謀買舟泛江而下。而江中舟如織，不得前。又聞寇已至，急復入城，買金百餘兩，纔出門。胡騎已在後，鄭乘馬馳去。一騎自後射之，鄭回顧曰：我鄭提舉也，不可害我。騎知其官人，追及之，投以刀，卽墜馬。騎取金而返。鄭創甚，因臥草間。僕走視之，已不可救。兩日死。鄭無子。去王氏所言正十年。二事尙定國說。

### 化成寺

沈持要為江州彭澤丞。紹興二十四年六月。被檄往臨江。過湖口縣六十里。宿於化成寺。已就客館。至夜訪主僧。僧留止丈室。別榻。方談客館之怪。曰。舊有旅櫬在房中。去年一客投宿。望棺中有光。頗駭起坐。凝思諦觀。覺光中如人動作狀。愈恐。所居鄰佛殿。客度且急。則當開門。徑趨殿上。方啓帳。伸首次。棺中之鬼亦揭棺伸首。客下一足。鬼亦下一足。客復收足。鬼亦然。如是數四。客惶駭。知不可留。急走出。鬼起逐之。客入殿環走。且大呼乞救。羣僧共赴之。未至。客氣乏仆地。幾為所及。鬼忽與殿柱相值。有聲鏗然。遂寂無所聞。僧至扶客起。就視其物。則枯骨縱橫碎于地矣。它日死者之家來。疑寺中人發其柩。訟于官。數月乃得解。

吳公路

吳達字公路。建州人。政和間。自太學謁歸。過錢塘。夢吏卒迎入大府。金章貴人在焉。揖吳坐上坐。吳辭曰。遠布衣也。今遽爾。恐涉冒仕之嫌。必不敢。貴人捨去。吳踞牀正面。吏抱案牘盈几上。以手摘讀。吳意郡縣間胥吏。乘已初視事。以此困我。未有以決。望廷下已驅數囚。皆美男子。婦人荷械立。大抵所按盡姦事也。吳大書曰。檢法呈。別一吏捧巨冊至。視其詞云。姦人妻者。以絕嗣報。姦人室女者。以子孫淫泆報。吳判曰。准法。吏相顧駭伏其敏。曰。事畢矣。遂寤。吳還京師。為同舍金彥行安節言之。金侍郎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七 十五事

土偶胎

仙井監超覺寺。九子母堂。在山顛。一行者姓黃。主給香火。願土偶中乳婢。乳垂于外。悅之。每至必摩拊咨惜。一旦。偶人目動。遂起行。攜手入屏後狎昵。自是日以爲常。累月矣。積以臥病。猶自力登山不已。主僧陰伺之。至半山。卽有婦人迎笑。明日尾其後。婦人復至。以拄杖擊之。鏗然仆地。於碎土中得一兒胎。如數月孕者。令行者取歸。暴爲屑。和藥以食。遂愈。

永康倡女

永康軍有倡女。謁靈顯王廟。見門外馬卒。頽然而長。容狀偉碩。兩股文繡飛動。諦觀慕之。眷戀不能去。至暮。家人強挽以歸。如有所失。意忽忽不樂。過一夕。有客至求宿。其儀觀與所慕丈夫等。倡喜不勝情。自以爲得客晚。其人遲明卽去。黃昏復來。留連數宿。忽泣曰。我實非人。乃廟中廐卒也。以爾悅我。故犯禁相就。屢不赴夜直。爲主者所糾得罪。明日當杖脊流配。至時過爾家門。幸多買紙錢贈我。倡亦泣許之。如期。此卒荷鐵校。血流滿體。刺面曰。配某處。二健卒隨之。過辭倡家。倡設奠焚錢。哭而送之。他日詣廟。偶人仆地矣。

人死爲牛

永康軍導江縣人王某者。以刻核疆鶩處官。紹興五年。爲四川都轉運司。幹辦公事。被檄權鹽於潼川路。躬詣井所。召民強與約。率令倍差認課。當得五千斤者。輒取萬斤。來歲所輸不滿額者。籍其貲。王心知其不能如約。規欲沒入之。使官自監煎。旣復命。計使以鹽額倍增。薦諸宣撫使。得利州路轉運判官。未幾死。眉州彭山人楊師錫。以合州守待次田間。夢王來謁。公服後。穿出牛一尾。方驚。但侍婢亦鼾寤。言見王運使來。衣後有牛尾。相語未了。外報一犢生。遽取火視之。犢仰首淚下。事旣著聞。有資中人馬某者。亦爲都漕司幹官。每出郡邑督錢。惟以多爲貴。不問額之虛實。贏縮必得爲期。且以此自負。蜀人以其虐於刷錢。目曰馬刷。或以王君事警之。馬曰。正使見世生兩尾。亦何必問。已而疽發於背之左。瘡稍愈。復發於右。兩疽相對。宛如杖瘡。其深數寸。隔膜洞見肺腑。臭滿一室。同僚往問病。馬生但云當以某爲戒。某悔無及也。死時與王相距纔一年。

倪輝方技

成都人倪輝。妙於數術。靖康丁未之春。王室不靖。蜀去朝廷遠。音驛斷絕。識者以爲憂。成都倅虞齊年。祺竇審度。下同謁。輝詢之曰。國勢如此。先生當知之。輝曰。此正古人所謂三月無君之時。曆家以閏月爲天縱。去年置閏在十一月。北方愈盛。火至此衰歇。京城苟不守。必以是月。使日官有先見之明。移閏在五月。以助火德。猶有可扶之理。今無及矣。然吾以數推之。國家歷數。至丙午纔餘一算。今年五月一日。算當復生。其數無窮。然去今尙兩月。未知能及此日否。因請虞竇各布課。虞之占得申酉戌。竇之占得戌酉申。卦

成喜曰無憂矣。二課初傳極艱棘。中傳而定。末傳極佳。宋祚當從是愈。永然課中赦書神動。不出百日。當有大霑。可驗也。二公且喜且懼。既而聞京師果以閏月陷。五月一日。上卽位於南京。赦書至成都。與輝筮日相去蓋九十五日。紹興二年冬。虞之子并甫。九文過輝。輝曰。與君相見無日矣。明年吾入惡限。名曰父子不相見。欲遣小兒往它郡禳之。願已無及。吾必死。至立春日果死。

### 解三娘

興州後軍統領趙豐。紹興二十七年春。以帥檄按兵諸郡。次果州。館于南充驛。命吏置榻中堂。驛人前白曰。是堂有怪。夜必聞哭聲。常時賓客至此。多避不敢就。但舍于廳之西閣。豐笑曰。吾豈畏鬼者耶。竟寢堂上。至夜間哭聲從外來。若有物直赴寢所。豐曰。汝豈有冤。欲言者乎。言之。吾爲汝直。否則亟去。果去。頃之又來。羣從者皆聞履聲趾趾然。明日以語太守王中孚。弗王以爲妄也。是夕赴郡宴。夜歸。方酒酣未得寐。倚胡牀以憩。一女子散髮在前。立曰。妾乃解通判女三娘者也。名蓮奴。本中原人。遭亂入蜀。失身於秦司茶馬季恣戶部。家實居此館。李有女嫁郡守馬大夫之子紹京。以妾爲媵。不幸以姿貌見私於馬君。李氏告其父。杖妾至死。氣猶未絕。卽命掘大窖。倒下妾屍。瘞之。今三十年矣。幸將軍哀我。使得受生。豐曰。汝死許久。士大夫日日過此。何不早自直。曰。遺骸思葬。未嘗須臾忘。是間有神司守。不許數出。十年前妾夜哭出訴。地神告曰。後有趙將軍來此。是汝冤獲伸之時。日夜望將軍至。故敢以請。豐曰。果如是。吾當念之。女謝去。遣人隨視之。至堂外牆下。沒不見。明日召僧爲誦佛書作薦事。遂行。晚至潼川之東關縣。止縣驛。女

子復在前。已束髮爲高髻。豐曰。吾旣爲汝作佛事。何爲相逐。曰。將軍之賜。固已大矣。但白骨尙在堂外牆下。非將軍誰爲出之。豐曰。吾爲客。又已去彼。豈能爲汝出力。胡不訴于郡守王郎中。曰。非不知也。戟門有神。明詎容輒入。然妾之冤。非王郎中不能理。非將軍爲地。何以達於王郎中乎。妾骨不出。則妾不得生。使妾骨獲出而得生。在將軍一言宛轉間耳。豐又許之。再具其事。走介白王守。王乃訪昔時李戶部所使從卒。獨有譚詠一人在。委詠訪其骨。詠率十數兵來牆下發土求之。凡兩日。迷不得所在。詠致一巫母問之。巫自稱聖婆。口作鬼語。呼詠責曰。汝當時手埋我。豈真忘所在耶。今發土處卽是。但尙淺耳。當時倒下我。蓋以木床。木今尙在。若得木骨卽隨之。頂骨最在下。千萬爲我必取。我不得頂骨。不可生。詠驚怖伏狀。又明日。果得屍。郡爲徙葬于高原。時紹京爲渠州鄰水尉。未幾。就調普州推官。見解氏來。說當日事。紹京繼踵亦卒。關壽卿書孫初赴教官。適館于此。嘗爲作記。虞井甫爲渠州守。紹京正作尉云。

夢藥方

虞井甫紹興二十八年。自渠州守被召至臨安。憩北郭外接待院。因道中冒暑得疾。泄痢連月。重九日。夢至一處。類神仙居。一人被服如仙官。延之坐。視壁間有韻語藥方一紙。讀之數過。其詞曰。暑毒在脾。溼氣連脚。不泄則痢。不痢則瘡。獨煉雄黃。烝麴和藥。甘草作湯。服之安樂。別作治療。醫家大錯。夢回尙能記。卽錄之。蓋治暑泄方也。如方服之。遂愈。

孟蜀宮人

陳甲字元父。仙井仁壽人。爲成都守。李西美謬館客。舍于治事堂東偏之雙竹齋。紹興二十一年四月。西美浣花回得疾。旬日間甲已寢。聞堂上婦人語笑聲。卽起映門窺觀。有女子十餘。皆韶艾好容色。而衣服結束。頗與世俗異。或坐或立。或步庭中。甲猶疑其爲帥家人。以主人翁病輒出。但怪其多也。頃之一人曰。中夜無以爲樂。盍賦詩乎。卽口占曰。晚雨廉纖梅子黃。晚雲卷雨月侵廊。樹陰把酒不成飲。識著無情更斷腸。一人應聲答之曰。舊時衣服盡雲霞。不到迎仙不是家。今日樓臺渾不識。祇因古木記宣華。餘人方綴思。甲味其詩語不類人。方悟爲鬼物。忽寂無所見。後以語蜀郡父老。皆云王氏有國時。嘗造宣華殿於摩訶池上。名見於五代史。孟氏因之。今郡堂乃其故址。賦詩之鬼。蓋宮妾云。西美病遂不起。舊蜀郡日晡不擊鼓。擊之則聞婦人哭聲數十爲羣者。相傳孟氏嘗用晡時殺宮人。以鼓聲爲節。故鬼聞之輒哭。承宣使孫渥。以鈴轄攝帥事。爲文祭之。命擊鼓如儀。哭亦止。後復罷云。甲以紹興三十年登乙科。

### 魚腹佛頭

資州人何慈妻范氏。事佛甚謹。家嘗烹魚。已刳腹。見脂裹一物極堅。剖之乃二佛頭也。其家斲木爲全體以承之。至今供養。慈以宣和甲辰登科。後爲開州守。八事皆虞井甫說。范氏其表姊也。

### 徐國華

建安人。徐國華。宣和中入太學。夢登高樓上。樓懸大金鐘。有金甲偉人立鐘旁。視徐擊鐘而言曰。二十七甲再擊云。官不過員外三擊云。係七科。徐悟而言曰。行必取科。甲官至外郎足矣。因記於牘中。但不能曉。

七科二十七甲之說。靖康丙午。胡騎攻城。庠序諸生。多病脚氣死。徐亦以是疾終。鄉人董縱矩。欲葬之東城墓園。而垣中列兆。已無餘地。乃與後死者皆瘞於垣外。董以標揭識其處。正居第二十七行之第七穴。歸唁其父。因出其手書。則夢中神告。無少差者。寧國人。德升說。□

清輝亭

廣西昭州。最爲癘毒之地。而山水頗清婉。郡圃有亭名天繪。建炎中。郡守李丕。以與金國年號同。欲更之。乞名於寓公徐師川。久而未得。有范滋者。爲易曰清輝。已揭榜。徐謁李同坐亭上。少焉策杖於四隅。視積壤中有片石。班班如文字。然命取而滌之。乃丘濬所作記。其略云。予擇勝得此亭。名曰天繪。取其景物自然也。後某年月日。當有俗子易名清輝者。可爲一笑。考范生初命名之日。不少差。

芭蕉精

興化人陳忱。崇甯中。以上書得罪。送德安府學。自訟齋。與郡士劉李二生同榻。李在內。陳居中。劉最處外。一夕劉覺。體畔甚熱。見一物。如茜被包裹。臥其旁。大懼。明夜先二人未寢。徑趨牀內。與李易位。李所親亦然。皆不敢言。至夜爭據便處。陳曰。豈有所畏邪。我請嘗之。既寢。聞戶外歎息聲。若欲入而不敢者。他夕陳先就枕。劉奏廁方來。不得已復居外。見如前時。始以實告陳。陳奮然以身當之。復聞有聲。卽大呼而出。其物踰越窗外。至芭蕉叢而滅。明日盡伐去蕉。又穿地丈餘。無所得。自是怪遂絕。咸疑爲芭蕉精云。黃子淳

實說黃德安人也。



姚仲四鬼

姚仲始爲吳玠軍大將。嘗與敵人戰。小衄。吳欲誅之。仲曰。以裨將四人引軍先退。故敗。吳召四將斬之。而釋仲。後數歲。仲領兵宿山驛。見四無首人。皆長二尺許。揖於庭。曰。我輩敗事當死。然公不言則可全。今皆死。故來索命。仲曰。向者奔北。我自應以軍法行誅。既屈意相貸。而少師見責。我若不自明。則代汝曹死矣。四人曰。當時之退。但擇一人先遁者。足以塞責。何至是。仲無以對。四鬼漸喧。勃欲上。忽有白鬚老人出於地。亦長二尺餘。詰之曰。汝等敗軍伏法。乃其分。安得復訴。叱去之。應聲而沒。老人亦不見。人以是知仲之必貴。又十年。以節度使都統興元軍。路彬質夫說

陳茂林夢

福州長樂士人陳茂林。夢至大殿下。與數十人班謁。笏記云。官職初臨。朝儀未熟。既寤。謂必登第爲龍首。謁至尊也。遂更名夢兆。紹興十七年。爲解頭。赴鹿鳴燕。與同薦送者謁大成殿。舊例以年齒最高者爲首。陳不可。曰。吾爲舉首。應率先多士。眾莫與之爭。既焚香。當再拜禮畢。陳誤下三拜。有聞其夢者。笑曰。此所謂官職初臨。朝儀未熟也。陳亦惘然。疑爲已應夢。果不第。林之奇少穎說

張德昭

建陽人張德昭。老於進士。以特恩補官。得傷寒疾。爲黃衣人持符逮去。至幽府。抗聲廷下曰。追到建州。張德昭王者怒曰。命爾追某州孔昭德。今誤何也。付吏治其罪。命張還。張懇曰。業儒白首矣。僅得一官。今日

獲至此。欲一知壽祿幾何。幸哀許之。主者曰。天機理不容泄。壽數難言也。又拜乞官祿所至。則沉思移時。如閱籍者。曰。位至作邑。張遂出。逢一婢于途。問所以來。曰。到此已數日。家中並無恙。乃前行。抵深谷邊。足跌而寤。問其家。始知此婢相繼死。纔一日耳。張益愈。訪劉彥冲子。輩於崇安山中。以事告曰。老矣。詎復榮望。今下攝承簿尉。果若所言。得宰一邑。猶須十年間。□自喜也。是歲調補汀之清流尉。至官踰歲。會縣令罷去。暫攝其治。遂亡。距入冥時。僅三年。劉口甫說。

峽山松

廣州清遠縣之東峽山寺。山川盤紆。林木茂盛。有古飛來殿。殿西南十步許。大松傍崖而生。婆娑偃蓋。大觀元年十月。南昌人皇城使錢師愈。罷廣府兵官北還。橫舟寺下。從者斧松根。取脂照夜。明年。殿直錢吉老。自廣如連州。過寺。夢一叟鬢須皤然。面有愁色。曰。吾居此三百年。不幸值公之宗人。不能戢從者。至斧吾膝以代燭。使我至今血流。公能爲白方丈老師。出毫髮力補治。庶幾盲風發作。無動搖之患。得終天年。爲賜大矣。吉老問其姓氏及所居。曰。吾非圓首方足。乃植物中含靈性者。飛來之西南。卽所處也。幸無忘吉老覺。疑其松也。以神異彰灼。須寺啓闕。將入告。時曉鐘未鳴。復甘寢。至明。則舟人解繹已數里。悵然不能忘。過洽光。以語令建安彭鈺。政和二年。鈺解官如廣府。過寺。卽以吉老言訪之。果見巨松去根盈尺。皮膚傷剝。膏液流注不止。蓋七年矣。乃白主僧和土以補之。圍大竹護其外。曲江人胡愈作松夢記述其事。予嘗往來是寺。松至今猶存。

# 夷堅甲志卷第十八 十六事

## 楊靖償冤

臨安人楊靖者。始以銜校部花石至京師。得事童貫。積官武功大夫。爲州都監。將滿秩。造螺鈿火鑽三合。窮極精巧。買土人陳六舟。令其子十一郎賚入京。以一供禁中。一獻老蔡。一與貫。以營再任。子但以一進御。而貨其二於相國寺。得錢數百千。爲游冶費。愆期不歸。靖望之久。乃解官北上。遇諸宿泗間。子畏父責。已。乃曰。所獻物皆爲陳六所賣。兒幾不得免。靖信之。至京呼陳六詰問。陳答語不遜。靖杖之。方三下。陳呼萬歲得釋。還至舟。謂其妻曰。楊大夫不能訓厥子。翻以其言罪我。我不能堪。遂赴汴水死。靖得州鈐轄。以歸。都轉運使王復領應奉局。辟靖兼幹官。常留使院中。時宣和七年也。是歲四月某日。靖在簽廳。有綱船挽卒醉相毆。破鼻出血。突入漕臺。紛紛問。靖矍然如有所覩。急趨入屏後。遂仆地。舁歸家。卽臥病。語言無緒。不食。時臨平鎮有僧。能以穢迹法治鬼。與靖善。遣招之。至則見鬼曰。我梢工陳六也。頃年以非罪爲楊大夫所殺。赴愬于東嶽。嶽帝命自持牒追逮。經年不得近。復還白。帝怒。立遣再來。云楊靖不至。汝無庸歸。今又歲餘矣。公門多神明。久見壅遏。前日數人被血入土地。輩皆驚避。乘間而進。乃得至此。僧諭之曰。汝他生與是人有冤。今世故殺汝。汝又復取償。翻覆無窮。何時可已。吾令楊氏飯萬僧。營大水陸齋薦謝汝。汝捨之何如。鬼拜而對曰。疇昔之來。苟聞和尙此語。欣然去矣。今已貽怒主者。懼。反命。則冥冥之中。長

無脫期。非得楊公不可也。僧無策可出。視靖項下有鎖。曰：事已爾。姑爲啓鑰。使之飽食。且理家事可乎？許諾。前拔鎖。靖卽起如平常。然與僧纔異處。則復昏困。數日死。富陽人吳興舉。舊爲吾家僕。親見靖病及其死云。

楊公全夢父

楊公全朴。資州人。其父以政和癸巳卒。未葬。明年春。夢父歸家。公全問何年當得貢。曰：有冥司主簿。正掌文籍。乃吾故舊。嘗取簿閱之。汝三舍中無名。至科舉始可了耳。又云：汝知朝廷已行五禮否？對曰：不知。又雜詢家事甚悉。語畢。其去如飛。是年八月。始頒五禮新儀。士人父母未葬者。不許入學。公全悟父言。是冬襄事。至丁酉歲升貢。謂夢不驗。旣而無所成。宣和辛丑。罷舍法。復行科舉。乃以甲辰登科。

赤土洞

資州城外三十里。赤土培之側。有洞穴。相傳深不可測。普州人梁子英。煮榮州鹽井。數經從洞口。嘗率同輩數人。具三日糗糧。持樺炬入焉。始入路絕暗。皆狐糞。蝙蝠縱橫。過百餘步。地淨如掃。石上鍾乳下垂。如珠纓狀。度半日許。聞水碓聲出于上。蓋嘉陵江也。懼而亟出。終不能窮其源云。

席帽覆首

王龍光。字天寵。資州人。入京。赴上舍試。過劍州梓潼縣七曲山。謁英顯武烈王廟。俗呼爲張相公廟。夢一人持榜。正面無姓名。紙背乃有之。又有持席帽蒙其首者。覺而喜。謂士人登第則戴席帽。是歲免省不逮。但補升。

內舍次舉當政和八年方登科已悟紙背之說時方禁以龍天君玉王主等爲名字唱第之日面賜名寵光頭上加帽蓋謂是云。

### 林孝雍夢

林孝雍字天和明州人政和七年貢入辟廱學將試上舍林少時嘗預薦書應免解或勸其先以免舉試如不利則留今貢以待來年林不聽同舍生楊公全扣其故林曰吾年甫二十蒙鄉舉夢對策大廷坐于西南隅將出有小黃門從吾求硯心頗自負以爲必擢第訊諸筮人筮人曰君年四十八乃得官今未也吾意殊不平訖黜於春官自是連蹇幾三十年今春秋四十七矣當可覬倖不爲再戰地也是歲果中選廷試出又告公全曰試日正坐西南隅小黃門乞硯皆如夢中所覩三十年前夢與卜者所言無毫釐差

### 宋應辰

宣和六年諸道進士赴省試者幾萬人以六侍從典貢舉其下參詳點檢官又六十員有旨令過試院外戶則親書姓名以防僞入者既合籍凡六十一人主司疑之悉招考官會坐一一數之又審于監門曰每一人至必下馬自書何容有兩名理及取歷閱視果多其一曰宋應辰驗諸銓曹云中外無有此姓名始知神物所爲於是主司徧論羣公曰宋者國號而名爲應辰必造化之中主張是者考校之際不可不謹也是歲登第者八百五人爲一代最盛之舉楊公全居前列聞之於知舉官王唐翁綯云。

### 資州鶴

資中衙校何氏有弟好弋射。曰持弩挾彈往山中。目之所見無得免者。嘗蔭大木下。望其顛。紅鶴巢甚大。數雛啾啾然。已而其母歸。方憩枝上。銜食向巢立。何生彊弩射之。中其腹。勢且墜。猶忍死引頸吐哺飼其子。乃墜地。何雖無賴。亦爲之惻然。卽折棄弓矢。不復射。六事皆楊公全說

乘氏疑獄

興仁府乘氏縣豪家傅氏子。歲販羅綺於棣州。因與一倡狎。累年矣。嫗獨不樂。禁止之。倡忿怨自絞死。傅子不知也。一旦遇之於乘氏。曰。我爲養母所虐。不可活。訟于官。得爲良人。脫身來相就。君能納我乎。傅子喜。慮妻妬不容。爲築室于外。明年復往棣州。詢舊游息耗。聞其死甚駭。然牽於愛。溺於色。迷不省。口語籍籍。妻始得知之。懼其夫以鬼死也。傅有弟頗壯勇。與嫂謀。刻日欲殺之。先具酒殽使夜飲。而伺於外。傅坐室中。東偏。婦人居西。坐已定。弟挾刀徑趨西邊。且至。手誤觸燈滅。暗中刺刀而出。暨燭至。則傅子流血洞腋死矣。婦人無所見。縣捕兩人下獄。劾以殺夫及兄。且鞠姦狀。期年不得情。任信孺古與諸傅往來。親見其事。府以爲疑獄。上諸朝。時宣和七年矣。會京師多故。不暇報。竟不知爲如何也。任信孺說

邵昱水厄

邵昱。徐州沛人。從其婦翁任信孺。居衢州。紹興丁卯。張巨山舍人嶠爲郡。端午日競渡。舟舫甚盛。郡人爭往浮石寺前浮橋上觀。昱先與數友入寺。旣而獨還。行至橋半道。鐵纜中斷。舩皆漂流。橋板片片分拆。在前者數百人盡溺。昱已墜水。覺有物承其足。故項以上不沉。眼界恍惚。見同溺人乍出乍沒。其形已變。或

蟹首人身。或人首魚身。或如江豚龜鱉狀。橋柱下數大神。皆長可三丈。執鉞立。又兩大神從雲端下。其一亦蟹首。一如鬼神。空中語曰。三百人逐一點過。顧昱曰。汝是姓邵人。不合死。掖而擲之破船上。僅得達岸。既歸。不敢語人。明年。同任公如明州。過餘姚之象亭。待潮。乃東登亭上。觀題壁。有從後呼者曰。君不易過。得去年水厄。非素積陰德。何以致此。昱回顧。乃一道人。甚頎偉。著白苧衫。色漆黑。昱曰。先生豈非同脫此厄乎。何以知我。其人不答。乃曰。歲在癸酉。君當有重災。宜百事謹畏。或再相見。可免也。昱識其異人。卽下拜。纔起。道人已在平地。其行如飛。長髯纒纒。下拂腰股間。遂不見。昱常懼不得免。兢兢自持。至癸酉歲。夢數卒荷轎至。邀入府。如張巨山平生時。行約十數里。天氣陰陰如欲雪。至一大城。有市井。遂昇之入。昱覺非衢州。又憶巨山已謝世。自意其死甚慘沮。行至廷下。殿上垂簾。聞二人相對語。追者與俱至廊下。一吏持簿書入白。聞主者責怒曰。何得妄追人。一人曰。韓君已得旨了。吏復下。捧杯水。欲喂昱面。傍人止之曰。不可如是。將出手不得。吏無計。遂遣追者送昱回。轎行至深岸。前者足跌驚寤。已雞唱矣。道人不復再見。昱亦無他。後九年。昱以任公守宣州。差捧表賀。登極補官。改名侃。予親扣其詳如此。

### 李舒長僕

福州甯德人。李舒長。字季長。政和初。偕鄉里五人。補試京師。共雇一僕。曰陳四。僕愿而朴。多遲鈍。不及事。四人者。日日訶責。惟李不然。且時與酒錢慰恤之。既至京。四人皆中春選。李獨遭黜。及秋始入學。而僕謝去。又二年。李謁告至保康門內。聞有再呼李十一祕校者。回顧則陳四也。邀李詣食肆。食畢。李亟欲去。陳

問故李曰。比日窘索。謀鬻少物耳。陳遣以銀一笏。曰。姑用之。不必外求也。越數日。又遇於馬行市中。邀飲于莊樓。告李曰。觀郎之分。不應登第。若學道。當有所得。李曰。我不遠數千里游學。須得一官。歸爲父母榮。何謂學道。且汝僕隸也。何從知之。陳曰。自前歲別後。隨一道人。給薪水。道人攜我入崆峒山。授以要法。且使我物色求人。我告以公平生所爲。頗有意。今能同一往否。因口授養生旨訣。皆簡易徑妙。然李卒不肯從。復出銀一笏與之。遂去。絕不再覩。李自是亦無意於世。以表兄余承相深恩。補官。隱居不仕。嘗游縣之支提山。謁天冠千佛。行深山中。奏溷。無水盥手。方折草揉莎。一人在傍持銅槃盛水以奉之。又執布巾以進。見其手青色。面亦然。不覺顧之笑。青面者亦笑。已而隱不見。蓋山靈所爲也。

余待制

福州余丞相貴盛時。家藏金多。率以銀百錠爲一窖。以土堅覆之。塼蒙其上。余公死。其子待制日章。將買田。發其一窖。塼甃鑿閉了。無少動。而白金烏有矣。郡有巫。居進酒嶺。能通神。往扣焉。巫曰。公銀本不失。但以徙土地祠宇。貽神之怒。故藏去耳。若能具牲酒謝過。且設醮作水陸。當可得。然須吾先往講解之。許施銀爲香爐。及幣帛之屬。後三日宜復來詢可否也。余氏如期往。巫曰。神許我矣。可歸取之。然勿負約也。旣歸。復掘地。則所窖宛然具在。始大歎異。卽日賽神如巫言云。李季長目觀。

天津丐者

王棖者。邵武人。赴調京師。過天津橋。遇丐者爲人毆擊甚苦。王問之。曰。負錢五百久不償我。王惻然。爲以



囊中錢代償而去。他日復至橋上。丐者探懷取一餅餉之。王惡其衣服垢膩。鼻涕垂頤。謝不取。他日又見拉王訪其家。家乃委巷窮閭。敗席障門。亦具酒果爲禮。王復不食。旣得官南還。行汴堤上。大風雨作。跬步不可前。望道間小旗亭。亟下車少駐。主人出迎。審其貌。則向丐者也。相見良悅。酌杯酒以進。王念曩日穢污。終不肯飲。其人曰。天氣苦寒。非酒無以禦。公強爲我酬此。再三持勸。訖不濡吻。其人殊怏怏。乃包果實數種爲贈。曰。姑以是別。王不忍重違。勉受之。上車數步。欲授其僕。覺甚重。啓視之。桃李石榴。皆黃金也。方悟爲異人。大痛恨。以手擣雙目而哭。丐者又至。曰。此自官人無仙骨耳。去此二十年。當再訪公。勿恨也。指顧間。酒家與人皆不見。後二十年。以餌丹砂疽發背死。三事皆朱漢章說。王嘗爲會稽倅。親以事語朱公。

### 趙良臣

趙良臣者。縉雲人。紹興十五年。與同志肄業于巾子山之僧舍。去城十五里。薄晚還郡中。道間遇婦人。青衣而紅裳。哭甚哀。問其故。曰。不容於後母。日夕箠楚。不能堪。求死未忍。故哭。趙曰。若是可與我歸乎。婦人收淚許諾。卽相隨至家。謂其妻曰。適過田間。見一女。無所歸。偶與偕來。吾家正乏使。可以婢妾畜也。妻亦柔順無妬志。使呼以入。趙氏素貧。室惟一榻。乃三人共寢。明日。復同盤以食。趙妻謂之曰。我夜捫汝體。殊冷峭何也。婦人不答。而意象慚恚。捨匕箸徑出。趙責妻言之失。起自呼之。妻停食過晝。開戶而視。不見其夫矣。乃告鄰里。相與求索。三日始得之。於門外溪傍。半體在水中。半處沙際。已死。同舍生共以其尸歸。竟不曉何怪。或以爲魚蛟之精云。朱熙載舜咨說。

貢院小胥

紹興二十四年正月。沈太虛虛中以吏部郎中爲省試參詳官。丁夜如廁。既還。書吏篝火先行。至直舍。忽驚仆地。燈卽滅。沈大恐。疾聲叫呼。院中人皆已寢。悉起相視。則守舍小胥已縊于梁間。足去地五六尺。蓋非人力可至。有儀鸞老兵曰。此鬼所爲也。幸無遽。取數卓疊起。徐徐解縛。抉其口。以湯灌之。久而能言。曰。郎中讀程文。夜過半。某與書吏假寐。有自外入。青巾布袍。如道人狀者。語某曰。何爲在此。以首□兩旁而去。已而此吏從郎中出戶。某獨坐。其人復來。曰。外間大有好處。無用兀坐也。攜手偕行。見門外燈燭晶熒。車馬雜沓。與闕市不異。試探首隙中窺之。但覺門漸窄。眼漸暗。遂冥無所知耳。明日。默默如癡。沈遣出。經月始復常。劉共叔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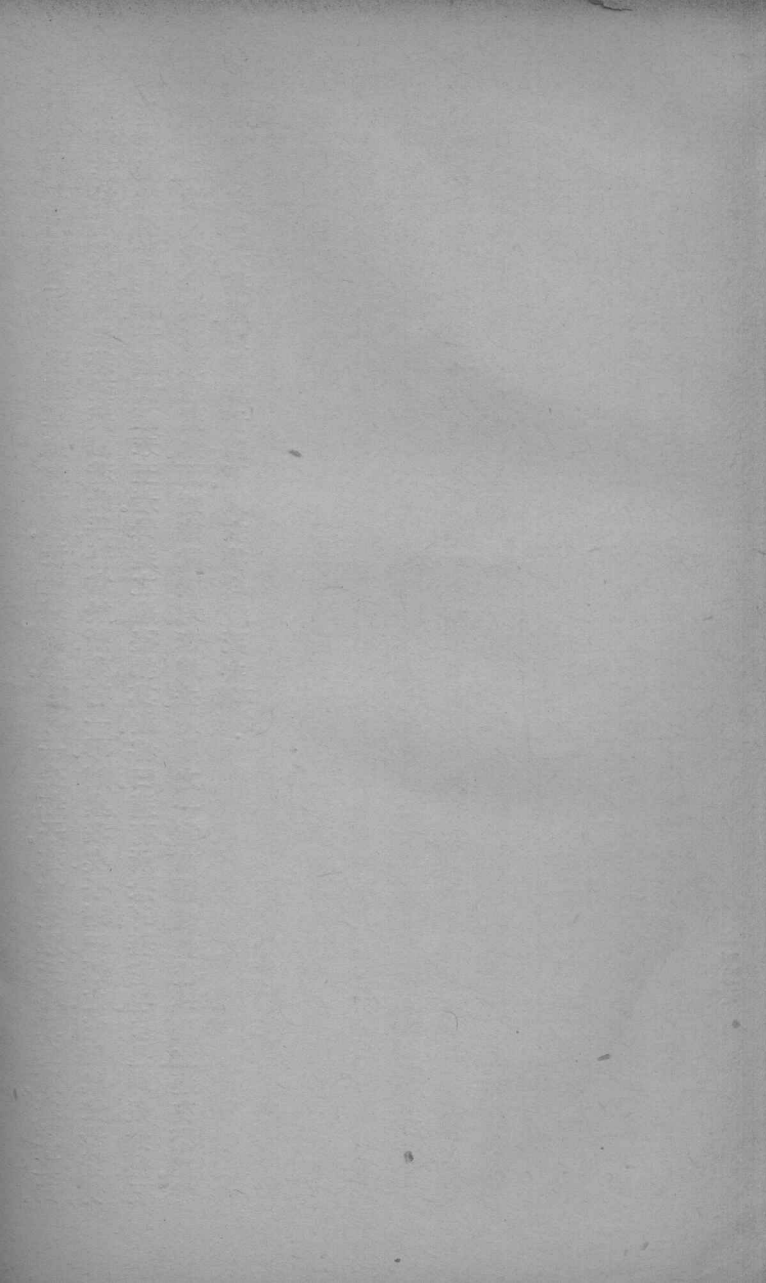
東庭道士

泉州士人陳方石。與知東庭觀道士善。陳嘗檢校村墅。夢至官府。見廷下閔囚訴。有吏大聲曰。追到泉州道士某。視之。乃東庭黃冠也。又一吏從旁授以文牘一卷。使讀之。陳不曉其語。獨聞一事云。某年月日。取常住穀若干斛釀酒。頃之讀徹。吏問曰。是乎。道士辭服。就取所讀文書包裹之。自頂至踵皆徧。推仆地。一再展轉。化爲大水牛。陳驚寤。遽訪道士。正以是夕死。陳字季野進裔孫也。

黃氏少子

黃汝能。徽州黟人。紹興十七年。爲臨安北廂官。少子年十七矣。生平不能詩。忽如有物憑依。作詩十數篇。

飄飄然有神仙之志。多喜道巫山神女事。汝能羣從中。嘗有一少年子。亦如是以死。心以爲慮。密諭之曰。汝得非於居民家有染著。致妄思若此乎。吾官於斯。苟有一事。則累我矣。子謝曰。無之。它日與父母對食。徑往籬畔。引首凝睇。若望焉而未至者。母追之還。堅扣其故。答曰。適有所念耳。無它也。自是神觀如癡。日甚一日。汝能欲令其甥挈以還鄉。而甥待試成均。未遽去。乃閉之一室。戒數僕晝夜環視之。連夕稍息。守者微假寐。已失其處。則跪膝于窗下。以衣帶自絞死矣。程泰之說。



# 夷堅甲志卷第十九十四事

## 僧寺畫像

平江士人徐廣。習業僧寺。見室中殯宮。有婦人畫像垂其上。悅之。纔反室。卽夢婦人來與合。自是夜以爲常。未幾遂死。家人有嘗聞其事者。至寺中蹤跡得之。其像以竹爲軸。剖之。精滿其中。志幾說

## 恩釋所釋院

王師道。字深之。綿州人。紹興二十八年。挈妻子自蜀赴調。行在。明年正月晦。夢有人類三省大程官狀。來曰。公有新命。出黃敕示之。乃除管某院云云。王不暇細視。曰。我已通判資序。今且作郡守。何乃反充監當邪。其人曰。此官不易得。又上帝勅。豈可拒也。迎官且至。治所不遠。可卽往視事。少頃從者皆至。亟升車。行纔一二里。到大曹局。門戶洞開。視題額五字。曰恩釋所釋院。吏曰。所轄天下物命也。其中皆禽鳥種類。不可名狀。而雀最多。周覽未竟而寤。以告家人。誓不復殺生。自恐不能。永頗料理後事。戒其子徧謁鄉人之在朝者。夢後半月。除知達州。又十許日出謁歸。得疾。轎中至舟而卒。時三月四日也。

## 玉帶夢

張子韶侍郎。謫居大庾。得目疾。後爲永嘉守。中風。手足不能舉。目遂內翳。丐祠祿。還鹽官。舊隱。紹興二十九年三月望夜。夢青衣人引至大寺。門金書牌八字。但記其二。曰開福。一僧如禪刹知客。見張甚喜。延入

坐。張問主僧爲誰。曰。沈元用給事也。張曰。吾與沈先生久不相見。亟欲謁之。命取公服。隨語卽至。見沈再拜。沈答其半禮。勞苦如平生。且曰。尊公在此。命青衣導往方丈東小堂。其父母方對坐。長嘯。張趨拜號泣。旁人叱曰。此不是哭處。復至法堂前。問曰。何故無佛殿。青衣曰。此以十方法界爲佛殿。張曰。吾病廢。又失明。未知他日有眼可見佛。有口可誦經否。曰。侍郎何嘗不見佛。何嘗不誦經。又行及門側。有小池清冷。外設欄楯。青衣曰。入功德水也。酌一杯飲之。涼徹肌骨。西廡一室極潔。中掛畫像。視之。乃張寫真。大駭曰。何以得此。青衣曰。異日當主此地。然待公見玉帶了。卽來。遂寤。遽召門人郎曄。使書其事。皆謂玉帶爲吉證。若疾愈。且大拜。至六月二日。兩疾頓除。卽日出謁先墓。繼往所親家燕集。如是五日。偶與諸生讀江少虞所集事實類苑。至章聖東封。丁晉公取玉帶事。怒曰。丁謂真姦邪。雖人主物。亦以術取。因不懌。廢卷而入。疾復作。不能言。翼日卒。人始悟玉帶之夢。張壽六十八云。寶恩永說時爲鹽官簿。

毛烈陰獄

廬州合江縣趙市村民毛烈。以不義起富。他人有善田宅。輒百計謀之。必得乃已。昌州人陳祈。與烈善。祈有弟三人皆少。慮弟壯而析其產也。則悉舉田質于烈。累錢數千緡。其母死。但以見田分爲四。於是載錢詣毛氏贖所質。烈受錢有乾沒心。約以他日取券。祈曰。得一紙書爲證足矣。烈曰。君與我待是耶。祈信之。後數日往。則烈避不出。祈訟于縣。縣吏受烈賄。曰。官用文書耳。安得交易錢數千緡而無券者。吾且言之。令決獄。果如吏旨。祈以誣罔受杖。訴于州。于轉運使。皆不得直。乃具牲酒詛于社。夢與神遇。告之曰。此

非吾所能辦。盍往禱東嶽行宮。當如汝請。既至殿上。於幃帷蔽映之中。屑然若有言曰。夜間來。祈急趨出。迨夜復入拜謁。置狀于几上。又聞有語曰。出去。遂退。時紹興四年四月二十日也。如是三日。烈在門內。黃衣人直入。摔其胷。毆之。奔迸得脫。至家死。又三日。牙僧一僧死。一奴爲左者亦死。最後祈亦死。少焉復蘇。謂家人曰。吾往對毛張大事也。即烈善守我。七日至十日。勿斂也。祈入陰府。追者引烈及僧參對。烈猶以無

償錢券爲解。獄吏指其心曰。所憑唯此耳。安用券。取業鏡照之。覩烈夫婦並坐受祈錢狀曰。信矣。引入大庭下。兵衛甚盛。其上袞冕人怒叱吏械烈。烈懼乃首服。主者又曰。縣令聽決不直。已黜官。若千吏受賂者。盡火其居。仍削壽之半。烈遂赴獄。且行泣謂祈曰。吾還無日。爲語吾妻。多作佛果救我。君元券在某櫃中。又吾平生以詐得人田。凡十有三。契皆在室中。錢積下。幸呼十三家人。併償之以減罪。王者又命引僧前。僧曰。但見初質田時事。他不預知也。與祈俱得釋。既出。經聚落屋室。大抵皆囹圄。送者指曰。此治殺降者。不孝者。巫祝淫祠者。逋誑佛事者。其類甚衆。自周秦以來。貴賤華夷。悉治不擇也。又謂祈曰。子來七日矣。可急歸。遂抵其家而寤。遣子視縣吏。則其廬焚矣。視其僧。茶毗已三日。往毛氏述其事。其子如父言。取券還之。是夕僧來擊毛氏門。罵曰。我坐汝父之故。被逮得還。而身已焚。將何以處我。毛氏曰。業已至此。惟有口爲作佛事耳。僧曰。我未合死。鬼錄所不受。又不可爲人。雖得冥福無用也。俟此世數盡。方別受生。今只守爾門。不可去矣。自是每夕必至。久之其聲漸遠。曰。以爾作福。我稍退舍。然終無生理也。後數年。毛氏衰

替始已。杜起莘說。時劉夷叔居廬爲作傳。

邢氏補頤

晏肅字安恭娶河南邢氏居京師邢生疽於頤久之頤頰連下齶及齒脫落如截自料卽死訪諸外醫醫曰此易耳與我錢百千當可治問其方曰得一生人頤與此等者合之則可宴氏懼謝去之兒女婢僕輩相與密貨醫使試其術是夜以帛包一物至視之乃婦人頤一具肉色闊狹長短勘之不少差以藥綴而封之但令灌粥飲半月發封瘡已愈後避亂寓會稽唐信道與之姻家嘗往拜之邢氏口角間有赤縷如線隱隱連頤凡二十餘年乃亡

誤入陰府

李成季昭玘少時得熱疾數日不汗煩躁不可耐自念若脫枕席庶入清涼之境便覺騰上帳頂又念此未爲快若出門當更軒暢卽隨想躍出信步游行歷曠野意殊自適俄抵一大城郭廛市邑屋如人間州郡李容與街中有舊識販繒媪死已久矣遇李驚曰何爲至此此陰府也李懼求救媪曰我無能爲也幸常販繒出入右判官家試爲扣之乃相隨至其門止李于外曰勿妄動捨此一步則真死矣媪入移時喜而出曰事濟矣但當更與左判官議乃可俄聞索馬之聲暨出乃綠衣少年媪呼李尾其後至所謂左判官之舍緋衣人出迎綠衣曰適有陽間人游魂至此須遣人送還緋衣曰誰令渠自來旣至矣又非此間追呼何必遣李側耳傾聽益恐綠衣曰試爲檢籍恐或有官祿再三言之緋衣始持不可不得已命吏取籍至吏讀曰李昭玘位至起居舍人綠衣咤曰如何如何渠合有許大官職擅留之得否緋衣頗慚乃相



與作符共押之。用印畢，授一小鬼，使送李。李重謝媪始行，有問者，卽示以符。小鬼瘡瘍滿頭，膿血腥穢，歌呼不絕聲。每數十步，輒稱足痛而坐，哀祈之，乃行前。至曠野，曰：「我只當至此，還汝符，擲之於地。」李俯欲拾，蹶而寤，蓋昏然瞑臥經日矣。白是李氏春秋設媪位祠之，果終於右史。

### 穢跡金剛

漳泉間人好持穢跡金剛法，治病禳禱，神降則憑童子以言。紹興二十二年，僧若冲住泉之西山廣福院中，夜有僧求見，冲訝其非時。僧曰：「某貧甚，衣鉢纔有銀數兩，爲人盜去，適請一道者行法。」神曰：「須長老來，乃言。」幸和尚暫往，冲與偕造其室，乃一村童按劍立椅上，見冲卽揖曰：「和尚且坐，深夜不合相屈。」冲曰：「不知尊神降臨，失於焚香，敢問欲見若冲何也？」曰：「吾天之貴神，以寺中失物，須主人證明，此甚易知，但恐與爭訟，違吾本心，若果不告官，當爲尋索。」冲再三謝曰：「謹奉戒，神曰：吾作法矣，卽仗劍出，或躍或行，忽投身入大井，良久躍出，徑趨寺門外牛糞積邊，周匝跳擲，以劍三築之，瞥然仆地，踰時童醒，問之莫知，乃發糞下，見一塼，臬兀不平，舉之銀在其下，蓋竊者所匿云。」

### 飛天夜叉

趙清憲丞相挺之夫人郭氏之姪郭大，以盛夏往青社外邑，乘月以行，中路馬驚，鞭策不肯進，左顧瓜田，中一物高丈餘，形如蝙蝠，頭如驢，兩翅如席，一爪踞地，一爪握瓜食之，目光爛然，郭喪膽，回馬疾馳，數十步間，反顧猶未去，他日入神祠，見壁畫飛天夜叉，蓋其物也。

晦日月光

趙清憲賜第在京師府司巷。長女適史氏。以暑月不寐。啓戶納涼。見月滿中庭如畫。方歎曰。大好月色。俄廷下漸暗。月痕稍稍縮小。斯須光滅。仰視星斗粲然。而是夕乃晦日。竟不曉爲何物光也。四事皆王相嘉叟說。

沈持要登科

沈持要樞湖州安吉人。紹興十四年。婦兄范彥輝監登聞鼓院。邀赴國子監秋試。既至。則有旨唯同族親乃得試。異姓無預也。范氏親戚有欲借助於沈者。欲令冒臨安戶籍爲流寓。當召保官。其費二萬五千。沈不可。范氏挽留之。爲共出錢以集事。約已定。沈殊不樂。而湖州當以八月十五日引試。時相去纔二日耳。雖欲還亦無及。是日晚。忽見室中長人數十。皆如神祇。叱之曰。此非爾所居。宜速去。不然。將殺汝。沈驚怖得疾。急遣僕者買舟歸。行至河濱。見小舟呼舟人平章之曰。我安吉人。販米至此。官方需船。不敢歸。若得一官人。當不取其僦直。然所欲載何人也。曰。沈秀才。復詢其居。曰。吾鄰也。雖病不可不載。卽率舟中人共舁以登。薄暮出門。疾已脫然如失。十六日早。抵吳興城下。見白袍紛紛往來。問之。云。昨日已入舉場。而試卷遇暴雨多沾漬。須易之。移十七日矣。沈遂得趁試。所親者來賀曰。徙日之事。特爲君設耳。試罷且揭榜。夢大雷震而覺。出庭中視之。月星粲然。心以爲惑。欲決之蒼龜。遲明有占軌革者過門。筮之得震卦。畫一婦人病臥牀上。一人趨而前。旁書奔字。其詞有龍化之語。占者曰。公占文書甚吉。但家內當有陰人病。然無傷也。卜者出。報榜人已至。姓名曰賁勝。奔音沈中魁選。及還家。妻果臥疾。明年赴省。以范爲考官。避入別

院一之日試經義。且出有廂部邏者守之不去。時挾書假手之禁甚嚴。沈頗訝其相物色。曰：何爲者？曰：見君篋中一二燭甚佳。非湖州者邪？若無用。幸見與沈悉。以與之。次日試詩賦。其人又來。曰：適詣謄錄。所見主司抄一試卷。至于五六。絕類君所書。必高捷。今夕勿遽畢。吾已設一次于戶外矣。沈意其欲得燭。又以贈之。受而還其一。曰：請君留此以自照。三年一來。不可不致詳也。晚出中門。引手招就坐。設一几。四顧無人。沈欲納卷出。挽使再讀。至家藏孝經詩。乃覺誤押兩方字。亟更焉。明日入訪之。了不復見。始驗神人以其誤。委曲爲地也。是年遂擢第。蓋旅中所見鄰人拏舟雨污試卷。軌革之卜。邏者之言。皆有默相之者。異哉。

### 楊道人

溫叔皮革之女。嫁秀州陳氏子。旣而仳離。居家學道。有楊道人者。亦士大夫家女子。與之同處。紹興二十四年。溫赴漳州守。過泉南館。于漕使行宇。女與楊及二婢在西房。夜半忽大呼捕賊。溫杖劍往。見楊之婢高舉手向梁間。初無絆縛。而牢不可脫。其旁青衣童。年可十四五。腰下佩一物。類藥笈。溫叱之曰：汝何人。敢中夜至此。曰：我京師人也。楊道人欠我藥錢百萬。今來取之。關君何事。又連呼數聲。正爭辯間。倏已滅。溫遣招天慶觀道士鄭法詢治之。及至。婢縛旣釋。無所施其術。時楊氏年未三十。江南所生。所謂京師藥錢之語。或以爲宿世事云。

### 陳王猷子婦

潮州人陳王猷爲梅州守。子婦死焉。葬之于郡北山之上。其魂每夕歸。與夫共寢。夫懼宿于母榻。婦復來。卽之。不可卻。雖家人相見。無所避。一子數歲矣。韶秀可愛。每欲取以去。舉家爭而奪之。婦出入自若。陳氏甚懼。乃召道士醮設及禱于神。皆不能遣。時紹興庚午三月也。又三月。陳守卒于郡。

郝氏魅

郝光嗣爲廣州錄事參軍。有魅攬其家。房闔庖福。無不至也。嘗火作于衣笥。郝往救焚。手皆焦灼。告身一通。但存字及印。餘皆爇焉。朝服衣裘。悉穿穴不可著。一日發印欲用。封鐫宛然而中無有矣。始猶命巫考治。久而不效。則掃一室。嚴香火事之。凡失印二十許日。廣之官吏待稟俸者需糧料。印未得。咸以爲苦。忽聞如大石墜于所事室中。三擊几而止。視之印也。初郝氏以几不佳。蒙以白紙。蓋施三印於几上而去。自是七日郝生死。其家徙出。魅隨之不置。迨北歸乃已。時紹興二十年。三事皆謝芷茂公說

王權射鵲

建康都統制王權。微時好射。弩矢不虛發。紹興初。從韓咸安世忠。往建州征范汝爲。嘗挾弩往山間。望樹上有鵲巢。卽射之。不知其中與否也。聞有人在其後。言曰。使汝眼爲箭所中。當如何。反顧無所見。權悟其異。亟登木視之。一鵲中目。宛轉巢內。卽死。權驚悔。拔佩刀碎其弩。未幾與賊戰。流矢集于鼻背之間。去眼不能以寸。病金創。久之乃愈。韓王子彥直子溫說

# 夷堅甲志卷第二十二事

木先生

汪致道。字魯。徽州歙人。紹興十八年。以司農少卿總領湖北財賦。嘗赴大將田師中宴集。最後至。漕使鄂守先在。與田奕棋。道人木先生者。亦坐于旁。見汪揖曰。久別健否。汪愕曰。相與昧平生。何言久別。道人曰。公已爲貴人。忘之耶。獨不記宣州道店談牛奇章事乎。汪矍然起謝。道人去。汪謂諸客曰。崇甯五年。初登第。得宣州教授。以冬月單車之官。投宿小村邸。唯有一室。一秀才已先居之。日甚暮。大雨不可前。不得已。推戶徑入。曰。值暮至此。與公同此室可乎。秀才方踞火坐。顧曰。唯唯。良久。忽言曰。公會讀唐書否。某慍曰。某雖寡學。甯鄙陋至是。又笑曰。記得牛僧孺傳否。某不答。秀才曰。吾言無他。公乃僧孺後身。前生爲武昌節度使。緣未盡。今生當再往。異時官祿多在彼土矣。某異其語。疑爲相師。問其姓字。徐對曰。公知有雍孝聞者乎。吾是也。自崇甯之初。殿廷駁放。浪迹山林。偶有所遇。爾扣之不肯言。終夕相對。論文而已。至曉而去。不復再見。適觀道人之貌。蓋雍君也。風采與四十年前不少異。真得道者也。坐客莫不驚歎。汪再漕湖北。又守鄂州。爲總領。累年皆在武昌。木生名廣莫。往來漢沔間。見人唯談文墨。殊不及他事。無有知其爲異人者。沈道原。潘亦識之。云。政和中。以道士入說法。徽宗謂其得林靈素之半。故以木爲姓。汪說。

靈芝寺

紹興十二年。唐信道廷對畢。館于西湖靈芝寺。時已五月。二僕納涼湖邊。呼聲甚急。唐往視之。二僕共挽一僧云。僧走欲赴水。一足已溺。呼之不肯回。力挽其衣。猶不能制。遂與歸室中。寺之人云。頃寇犯臨安。兩僧死于湖。今其鬼耳。問溺者所見。曰。兩僧來告。孤山設浴甚盛。邀同舟以行。一足已登。而爲人掣其後。故不得去。心殊恨恨也。坐少定。復發笥取新衣著之。并易履襪。若有導之者。徑趨水濱。數僧急尾救之。既還。誣救者曰。我適游處甚佳。爾輩何見疾。必強我歸。我終一去耳。主僧遣三人護之于室。而扃其外。唐所寓舍與之鄰。惟以葦席爲限。聞爲鬼所憑。作詩云。唐唯記其一句曰。日日移牀窓下風。蓋竊東坡語也。唐謂之曰。汝生爲出家子。視形骸如土木。雖不幸死。當超然脫去。乃甘畱戀爲游魂滯魄。真可羞也。答曰。吾非爲厲者。欲度此僧。故與之俱。且何預爾事。唐曰。吾視人垂死而不救可乎。且汝旣不能自脫。又枉以非命害一人。何益於汝。空令湖中增一鬼耳。相往復至夜半。鬼益怒。叱曰。只爾亦非了生死者。唐嘻笑應之曰。我當死卽死。必無幽滯。終不効汝加非理於生人。鬼似悟。唐說不復有語。久之。僧始昏睡。迨曉問之。乃會稽人。主僧令送歸其家。唐後見之於鑑湖鷺臺寺。云只憶初赴水時事。餘皆不知也。

王壁魁薦

王炳文壁。明州人。靖康元年。赴淮南試于楚州。寓龍興寺。寺大門內有人題曰。東壁之光。下照斗牛。今年王壁當魁薦。問諸僧及闈者。皆不知何人所書。是歲王果爲解頭。三事皆唐信道說

太山府君

孫點字與之鄭州人。溫靖公固諸孫也。建炎四年。知泉州晉江縣。居官以廉介自持。是歲七月。叛將楊勛自江西軼犯郡境。點出禦寇。歸而疽發于背。主簿入臥內省之。胥吏數人在旁。點顧戶外曰。何人持書來。皆莫見。少焉。點舉手左右。口中嚙嚙。爲發書疾讀之狀。主簿問何書。曰。檄召點爲太山府君。顧吏曰。此有石倪及徐楷二人乎。吏曰。有。石教授者。居別村。無徐楷。但有徐楷解元耳。點曰。何用措大爲。諸吏怪其語不倫。無敢問。後三日卒。石倪者。字德初。方待次鄉里。紹興三年。以官期未至。詣臨安。欲有所易。得疾于抱劍邸中。以七月中死。涂楷字正甫。時爲州學諭。同舍生每戲之曰。君往太山。他日朋友游岱。藉君爲地也。楷聞倪死。頗不樂。從天甯寺長（下缺一葉）意。主倉庾之出入。首錄置獄中。數日掠死。其家乞收葬。不許。裸其尸驗之。邵懼。每問卽承。如是十月許。凡眉之吏民。連繫者數百。而死者且十輩。提點刑獄縉雲周彥約。縮知其冤。亟自嘉州親詣獄。踈決。邵乃得出。閱實其罪。無有也。但得其以酒餽游客。及用官紙札過數等事。方具獄。楊生卽死。獄吏數人繼亡。明年命下。邵坐貶三官。歸犍爲之西山。其秋眉山士人史君正燕處。人邀迎出門。從者百餘。皆繡衫花帽。馭卒鞆大馬。甚神駿。上馬絕馳。目不容啓。到一甲第。朱門三重。洞開。馬從中以入。史欲趨至客次。馭者不可。徑造廳事。坐上緋綠人數十。皆揖史居東向。辭曰。身是布衣。安得對尊客如此。其一人曰。今日之事。公爲政。何必辭之前。白曰。帝召公治鄧安民獄。今未也。俟公登科畢。卽奉迎矣。史不獲已。就坐。欠伸而寤。不爲家人言。密書之。又明年。史赴廷試。過荆南。時吳君適帥荆。得疾。親見鬼物往來其前。避正堂不敢居。無幾而死。史調官還。至夔峽。小疾。語同舟者曰。吾當死。君今報吾家。令

取去秋所書者觀之。可知也。是夕果卒。又二年。所謂貴客者。暴亡于成都驛舍。又明年十一月。邵見安民露首持文書來白曰。安民寃已得伸。陰獄已具。須公來證之。公無罪也。指牘尾請書名。已而復進曰。有名無押字。不可用。邵又花書之。始去。邵知不免。盛具延親賓樂飲。踰六日。正食間。覺腸中微痛。卻去醫藥。具衣冠待盡。中夜卒。成都人周時字行可說邵守眉日行可爲青神令

鹽官孝婦

紹興二十九年閏六月。鹽官縣雷震。先雷數日。上管場亭戶顧德謙妻張氏。夢神人以宿生事責之曰。明當死雷斧下。覺而大恐。流淚悲噎。姑問之。不以實對。姑怒曰。以我嘗貸汝某物未償故耶。何至是。張始言之。姑殊不信。明日暴風起。天斗暗。張知必死。易服出屋外。桑下立。默自念震死。既不可免。姑老矣。柰驚怖何。俄雷電晦冥。空中有人呼張氏曰。汝實當死。以適一念起孝。天赦汝。又曰。汝歸益爲善。以此下缺。

曹氏入冥

靳師益濟州人。父守中。官至尙書郎。紹興二十九年。靳爲餘杭主簿。妻曹氏。以六月病卒。已斂經夕。一足忽屈伸。靳驚視之。面衣沾濕。有泣涕處。靳號慟曰。得無以後事未辦乎。他何所欲言。拊其體漸溫。已而歎曰。我欲錢用。靳命焚紙鏹數束。曰。未也。又焚之如初。久而稍甦。掖之起坐。流淚滂沱。言曰。先姑喚耳。憶病昏之際。二婦人來云。恭人請。卽俱出門。肩輿去甚速。至官府。戶內列四曹。只記其一。曰。南步軍司。方裴回無所之。遇阿舅生時所使老兵。遮拜曰。何得至此。以姑命對。卽引入。兩廡間皆繫囚。呻吟之聲相屬。升自



東階舅金冠絳袍。若今王者與紫衣白衣人鼎足議事。且置酒。聞舅語云。三官更代。有無未了事件。頃之送二客還。吾自屏間趨出拜。舅駭曰。誰呼汝來。亦以姑對舅。舅與俱入。姑冠帔坐堂上。若神祠夫人。侍兒持雉扇環立甚衆。舅責曰。渠家兒女多。何得招致。姑曰。以乏錢故也。吾又趨拜。且問需錢何用。姑曰。吾長女以妬殺婢媵。久繫幽獄。獄吏邀賄。無所從得。不獲已從汝求之。又曰。汝爲吾轉輪藏。已盡用了。更爲誦梁武懺。救吾女。少時舅促歸。命詢肩輿者食。曰。已食。遂遣吾出。相戒曰。勿泄此事。恐不利於汝。送至車上。從者十餘人。皆黃衣金甲。其行如飛。既到家。黃衣求金。凡兩焚錢始去。自此疾愈。然纔旬日復死。人謂其漏言不免云。

### 斷妬龍獄

郭三雅妻陸氏。秀州海鹽人。平時端靖。有志操。紹興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呼其子昭戒之曰。吾數日後當死。切無卽斂。丁寧數四。昭憂之。亦未敢盡信。及期無疾而逝。心猶微溫。奄奄有出入息。十日復生。曰。姑蘇某龍王嬖一妾。遭夫人妬忌。以箠死。鞠訊天獄。累年不能決。上帝命我詰其情。一問而得之。奏牘已上。信宿當就刑。是時必暴風雨。至七月五日。平江大風駕潮。漂溺數百里。田廬皆被其害。三事實  
思永說。

### 義夫節婦

建炎四年五月。叛卒楊勛寇南劍州。道出小當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人毅然誓死不受。汗遂遇害。棄尸道旁。賊退。人爲收瘞之。尸所枕藉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往來者咸歎異焉。或削去之。隨卽復

見覆以他土。則跡愈明。至今猶存。又有順昌縣軍校范旺者。當范汝爲亂時。邑中羣盜余勝等。亦竊發。土軍陳望。素喜禍。欲舉寨應之。旺叱衆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取活於國。今力不能討賊。更助爲虐。豈不慚見天地。凶黨忿其語切。亟殺之。一子曰佛勝。年二十。以勇聞。賊詐以父命召之。至則俱死。妻馬氏。聞夫子皆死。哭于道。賊脅汙之。不從。磔於木。節解之。後數月。賊平。旺死處。輒上。隱隱留尸跡。不少翳。邑人相與揭其輒。聚而祠之。已又圖象於城隍。紹興六年。建安人吳達。通判州事。以其事聞。詔贈承信郎。許立廟。順昌丞蘇灝。領役夢旺具簪笏進謁。具謝董督之意。且曰。初被害時。爲凶徒剔去左目。引蘇視之。又別有一旺僵尸在地。著短布白衫。復指廟之東南隅。曰。遺跡猶在。是已寓意於邑令矣。幸公念之。蘇明日入廟中。問旺死時狀。皆曰。然而莫有知其矧目者。東南隅則輒祠故處也。於是訪得五輒。納諸廟。縣令黃亮聞之。以語妻蔡氏。蔡驚曰。昨夕亦夢紫衣人謁君於廷。君揖之。升廳及階。遜謝而去。其姓名則范旺也。豈丞所謂寓意者乎。旺一卒以忠死。婦人以節死。沒而不朽。渠不信云。

葵山大蛇

王履道左丞。葬于泉州之葵山。去城四十餘里。山多蛇。墓人張元者。養羊十餘頭。往往爲所吞噬。元操刈鎌。出迹捕。正見大蛇。擒一羊。蟠束數匝。先齧膚吮血。已乃噴毒其中。羊漸縮小。軟若無骨。始吞之。元旁立伺隙。奮刃而前。蛇昂其首。高五尺許。搖舌鼓怒。爲搏人之勢。元投以刃。刃墜。元奔歸。呼其子。別攜刀往。蛇猶在故處。未去。迎刺之。斷首而死。尾有兩歧。利如鉤。秤其肉。重六十斤。背皮至闊一尺五寸。守冢僧曰。此

特其小者耳。一窟于山者。身麤若瓮。每出時。大木皆振動云。

融州異蛇

馬擴子充。謫融州。居天甯寺。營廡於竹間。嘗持矛奏溷。聞若有叱之者。周視之。則無人焉。復聞再叱聲。乃一蛇在屋角。開口吐舌。頭如斗大。馬搯之以矛。刃入于棟。亟出喚僕共視。蛇已死。但不見其體。注目尋索。僅如細繩。纏椽桷數十匝。取以視邦人。雖戴白之老。亦無有識其爲何等蛇者。

一足婦人

紹興十七年。泉州有婦人。貨藥于市。二女童隨之。凡數日。好事者竊迹其所止。乃入封崇寺之僧堂。堂空無人。獨三女者共處。旁人夜夜聞搗藥聲。旦則復出。初未嘗見其寢食處也。他日。寺僧密窺之。乃皆一足。失聲歎咤。婦人如已聞之。明日不復見。三事王嘉叟說。